

文 學 叢 刊

生 存

斬 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存 生
以 斬

目次

| | |
|-------|-----|
| 被煎熬的心 | 一 |
| 撲向了祖國 | 二三 |
| 路 | 四九 |
| 晚宴 | 七九 |
| 朝會 | 一二五 |
| 生存 | 一八三 |
| 母女 | 二一七 |

被煎熬的心

——一個女孩子的故事

她面向了牆躺着已經不知過去幾許時候了，心中默念的數字都成千累萬地堆起來，可是她兀的睡不着。睜開眼，眼睛就清亮亮的，連一絲睡意也不會引起來。把頭稍稍仰起些，就看到牆上浮游的光亮，牆紙的花紋都極清晰地照出來。她驚訝地翻了一個身，迎了她面的是那一大片火光，從不被窗帘遮住的玻窗映進來。她衝口叫一聲，也沒有披衣服，就跳到地上，走近窗前，雙手拉開窗門。

朝北望去，半邊天都紅了，槍炮的聲音却異常地稀疏。可是那火顯然燒得很旺盛，平時窗外遮蔽她眼睛的那一抹高林，小枝粗幹都照得清清楚楚，好像一幅黑白畫，可是



那背景却是一派火紅。

她呆呆地站在那裏，忘記寒冷，忘記痛困，也忘記明天早晨七點鐘便要起始的工作。她的心極苦痛，好像被那火炙烤着，困惑地浮起來，她的眼角不自禁地滾下兩顆淚珠。

她早就聽到一點她認爲極不幸的消息，可是她不相信，就是別人問起她來她也不那麼說。她想着爲了不使這區域中三百萬的居民淪爲敵人的奴隸，他們一定得堅守這附近的陣地，雖然別人說爲了消耗敵人更大的實力，爲了誘敵深入以得最後的勝利……

窗外還飄着細雨，有的隨風灑在她的臉上，她不去拂拭，就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那裏，樓下的鐘沉紆地打了三下，突然又有一陣機關槍響朗的鳴叫，不久便又沉寂下去了。

早晨，全身都很疼痛，她忘記了昨晚睡過沒有，她仍然很疲乏。因爲沒有聽見賣報的孩子的吵叫，以爲時間還很早，看看放在床邊的腕表，纔知道就要到七點鐘，她就急

匆匆地洗臉梳頭，連早餐也來不及吃，三步併兩步地跑出去了。

雨還沒有止，纖細得像霧一樣填在空中，地上却被水濕得光油油的，初冬的冷風從袖口和領口鑽進來，她打了一個寒戰。巷裏是出奇的寂靜，遠遠有一個短小的人形移過來，到面前纔看到那正是每天大聲叫着跳着賣報的孩子，可是他低垂着頭，腋下夾着一捲報紙，很像一隻鬥敗了的火鷄慢吞吞地走着。還是她叫住他，把錢遞給他，他纔把一張報紙送到她的手中。

只看了那幾個黑方體的大標題，她的心就陡向下一沉，頓時什麼都空了，身子飄在雨霧裏。那原是她想得到的，一早遭逢那不幸的變化，正如一個害惡瘡的病人被刺到致命的傷口，激起身心澈骨的疼痛，她的眼前是一片黑，她不得不強自移動身子，閉了眼睛靠到牆下些時，一直到她張開眼在灰黑之外還能看到迷濛的影子，她纔走出巷口，喊了一輛車坐上去，吩咐車夫快點把她拉到××路的傷兵醫院去。

坐到車上，她纔覺出左手裏還緊握着那張報紙，她就連看也不看把它撕成粉碎，丟

到地上去。她想得出那上面會說些什麼冠冕堂皇的話，可是失望的事實早就籠住她那十九歲熱刺的心，使她一時間覺得什麼都完了。

車在傷兵醫院的門前停下來，她付過車錢，就跑向裏邊去。經過那方草地的時候，看到前些天加工趕造的療養棚還不會造好已經開始拆除，她真的想不出爲了什麼。她沒有時間仔細去想，她知道時間已經過了，倉促地跑到房裏換好衣服，就到樓上的病房裏。照例勉強地和值夜的余女士交換一個微笑，就起始查驗上午的體溫。

這原是輕傷療養室，平日有說有笑的，這一天却顯得異常寂靜。在另一個門邊遇見慣好說笑的佩瑾，她拉長臉站在那裏，緊縐着眉頭，眼睛裏汪着淚，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她的嘴翹得很高又像在生氣。她不敢再多看她，就輕悄悄地走出來，不會想到，佩瑾也隨着她的身後走了出來。

「青芷，你也知道了吧？」

佩瑾不敢問又要問地向她說，她應不出聲，突然間佩瑾就把身子投過來：

「我不要，我不要！……」

她們原是同學，到這傷兵醫院來服務也是一同進來的，佩瑾纔放肆地向她咕噥着同時兩條淚已經從眼角滾落下來。

她強自忍住心中的傷痛，輕輕拍着她的肩膀說：

「不要這樣子，給他們聽見了很不好，……」

「他們還會不知道麼，你看看他們的樣子？」

「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又沒有同他們說，再說這不過是昨天晚上纔發生的事，」

正在這時候一個男護士過來和她說：

「孫小姐，請您到裏面一下，那位林排長請您去有兩句話說。」

「唔，唔，——」她一面答應着，一面用手絹沾乾眼上的淚痕，就和佩瑾匆匆地走進去。

那個排長，原來也是一個學生，在北站附近，腿上受了兩顆子彈的穿傷，已經好起來，說是不久就要出院歸隊的。他平日就沉默，人又極和氣，睡在床上只是閱讀書報來消磨時日。等她們走到他的床邊，他就文雅而沉着地問：

「小姐，聽說聞北我們已經撤退了，是有那麼回事麼？」

「這個我們還不，——」

「我早知道了，我早知道了，——」

他喃喃地說着就低垂下頭去，他的臉却漸漸轉爲蒼白了，他的嘴唇變成青色，她們驚惶地抓住他的手腕，正在這時候，那邊又有一個人大聲地叫起來，她就急忙和徐說：

「佩瑾你來招呼林排長，我得即刻看看那邊去。」

一個傷兵，彷彿已經從床上跳起來，大聲地叫着：

「俺可沒有退半步，……就是在八字橋，要不是掛了彩給搶回來俺死也不走的……」

俺什麼也不怕，他娘的，……就是他炮大，……震聾了老子的耳朵也算不得什麼，……」

可是打到如今好端端地退下來了，……他媽的就憑這一點對得起誰呀？……不用說那死了的，就是俺——」

他嚷到後來好像被一塊石頭硬住喉嚨，像是掙扎些時哇哇地一聲咧開大嘴哭起來了。

在前線上他被強烈的炮火震得失去了聽覺，他的耳朵一直聾了，在先他的神經也被攪亂了。他怕別人也像他一樣聽不見，纔用那麼洪亮的聲音說。

他哭的聲音也異常隆大，把整個的病房好像給淹在悲傷的海裏，顛簸着，搖撼着，許多人都忍受不住了，有的暗自抹淚，有的也放聲哭起來。

她趕過來也沒有一點用，她幾乎懇求他們靜下去；可是他們就聽不見她的語言。她呆呆地站在那裏，忍不住也淌下淚來。轉過身去用手掌揩拭，一個裹着頭的傷兵正好面了她向她說：

「真是，孫小姐，您想，那一方土地我們是用血肉來保衛過的。那就像自己的親人

「一樣……」

「同志們，不要這樣子，——」等着雜亂的語聲稍稍靜些下去，她就提高嗓子叫着，「諸位已經因為保衛土地，受了名譽的傷，那麼就該安心來調養，將來好再上戰場和日本人去拚命。撤退或是改守防線，那總有一定的策略，我想諸位同志一定比我更清楚的多。那麼我們就不必浪費這多餘情感，如果心裏有什麼不痛快，讓我們合唱一隻義勇軍進行曲吧，那可以幫助我們消除鬱悶的，還可以振起我們的精神來。」

「好，好，」

大家像雷聲一樣地叫起來，這時候徐也走到她的身邊，她輕輕地揮動着手，隨着他們就一齊唱起：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纔唱了這兩三句，那個像猴子一樣的李師母，就氣急敗壞地跑進來，好像有什麼大禍就要落在她的頭上，看見她們兩個，就一直朝着她們奔來。

「你們怎麼這樣不懂事，難道要逼我立刻就把這傷兵醫院結束麼？」

她的聲音並不大，可是那麼難聽，多少人就不約而同地停止。這個中年女人是屬於教會的，她的丈夫是牧師，她也是爲主服務。她的頭髮挽成教婆子似的短髻，還架一副金絲眼鏡，處處表示出來她的身份和職業。這個醫院名義上還是由她負責，可是平時她不大管事，因爲主還要她去做許多偉大的工作。可是今天她這麼早就跳出來，把平日那張慈眉善目的臉板成鐵青，下頰仰起些來，只在等候她們滿意的答覆。

別人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茫然地望着她，有的看了她那副樣子還忍不住要笑出來。她却又起腰來咆哮一般地說：

「你們還不知道麼，日本人就要來干涉租界裏的一切反日行動，——」

「憑什麼日本人來干涉？呵，請你說說看。」

佩瑾歪着頭向她反問着，這時還有一個人叫了一聲「日本人就要來干涉你怎麼知道？」還沒有等到她回答，就有人叫幾聲漢奸。青芷在這時候立刻做着手勢，要他們靜下去。李師母的臉更氣得青了，她大張着嘴，許久也說不出話來。她心裏想：「你們這羣死鬼，不是我，早就化成灰了，這時候會罵我漢奸，好，讓你們看看吧！」

「那我不知道，反正有人來通知我，我就這麼辦。中國兵退了，日本人可不容許你們這樣鬧。」

「什麼，狗×的，誰敢管老子？日本人，西洋人，我有一條胳膊也和他們拚到底！」

一個截去一隻胳膊的兵從床上跳起來，粗魯地叫着，他好像要朝李師母奔過來，却爲另一個傷兵拉住，李師母一邊退一邊還不斷地咕噥：

「好，好，你們這些賤種！看你們橫到幾時？」

她氣沖沖地退出去，樓梯響了一陣登登的聲音，她就跑到樓上去了，留下來的整間

病室都在喧擾之中，有的真還不知道這不幸的消息，爲李師母明白地說破了，就嗚嗚地像小孩子一般地哭起來。那却不是孩子般的懼怕，他們在傷心，因爲那些土地，有他們的血肉在上面。斷了脚的人心急地從床上跳下來，忘記自己的創傷，一下就跌到地上，她們兩個趕緊跑過去扶，倒在地下的身子好像有些發僵，臉上也變了顏色，——有的在叫，有的用極難聽的字句斥罵，他們都陷在悲傷之中，他們不知道怎樣來發洩，不管不願地露出原始的樸實的，熱誠的野性，……

她不知這一天是怎麼過去的，下午出來的時候只覺得頭是異常地沉重，心胸間有吐不出的鬱悶。原來蘊在她心中的悲傷，這一天她只得極力按捺住，於是就像有千萬斤的重量壓在她的身上，長長地吐了幾口氣也不覺得輕鬆，她想痛快地叫一場或許能對她好些。可是天已經漸漸黑下來，她想她只該快快走回家去。

「號外，號外，阿要看八百勇士守開北的號外，……」

本來她沒有買報紙的心，爲末一句引動了，她就掏出幾個銅元，從賣報的孩子手裏取來一張報，最先她看到的就是那幾個用紅墨印的特號標題：「我八百壯士誓守闌北。」她都覺出心是轟地一跳，全身的血都滾沸了，手就有點抖着。她再也看不下去，她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一點忍耐，倉卒間只尋到四行倉庫這幾個字，立刻就喊了一輛車，坐上去吩咐着拉到西藏路。

沒有疲乏，沒有失望，也沒有壓積的鬱悶；她的心胸立刻就開朗了，捏在手裏的一張晚報不知不覺地揉成一團，等到她想到那張報紙，它已經破碎了，而且由於夜晚，再也看不出上面的字跡。她順手就把它丟在路上，一陣風還吹動它滾了幾遭，她心裏想車夫能有這陣風那樣就好了，可是她的心比風更迅速地飛到她要去的地方。

到了西藏路北端她下了車，再朝前走幾步，就是蘇州河的南岸。已經有些人站在那裏，望過去是一片黑，遠處的火光照出幢幢建築的黑影。她什麼也看不出來，像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她却還是很仔細地注視着。步槍聲稀疏地響着，機關槍有時候也不耐煩地

叫囂一陣，維持治安的巡捕已經來干涉觀望的人了，可是人們退兩步之後又前進三步。雖然是一無所見，都是那麼熱心地看過去，不知道誰叫起來，大家一齊叫着，惹動巡捕，強制地要他們散開。

她站在那裏，情感激動使得她的身子微抖着，她極力地望過去，眼睛覺得酸痛，待用手去揉，手掌就濕潤了。她心中只是想着：我怎麼能跨過這條河呢？我怎麼能大聲地來叫我衷心的喜悅呢？我怎麼能仔細地看清那些勇士們的臉呢？這時候，那些火餓不使她的心痛苦了，她希望它燒得大，映出來那八百個好男兒的英姿。

前面的人退後來，實在不能站立，她也只得轉過身，頓時她所看到的是一條燈火輝煌的馬路。無數的人和無數的車，舞場和影戲院，一座教堂的屋頂上還轉着霓虹燈的十字架；……一切都引起她的憤恨，她把頭一偏，也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了。

當她敲着家門的時候，她纔想到天過晚了，也許又引起一家人的懸念。打開門的是

張媽，一看見是她，便驚異地說：「二小姐您可回來了，」然後把頸子轉過去，扯開喉嚨大聲地叫着：「二小姐回來啦！」隨就聽見樓梯響的聲音，急促地跑下來的正是纔十歲的弟弟小金。他一下就抱住她的腿，無邪地仰望着她，告訴她媽媽和爸爸都在等她；大哥已經到醫院去探問，還說誰也沒有吃飯，都在等她一個人哩！她牽了他的手，隨着走到樓上去，父親已經在樓梯口那裏等她，好像原想申斥她幾句，看到她便什麼都冰消雪釋的樣子，只在急急地問她是不是醫院裏出了什麼事。

她搖着頭，作為對父親的回答，逕直地走進房裏，看坐在靠椅裏的母親，她看見她就絮絮地說起來：

「你真怕死人了，這麼晚不回來，還當你出了什麼岔子，快過來讓我看看你，看你這一陣在外面跑得臉都曬黑了，——你大哥還到醫院去找你，你沒有遇見他吧？」

「沒有，我早離開那兒，我到——」

她說了半句急忙吞住，父親走進來說：

「聽說傷兵醫院都要結束了，那纔好，免得你這樣奔波勞苦，虧你的身體還不大好，居然這種生活過了好幾個月！」

「不會結束的，不會結束的。」

她急遽地搖着頭，把握在母親手裏的兩隻手抽出來，她的臉有點紅起來，眼睛頓時顯出希望的光輝。

「你怎麼知道不會結束呢？中國兵既然退了，日本人還能不干涉租界的行政麼？我早就聽說租界當局準備停止一切反日行動，那麼，那麼——」

「中國兵沒有退，關北還有的。」

她不服似地打斷父親的話頭，像是搶着說出來。

「瞎，我知道你一定看見晚報，那還不是報紙故意鼓舞民心，說不定就沒有那件事

。」

「有，有，我去看過了，在西藏路那邊，——」

「怎麼，你怎麼到那險地去？萬一有個舛錯可怎麼辦？下次千萬可不能去，聽見了麼？」

母親趕着站起來，像對準她的耳朵說，一面又抓牢她的手，好像才把她拉回來似的。
「就是真有也算不得什麼，幾百人，還受得了日本兵的包圍麼？十幾萬大兵都退了，這一點點還能有什麼作爲？」

父親悲觀地坐着定論，可是她不服氣，她有許多話要說的，張媽上來說飯擺好了，她就不願意再說下去，隨着走到樓下去吃飯。

第二天清晨，更早地她就跑出去了，她沒有到醫院去，却一直又跑到西藏路。那裏沒有幾個人，一排鐵絲網封住路口，裏外都是武裝的巡捕。就是想站在那裏張望也不能，一個中國巡捕和善地低低和她說：

「要看到西邊去，這裏外國人不許，那邊照樣也看得見。」

她聽從他的話，就朝西走去，果然已經有二三十個人站在那裏，從一間矮小的房眷望過去，正是那座倉庫的屋頂，有三五個黑點一般的人形，在上面移動着。這邊的人都脫下帽子舉着手，她也舉起手來揮動着，上面的人也搖手作爲回答。突然看見一隻手一揮，就轟的響一聲，這邊的人都歡叫着，狂了般地鼓掌。

可是在她的心裏却藏有一番說不出的感觸，她幻想着設若是在那裏面，在絕地中和敵人做最後死搏，……：這樣想了的時候，她的眼睛就灑滿淚水，自從開戰以來她還沒有這樣被感動過。她隨在別人的聲音之中，拚着所有的氣力叫着，她不知道叫些什麼，她只希望她的聲音能傳到他們那邊，使他們在和最後的命運來鬥爭的時候聽到同是人類的充滿了感佩的，鼓舞的，敬愛的，熱誠的微小的呼聲。隨了這呼聲的是掛到臉頰上的兩行熱淚，那不是無用的，脆弱的，悲傷的，胆怯的，無恥的表現；那是從心底湧上來極度的喜悅和欣慰，用語言所不能表達出的崇敬的，至上的情感，她任它流下來，再任風爲她吹乾。

趕到醫院去；時候已經過了，可是她一眼就看見懸在門前的一方第××傷兵醫院的木牌已經不見，再走進去些，就看到那些輕傷的正聚在廊下，客堂裏，樓梯邊。有的倚坐着，有的立着，還有支持不住的就躺下去。什物凌亂地堆積着，顯然有了極大的變動。佩瑾比她來得早，正蹲在他們的中間，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他們看見她來了，安靜地和她招呼着。她走上去，他們也圍起她來。

「這是怎麼回事，」她向佩瑾說，「我們的人又沒有退，難說就這樣完了麼？」

「哼，你看——」

佩瑾把右手伸出指着，她望過去，就看到旗桿上飄揚着的一方外國旗。

「——方纔我還和那教婆子說一陣，她反倒忠告我愛國也得有限度的，我真不懂她是什麼意思！」

「等着吧，萬一那支孤軍堅守下去，怕她不再換一副面孔。」

聽到孤軍這兩個字，不但引起佩瑾的興趣，那些受傷的弟兄們也張大眼睛注視着她，有的還發着關切的問詢。

「我去看過他們，」她這樣起首，「那是真的，許多人都去看，聽說那裏面彈藥糧食都很多，我想他們也許能守得很久，那就好了，給他們看看。我真不服氣，要不爽性一開戰就放棄，否則守了這麼久，然後再退出，怎麼對得去死傷的弟兄？」

「是呀，」一個山東兵插進來，「俺就那麼說，小姐，你老告訴我，我能不能也到那邊去？我的脚不中用我的手還能扔手榴彈，再炸死日本鬼子，那都是賺的。」

這個兵沒有腿，架着兩條木柺，顯得極不純熟，可是他的精神和體力都很好。

「那我可不知道，我想通不過去，租界當局也不會答應，——」

「咱就是上了租界的當！」

那個兵大聲地說了就低下頭，他用後背抵着牆，想來是可以立得穩當些，因為氣憤，他的臉紅漲着。

沉默了些時候，她又向佩瑾問：

「那麼這些同志們是要隨軍西行麼？」

「不，那倒不是，要合併到指定的地方，好像半祕密的，不能使日本人知道。」

「我真不懂，就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傷兵醫院也不能受干涉的！」

「誰還能說呢，只好任他們擺佈吧。」

這時候，那個李師母正精神百倍地指揮僕人打掃房子，她們是先把這些傷了的弟兄掃出去，再把灰塵也掃出去。青芷用輕蔑的眼睛望望她，立刻就把手偏到一邊去，低低憤恨地說：

「看我們將來把租界都收回來的時候，還有什麼地方好養你們！」

終於，那一度的砲聲幾乎把她從床上震到地下，她不知道該怎麼想纔好，她一閉起眼睛，就彷彿那面大旗在她的腦子裏飄，她的心總是隨着那面旗鼓舞着。可是這砲聲，

真的使她猜不透了，她簡直不知道是吉是兇。

那些砲是連發的或是并發的從來也沒有間斷過，聲音高亮，恰像在離她不遠的地方施放。她是睡着被驚醒來，許多人也醒轉來，靜夜中一些微細的人聲也都聽到。

她的心情是不定的，她想不出這些砲是打到敵人那邊，或是打到我們這邊，她想了一下，立刻把心念閃過去，她不願意那樣想，她想不至於有那樣的結果。她記得他們的誓死談話，於是她的腦子裏又閃出幾百具血肉模糊的屍身的影子。她覺得怕，立刻大睜了眼，把電燈擰亮，驅去那不祥的幻景，想明天的報紙標題：「我孤軍發揚砲火威力激戰激夜，……」

可是一切并非不是她的想像那樣，第二天報紙上的最後要訊上，明顯地刊出來：「孤軍壯士英勇撤退，現集中××等地，準備轉赴後方再與敵人周旋……」

她好像從山峯上失腳落下，一直陷到幽深的谷裏，眼前是一片漆黑，連亮一下的火星也沒有。她睡在床上，她生着一場病，窗外是陰沉沉的天，哭泣似地成天下着雨。

「她該好好修養一陣了，——」父親看見她就和母親說，那時她正閉着眼好像睡着的樣子，「等身體好起來的時候她就可以繼續讀書。」

可是她並沒有那麼安分地守在家裏，時常來探望她的佩瑾早已替她準備好，在一個早晨，她悄悄地提了小包從後門溜出去。出於她的意外，那是一個晴朗的天，幾日的雨水把天空洗得更清澈，初升的太陽，正把火紅的光佈遍地上。

她沒有瘦損，却更健忙地邁着步子。

撲向了祖國

——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故事

這時從那小小的圓窗望出去，已經沒有那殘缺的屋壁，也沒有遠近的烟樹，只是一片碧綠的水，和遠天所砌成的一條線，忽高忽低地起伏着。她心裏默想着大約已經出了海口，便把頭伸近那窗口，儘着眼睛望去，再也沒有邊岸，無涯的海一直伸展開去；滾遠的波浪，留下雪白的泡沫，因為船行而被激動的水，愉快地自由地響着。她確切地知道了已經離開那方魔地，纔把一顆懸着的心放下來。她被激動得眼裏含滿淚，一下跳到下邊的那個舖位，粗鹵地搖着正在酣睡的靜聞的身軀：

「快不要睡了，不要睡了，我們已經到了海裏！」

靜聞迷茫地坐起來，不提防被上邊鋪位的木板把頭碰了一下，可是沒有氣惱，只是邊用手揉着頭皮，一邊隨她走近窗口望出去。

她們不期而然地同聲嘆了一口氣。

在那狹窄的艙房裏，她們面對面地坐下來，相互地望着那套不稱身的華麗的衣裝和塗抹得又紅又白的臉，兩個人那忍不住地笑了。她們本來期望着那一番嚴厲的檢查，不會想到什麼也沒有就過去了，靜聞就得意地說：

「你看，還是我好，什麼也不管，一大覺都睡過去了。」

「哼，真的要是有日本鬼子來查問，把你捉起來問，怕你什麼都記不住了。」

「誰說的，我都記得住。」

「記得住你就說，我聽聽看——」

「我說我是大都會的舞女，名字是麗麗，我是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我……」

「算了吧，我不要聽下去，趕緊換換衣服洗洗臉吧。」

她們匆忙地站起來，一個洗臉，一個脫換衣服。不久，她們兩個又恢復了年青女學生本來的樣子。

「我們不要把這種衣服留在身邊，到那邊反倒會有麻煩，不如包起來丟到海裏去吧。」

「那也好，我也正要看海是什麼樣子。」

她們把脫下來的衣服放在一個布里，就打開門鈎，向着甲板上走去。

她們都感到脚步輕飄飄地，彷彿在夢裏一樣，一切觸到她們眼中的，都是那麼陌生，有時不得不使她們自己在問着：「難說這還是在做夢麼？」

當她們走到甲板上，她們頓然感到不是夢，冬日的海風尖厲的吹透了她們的衣裳，使她們覺得寒濕，那潮潤原是最容易引起人的不快，可是她們却感到非常的爽暢。除去年兩三個洗刷船板的水手沒有另外的人，她們任意地，從心胸中唱出沒有字句的歌，彷彿一切的恐怖，鬱悶都隨了歌聲吐出來，消散在廣大的海洋的上面。

走近船邊，她們更仔細地看到海。海面還平靜的，可是爲這隻船衝過去，它就憤怒地叫着，翻滾着雪白的浪沫，不平地吼着。

她們把那個包袱丟下去，好像海已經張開嘴等待着似的，一口便吞嚥下去，隨後又翻出來，可是已經退後了些，再沉下去，就隨向那些白沫被遺留得遠遠的了。

她彷彿又聽見那哀懇無力的話語：

「青芷，你就這樣子離開家了麼？」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不信你一個弱女子能做多少事，——當然我不是看不起你，不過我以爲你的家更需要你，還有我，我也更需要你。」

「當然我會記得你，自然我也希望勝利的一天，我看見你健康地回來，我知道我沒有用，可是我對你的心是好的。……」

於是她的腦子裏又閃映出那麼一張青秀的臉容，在那深摯的眼睛的下面，掛下兩行淚珠，一個瘦長的背影，幌動着沉沒在嘈雜的人羣裏，沉沒在浩淼無垠的大海裏……

「如今我真的是一個人了，沒有什麼牽掛，沒有什麼情感的累贅，我該供獻我的生命，爲了整個民族的復生。」

黑夜不知道是從天頂垂下來或是從四周扯上去，它包攏了一切，陰雲蔽着，沒有月亮也沒有星，船在黑暗中繼續地闖着，增重了第一次海行的人的恐懼。

她好像睡了一覺又醒轉來，急急地掙開燈纜知道夢境是不真實的。狹小的木床使她的腰腿痠痛，更響亮的海浪的聲音，彷彿天在落着暴風雨。她自己默默地想起一些可怕的情景，用手推着睡在下面的靜聞；可是她一點也沒有醒，仍自香甜他睡着。她就獨自穿起衣服，把大衣也穿上，跑到甲板上去。

不辨一物的黑暗擠在四周，桅頂上模糊的燈光若有若無地幌着，沒有碧綠的海水，沒有雪白的浪花，也沒有風雨，只是黑暗，黑暗。突然，遠遠地照過來幾支強烈的燈光，從不同的方向，都向這隻船探射。頓時，海水是亮晶晶的，船面上的一切都被照得很清楚，一個船員從艙裏鑽出來向她說：

「小姐，請你不要站在外邊，這是鬼子兵船的探照燈，怕萬一惹出什麼麻煩來。」
「好，我就下去。」

她一面說着，一面又走回去，失去了恐懼心，却生出無比的憤恨，她知道如果中國有像樣的海軍，日本人先就不能踏上中國的土地。可是如今在土地上，在空中，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力量；在海上，只得任着敵人的橫行。

四天的海行，把她們送到了一個新的陌生的地方。船進了港口，就在海中停下來，既不攏岸，也沒有接客的小船，這使他們兩個生疏的旅客，懷着更大的憂懼。向着別人，纔知道要經過一番檢疫的手續才能上岸去。

「那可怎麼辦，他們說好來接的。」

靜聞鼓起嘴來說，這一路她除了吐就是吐，難怪她想急於離開船了。

「那有什麼法子，我想他們住在這里，一定也知道這套麻煩。」

焦燥地坐着，站着，一直等了三小時，茶房才叫着請乘客到甲板上，因為檢疫官

來了。

「我偏不去，看他們把我怎麼樣！」

靜聞執拗地說着，因為一路上沒有進飲食的緣故，她的臉色很不好。

「那何必呢！我們又不是到這裏來，犯不着跟他們生這份閒氣，過一半天，我們就要到廣州去。」

青芷拉着氣憤的靜聞走上甲板，那時候已經排好了許多人。頭等艙的客人已經把什物運下去，連同旅客坐了小汽船向岸駛去；可是他們還一個個地成排站在那里：

那正像一長串囚犯，坐在那里的醫師像典獄官，他望着每個人從面前走過去，接着手中拿着的種痘證明書看一下，只要他的頭稍稍搖一下，就有人把那個旅客拉出去，站到另外一邊，等到都驗看完了，天也就要黑下來。

她們像鬆一口氣似地說：

「這可好了，我們還可以趕到上面去喫晚飯。」

「那我們就快去收拾東西吧。」

可是當她們走回艙里，茶房就向她們說：

「今天是不能上岸了，只好明天上去。」

「爲什麼，爲什麼不能上去呢？」

「火夫病了一個，醫官說是傳染病，船上的客人都要隔離廿四小時，如果不是傳染病，就好上去。」

「如果要是傳染病，真的就不叫我們上去麼？」

靜聞偏着頭忿忿地說。

「那倒不一定，不過還要多一番手續就是了。」

「可是——」靜聞的臉轉向青芷，「爲什麼那些頭等客人就能上去呢？」

「那誰知道，反正小社會，大社會都是那一套，怎麼也跳不出去！」

她們無可奈何地走回艙房，把門關了就躲在床上去睡。聽不見輪船行進的聲音，反

而有點覺得寂寞起來了，把艙門打開，嘈雜的人聲，又使人的心煩亂。

「無論如何我們也該打起一點精神來。因為我們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了。」

靜聞好像自解似地這樣說一句。

「哼，什麼祖國的懷抱，不過從被敵人包圍的半殖民地來到帝國主義治理下的殖民地而已！」

「路總是一步步地走的，我們先從敵人的魔手下出來，漸漸就能走到我們要去的地方。你看，那些房子真有趣，簡直像小玩具一般疊在那裏，你看那電車也那麼小，人也那麼小……」

靜聞從窗口那裏有趣的指點着，她的舉動，有時候比她的年齡要幼小得多；青芷却不屑地睡到自己的床上，不再去理睬她。她的心中總在想着也許那個檢疫人發覺自己的錯誤，會應許他們都立刻上岸。

她的幻想終於沒有實現，一直到天黑下來的時候，他們這些人還留在船上。有些人

是會排遣時間的。廳堂裏集了一些商人在賭博，在喝酒；還有一些跑馬頭的生意人，已經打扮起來，等候攫取她們第一次的勝利品。她們走到船板上去，望着一片靜息的海水，幾盞漁家的燈火，微微地幌搖着。可是當她們走到另一面來，却看到使人訝異的景物，各色的燈，點綴滿了那座山城，海水更留下燦爛的投影，彎彎曲曲地，好像一直垂到水底。一隻船過去了，把那金花花影子都攪亂了，可是不久又都恢復它的舊觀。夜，正好把這個城的醜惡掩蓋住了，却由千萬家的燈火把它裝點得十分美麗。

「你不喜歡這個城麼？」

「我不會喜歡的，因為它不是我們的。」

她真是不會歡喜這個城，只有三天的勾當，她更厭惡這個城了。

她總記得那一句話，當她們才走到岸上，一個來接她們的朋友就半玩笑地向她們

「在這裏走路可要當心呵，被汽車撞死只賠五十元；如果你在路上吐一口痰，也要罰五十元。人的價格和一口痰是相等的。」

由於她的觀察，甚至於覺得一個人還不及一口痰。她曾經看見路旁的一個小販，被一個巡捕把他的貨物都踢到地上，當那個小販去檢的時節，也被踢倒在地上。他不是一塊石頭，所以他不會使那個巡捕的脚感到疼痛；他只無用地倒在地上，呻吟着，從嘴角流出鮮血來。在那半殖民地生活了這麼許多年的她，看見過和這相同的場面；可是她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兇惡的巡捕，也沒有看見過像這樣連一口大氣也不敢喘的人。

可是這裏，自從上海陷落之後，來了許許多多的人。除開大半的過路者，也來了一大羣富有的寓公。更因為飛機的迅速，敏捷；遠在數千里外居高位的人，還可以到這裏來休養他們的身心。這裏是人，那裏也是人；可是少有人想到在敵人鐵蹄下還有我們受難的同胞，在北方和南方，還有我們和敵人以血肉相拚的勇士。

「他們應該享受的，因為他們有錢。」

在無形中這裏好像有一個上帝這樣大聲地昭示着，生長在這裏的人，或是已經邁過中年的人，他們都習慣了，都被人生把火性磨平了；可是她，原是充滿了力量，想毀滅自己，爲了更多人的安樂，實在是沒有法子在這裏忍下去。她時時焦燥地向着自己：「難說我是貪圖這一點安逸，難說我還沒有過慣被異族統治下的生活？難說我也忘記了在苦難中的兄弟姊妹們麼？」

於是她走了，連同幾個工作的同伴。那是在一個晴朗的下午，她們在對海的車站上搭車。

三等車廂裏的人很多，可是她聽不懂他們的話，相同地他們也不會聽得懂她們的話。據說只有三小時的行車就可以到達目的地，那麼她心中計算着，去安排住處，吃一頓晚餐，天也還不會黑下來的。

車輪有力地地在鐵軌上滾過去，像不平似地發着燥音。她的心情却像一張未經塗寫的白紙。記得從前，也坐在火車上，離開居住的地方是走着一步步沉重的路；回到居住的

地方來，有一顆漸漸輕鬆而愉快的心。如今是什麼都沒有，雖然她時時想來克服對於家的無用的想念，心上總也留些異常的感覺；她失去了個人的，瑣細的哀與樂，她的心，和多少個青年人的心相同，赤誠地爲了整個民族的復興而跳動。有時像漠然，可是實質地在殷切地期望着那憧憬中的絕大的快慰。

好像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就越出租借地的界限，在自己治理下的地方，有的自然是建設不足，有的顯然留下來敵機魔手所摧毀的殘跡，同車的人隔着玻璃窗指點地說給他們的同伴，可是她一點也聽不懂，只從他們的精神上來觀察，知道他們的胸中蕩滿了憤慨。

突然，車停下來，全車的人驚恐的叫着，她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腳快的早已走到下面，女人們多半檢個小箱子拾起來，也張惶地朝下面走，一個能說兩句國語的青年人迅速的告訴他們這是警報，要她們趕緊走下車去。

「說不定飛機馬上會來炸這列車的。」

當她們隨着那個青年走到下面，那個青年又向她們說。待她們回過頭去看那列車，它已經冒着黑烟向後退去了。

「火車開走了，那可怎麼好？」

靜聞惶恐地說，她的手裏莫明其妙地提了一籃水果。

「不要緊，警報過去，它還開回來的。」

「現在它開到什麼地方去？」

「它退到山洞裏，躲避轟炸。」

——非常的環境，用非常的手段來應付。

青芷一壁走一壁自己尋思着，她想起自從開戰以來，雖然做了一點工作，但是直接地來躲避屠殺的經驗還沒有過。在報紙上她看到敵人的飛機炸死多少無辜的人民；就是在那畸形的租界以內，她也會痛心地望着敵機三五成羣地在四面低飛投彈；可是那些炸彈不會落到租界裏來，所以那些富商們，闊家的小姐們，有錢的公子哥兒們，連同她自

己仍然能不損一根毛髮的生存着，過着太平的歲月。那樣的生活，怎麼能對得起爲了捍衛國土而把自己的鮮血灑在地上的弟兄們呢？

她們走到一條溝邊停下來，有的人走得更遠，多半到了她們所走的遠度就不再走。

南方是溫暖的，田裏的農作物茂盛地長着，大地的香氣在空中蕩漾着，只是在每個人的臉上，掛着一層恐懼的面容。

可是一切仍都是平靜的，看不見飛機的影子，也沒有機聲。火車沒有來，她們也只得坐在田畔等待着。

「這就算是警報了，有什麼好怕！」

靜開把水菓籃打開，一面檢出一只橘子剝着吃，一面像是毫不在意地說。

青芷沒有理她，只在看着一個老婦人伏在地上索索地抖着。她的頭髮已經白了。伏在那裏，好像等着土地會裂開，容她躲到裏面去似的。

那個青年人走過去攙起她來，和她說了許多她聽不懂的話，那個老婦人才像聽從他

似地仰起頭，坐在地上。她的臉可怕地癱變着，她的多縐紋的面頰，緊集流下來的淚水。

「請你千萬不要笑她」，那個青年人再走過來的時候向她說：「她就是××墟的人，兩天前她的一家都炸光了，只逃出她這一條老命。她這是到省城去找她的兒子。」

「真難怪她這樣怕，我想總該有原因的。」

這時候，一聲尖銳的汽笛，就看到方才退回的那列車又開過來，

「這就好了，警報已經解除。」

人們又迅速地回跑，怕的失去自己原來的座位。

靜閒懶洋洋地立起來，提着那籃水菓，嘴里還不斷地咕嚕着：

「其實，這警報根本就不必發，又沒有飛機來。」

「你怎麼知道沒有飛機來？真要是等飛機到頭頂再發，那怕我們連跑也跑不開了

。」

「哼，我就不相信會炸死我。」

青芷不願意再和她說什麼，攀到車上，靜靜地坐下。她覺得靜間有一點變了，正像從前聽慣一些人說過的女孩子的毛病；不沉着，不深刻，又缺乏忍耐，而且還時時抱怨別人。

車繼續地行駛着，平和的田野迅速地被遺留在後面，當着車又停下來，那已經到達中途的一個站。從車窗望得見坍塌殘破的建築，屋頂沒有了，樑柱也燒焦；可是鐵路上的員工仍都很興奮地工作着。

「是的，這才是我們應有的精神。」

青芷故意指點外面的人說給靜間聽，她望望外面，隨又倚着椅背閉起眼睛來。忽然她又張大眼睛問：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到廣州呢？」

「今天總該到得了吧。」

青芷有心無意的答着。想起了廣州，那給她無限豐富的幻想，記得多少年前，青年們到廣州去正如同現在到陝北去一樣。誰然多少年的風浪把它的原質損壞了，但是那個地方仍然住着許多倔強的，有血性的人是她所熟知的。

車不停地狂馳着。終於像勝利似地高聲吼着，速度就漸漸地慢下來，經過岔道的列車搖幌着憤怒地闖進了站台。

人們都站起來檢取自己的什物。她們原來是沒有什麼的，就從車窗探出身子去，張望有沒有來迎接的人，果然在雜沓的人羣中，她們看見有一方旗上寫着「歡迎××二位同志」，她們急速地向那邊搖着手，好像那邊的人也看到了，朝着她們這邊擠來。正在這時候，突然響起一種奇怪的笛聲，立刻人們像整個被攪翻了，婦人們，用尖厲的聲音叫着，孩子們被擠得哭起來，那方白旗也掩沒下去了。人羣像被弄瘋了的野物，突奔着，衝撞着，沒有秩序，也沒有理性。有的人被擠到月台下面，就是連維持秩序的鐵路警察，也張惶地跑開。

她們簡直呆了，還是那個青年人，恰巧他也沒有下去，告訴他們這就是警報，領着他們從車後跳下去。

不能等在這裏，車站是目標，我們得趕快跑開去。

她頭一個跳到下面，靜聞也隨着跳下去，當她跳的時候，車動了一下，她就跌到地上。可是她很快就爬起來，隨着向鐵軌的外面跑去。

列車被瘋狂的機車拖走了，留下整個瘋狂的站台。人們一齊都朝門外擠。就都塞在柵門那裏，揮着紅旗的站員，吹着銅笛，可是沒有一點用。人羣中有的看見他們了。呼嘯着跑過來，立時就有許多人跟隨，他們都朝田野跑去。

還沒有等他們跑開多少遠，突然警笛聲又響起來，那和先前的不同，短促而急驟地叫着，好像喘不過一口氣來似的。那個青年人就向着她們說：

「不能再跑好遠了，大家散開，躲到地上。」

青芷聽從他的話，又跑了七八步，就跳到地上；可是那個青年人像命令似的吩咐

着：

「不要那樣，要仰臥，兩隻手平放在頭下。」

這時，人聲已經靜下去了，軋軋的機聲響起來。高射砲也咚咚的射擊着。有三五架敵機在她的眼角掠過去，雪白的烟花在它們的周遭開放；可是沒有能如她的希望，使那些殺人的傢伙們從空中墜落下來。

漸漸地，飛機的聲音愈來愈大了，她仔細看着，立刻發現有五架或是六架正在她的頭頂盤桓。忽然，一聲極難聽的鑽入空氣的音響，她明明看見一架飛機朝下落，到了相當的高度。丟下一顆炸彈，在風掃落葉的聲音之後，就是一聲要把人的耳朵震聾的音響。大地被它震動了，她的身子彷彿跳起一下又落平，接着密集的機關槍就響起來。

一陣烟霧升上天，她想到一定有人死了，可是沒有叫喊，也沒有呻吟。接着第二顆炸彈又落下來，被翻起的泥土，蓋滿她的身子。

她不記得自己是死了或仍然生存着，緊張的神經使他頸下的兩條筋覺得酸痛。她的

心却是很平淡，感到和死面對着有想不到的容易。被投彈的所在就在她的附近，她時時會想也許有一下早就打中自己了。

這時候她覺得有一個蠕蠕爬動的身軀，一隻手伸過來緊緊地抓住她的衣服，她幾乎驚恐地叫出來，可是那個很熟習的聲音早就說出來：

「不要叫，是我。」

「靜聞，你爲什麼要我這邊來？——」她說了半句，把臉側過去望她，就張惶地問着：「怎麼你受傷了麼？」

「沒有，我沒有，我要到你這邊來，要死我們就死在一道，這真要了我的命！」

「你看不見你臉上的血麼？」

「我怎麼看得見呢？」靜聞說着用手摸了一下，像孩子一般地哭起來：「我怎麼流了這麼多的血？我一點也不知道，可是，我也不痛。」

青芷也爲她擦拭一把，沒有傷口，就安慰她說：

「不要怕，你沒有受傷，你還是靜靜的躲過去吧。」

「我不，一個人我怕，你答應我在你的身傍吧。」

她的聲音抖着，像是又要哭出來的樣子，青芷連忙又撫慰她：

「不要這樣，你到這裏就是了，像我這樣兩隻手平擺在地上。」

「那邊已經着火。」

「不要去管，燒不到我們這邊。」

飛機還沒有走，不再投下炸彈來，它們像是正在盡情地玩賞由它們所造成的罪果。

冬日的太陽，溫和地照映着，田畦中的農作物毫不驚恐地挺立着，池水振盪起一番來，仍復平靜下去，在天地的中間，一切都順遂地存在：可是殘酷的魔手，攫取了無辜者的生命，攪亂平靜的空氣，放下摧毀的火種。

大火畢畢剝剝地燒着，她想：「爲什麼不燒得更大些呢，把那些飛機也燒在裏面

造完了毒孽的飛機，已經飛開去了，這時那個青年人也爬過來，告訴她們停在站外的那幾節貨車是他們的目標，可是沒有炸中。

解除警報的聲音響了，他們都爬起來。遠近都有哭號的聲音，死的默然地躺下去，或是把血肉分飛到四方去，活着的人哀傷地哭着。

「走，我們可以到水池去洗洗臉。」

她們聽他的話，找到一個清澈的水邊，蹲下去，都把臉上的血污和泥土洗掉，然後向着站台走去。

救護車和消防車都飛駛過來了，担架床找尋着受傷的人，還有一只大竹筐，收檢地上零碎的骨肉，一陣陣血腥的氣味，撲進了鼻腔。

「我們算是第二次做人了？」

倉房被炸毀了一半，火還在燒着，路基陷了一口大坑，鐵軌跳到幾丈以外，像兩條有發亮皮紋的蛇偃伏在那裏。

「你看，那邊的車就是我們才坐來的。」

那個青年人指點着，那列車已經倒下去，有幾節只剩下筋骨。

「唉呀，我的小箱子還在上面呢！」

靜聞忽然叫了一聲，青芷只淡淡地說：

「那算得什麼，你看那些！」

担架床上傷者的行列，從大火的近前走過去，血從床邊滴到地上，有的已經不能呻吟，和死去的人差不多。在一棵小樹的下面，看到炸去兩條腿的一個人，他的臉紙樣白，還在轉動着身子；可是担架床的人看看他就過去了，問起來很平淡地說：「他一定要死的，用不到抬到醫院去。」

青芷的心裏打了一個冷戰，她想如果那個人是她可該怎麼辦呢？她不知道那個人是不是還有疼痛的感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還能聽見別人的話？

夜沉下來了，她一點也不覺得餓，走開了車站一些時，彷彿還聞見屍臭的氣味，那

個青年人好心地陪着她們，問她們到什麼地方去。一時間她們也說不出來。電力廠沒有通電，全街都是漆黑的。

遠遠的，忽然傳來歌唱的聲音，漸漸地洪亮起來，一片火光從街角轉過來。乍看見光亮，好像有一點不習慣似的，過些時才看見那是五六個人一排地執着火把的行列在前進着。他們唱着，叫着，先走的是個騎馬的軍人。他們好像一點也不畏懼，並不像經過一場屠殺似的。他們的步伐很堅定，跳躍的火簇，烘照出一張張通紅的臉，兩隻黑黑的眼睛，筆直地射出刺人的光輝。他們有年青的男人，也有女人，有工人，也有商人，就是飄動着白鬍子的老年人也不是沒有的。他們一齊張大嘴唱着，喊着，讓整個的城市在他們的聲音之中震顫，使大地在他們的步伐下抖動。

她們站在那裏呆呆的看着，自己的情感已經爲這廣大的羣衆包住了，看着他們一排排地走過去，再看到擎着的一方橫旗，寫出：上海流亡學生隊，她好像被誰推了一把似地，莫名其妙地眼睛裏會包了淚，不自覺地兩個人挽了手，投身到那一段行列的中間。

許多親熱的眼睛望着她們，有人遞過兩支火把，她們高高地舉起來，也和他們一樣地張大了嘴，大聲叫着：

「驅逐倭寇出境！」

「中華民國萬歲！」

不提防兩行淚正從鼻翼邊流過上唇，經過下唇，然後滴到可愛的，堅固的，祖國的土地上。

路

——也是一個女孩子的故事

這一天，警報從早到晚也不會解除過。這個城自從有一天在極熱鬧的街路上被丟下炸彈來之後，已經把敵機不炸市區的妄想破碎了，而這一天，在頭頂上嗡嗡的，無非是成羣的飛行的劊子手。他們盲目地把爆炸彈和燒夷彈丟下來，使這整個的城都抖動着。可是這個城裏的人，仍然保持着那份不必要的安靜與大胆，站在牆邊用被憤怒燒得發抖的手指點着敵機投彈的地點，當着發現目的是距此不遠的時節，才惶亂地跑進房，順着牆角蹲下去，或是爬到桌子的下面。一聲爆炸的響聲，會震碎了幾方玻璃，還有一陣風，吹動每個人的衣裙褲腳。

「丟那媽，……」

隨着，他們又跑出來，瞭望沖天而起的黑烟。那形狀如同原始時代的一條惡龍蟠結着，極不情願地伸向天空，偶然可以看見包在中間的火紅的烈焰。然後，在海一樣藍的天空裏，飛揚着小片的火灰。

把多少人的生命隨同那一聲嚮消滅了以後，敵機還是在天空盤旋着。高射砲不斷的射擊着，空中的和地上的機關槍也迎着掃射，可是沒有一點用，敵機還是悠然地，毫不慌迫地浮在空中，正像在安靜的湖面上，飄着的一葉扁舟。

多少人都恨不得自己的背上能有兩隻勝翅，飛上半天，把那在空中開花的高射砲彈送到敵機上去，讓它們在空中化成一陣烏煙。可是沒有用，那些白色的花朵只開在飛機的上下左右，一次也沒有看見一架飛機，迅速地落向地面，或者在空中能發出一個燦爛的火花。

等着悠長的解除警報的笛聲響着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下來了。

記不清是夜黑天還是陰雲遮住了一切的光亮，天是可怕地黑着。水和電都沒有，在一陣高興的歡呼之後，就伏在面前的桌子沉沉地睡着了。每個人都是如此，感到過分的疲乏，像是一刻都不能忍耐，轉眼間就酣然地睡着了。

驟然間亮起來的燈光，先照醒了靜聞，她尖地歡叫了一下，把所有的人都驚醒了，這時才看出來，躲在桌子下面最胆小的一個人，就動也不動地睡在那裏。

「你看，你看，——」靜聞拉了青芷的手指點着睡在下面的人，「這麼大的人，真好意思，——」

青芷趕緊拉了拉她，要她不要再說下去：可是說出去的半句話，已經惹起那個人的不高興，一面爬出來，一面冷冷地說：

「哪個人能敵得住炸彈呢！」

靜聞氣沖沖地才要再說些什麼，青芷立刻攔住她，和她說：

「我們還是到外邊去看看吧！」

靜靜聽從她的話，不再說什麼，掠一掠散下來的頭髮，就半跳躍半行走地踱出門去。

三個月的共同工作，使她們的情感漸漸地融和了。幸福的快樂總是自私地想到自己，無情的災難，却使她們明瞭了，只有兩個人更堅固的團結才能順利地克服，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兩個年青的女孩子，自自然然地就有了誰也不該離開誰的心，而且在疲倦的工作之後，懶散地躺在竹床上，更是她們回想的好時候。這樣更親密，如姊妹一般的感情，就在她們中間生出來了。

街上的路燈許多都沒有亮起來，因為毀了線路的關係；可是遠近的火光，把路街照得亮亮的。担架床在街邊的人羣中倉促地走着。救護車和救火車瘋了般地響着笛子在街心衝過去。空了的担架床是一片血，要不然就是一堆血肉模糊粘滿灰塵很難看得出就是人的體骸躺在上面。

她們才走了二十幾步，到了一個路口的時候，就有一個武裝的壯丁攔住她們，和她

們說前面是災區，不便通行，她們就把徽章給那個壯丁，「我們都是××工作團的團員。」

「是的，同志，不過這一次的災情太重了，施救很困難，要不是實際工作的人，一概都不能進去。」

靜閒再想說，青芷就用家鄉話說不如到別的路口試一試。她們道了一聲謝之後就轉了一個方向走，可是到了那個路口又受到同樣的阻攔，靜閒還想再做第三次的試驗，青芷就和她說：

「我們還是回去吧，看情形今晚我們是無法過去了。」

雖然說是回去，兩個人站在那裏好像生了根一般仰望四面的火光和微風吹來的焦枯氣味，還有點屍身的腐臭一直鑽進她們的心中，她們不再像從前那樣立刻就把手絹掩了鼻子，却使她們感到無比的痛楚。多少人的生命，多少家的財產，都在敵人殘酷的魔手下消滅了，但是使這些和平的老幼平民死亡就足以顯揚他們的威武麼？或是這盲目的屠

殺有助他們侵略的戰爭麼？」

她們不約而同地長嘆了一口氣。

當着他移動脚步向回走的時候，靜聞懷了一點氣憤地說：

「這裏的民氣比任何地方都壯旺，眼看着被敵機炸死炸光麼！」

「時間，青芷也沒有法子回答她，因為她也時時這樣想着，她已一向就找不到滿意的解釋。」

「——你看，這裏的人獻金比任何地方都踴躍。」

「靜聞，我們不要說，我們并不知道有什麼原因，也許，——」她頓了頓，接着又說下去，「這裏只要人民疏散開了，就不再有什麼損失。」

「那才好，鬼子以爲我們都疏散開，每個城便變成一個死氣沉沉的城，夢想他們也不必再費力，就讓我們從此死下去好啦。」

「那倒不見得，我們附近不是住了許多人麼？他們不還都照樣生活？」

「我也真奇怪，爲什麼我們那邊的人住得那麼鎮靜？」

「還不是因爲那邊靠近一個教會，大家就以爲保險了。」

「哼。我想早晚有一天也要遭殃的，我想不只那個教會，鬼子也許打算侵佔這個城

。」

「那麼會要影響美國的利益，美國一定會干涉的。」

「你爲什麼要迷信美國人呢？你簡直像是有病亂求醫。」

青芷沒有話好說，在她自己的心中，這個信念也時常顯得動搖，如今被靜聞一說，更覺得失去了重心，可是一時也不便說出來，一直走到住處的附近，看到廣場上排列的許多屍身，她才嘆息着，轉過一個話題：

「又死了這許多人！」

其實人數是看不清的，一長排，用草蓆蓋好，不知道誰還點起來飄搖搖的兩支白燭，已經有人在那裏燒紙錢哀哀地哭着。微風吹着燭焰向左面側過去，沒有被屍身壓倒的

野草，也同時向左面倒下去，惡臭的氣味在空中揚溢着。

她們默默地站在那裏，憶起了若干天前在那方草地上看到一個被炸垂死的人，下意識地跳躍着，像一隻被割斷喉管的鷄，被血污的草，這兩天才看不出來：可是如今成羣的人倒下去了，這血污，這深仇，時日還能使它再淡下去麼？

教堂的鐘響了，勻靜地幽美地使空氣微微震抖着，在平時，她們有的時候也會被這聲音所打動，想起家園，想起和平的河山，也想到恬適的日子，可是這一陣，她們的心中起了無比的厭惡，她們恨不得跳上去把那虛偽的鐘打碎，要它永遠再也不發出些微的聲音，性子有些急的靜聞，還呸地朝那邊啐了一口。

。煩惱了，她們一夜的，不只是一日間的噩象，還有那一夜不斷的雨聲。

可是這樣，使這個城市的居民確切地知道了第二天不會有警報。

她們照舊還是很早地醒來了，想起該繼續做的獻金宣傳，就一個個興奮地從床上跳起來。雨還是下着，只是像毛一樣地飄落，被雨洗得清新的街面，迅速地在脚下退回

去。

靜聞和青芷照例還是分在一組，他們一共是十個人，要到東區去工作。走出路口不遠，就看到昨天災區的景象。更多的房屋坍塌了，短小的街路，整個地換了樣子，那是一片瓦礫，在瓦礫的下面，還冒着一夜雨也未會澆熄的烟火，焦枯的氣味瀰漫着。一條狗無目的地在瓦礫的近傍嗅着鼻子。

行人是極其稀少了，被生活所迫的小販們照樣擺出了担子，無精打彩地，集在樹下一面躲雨一面閒談着。不知道是誰說了一句：

「今天宣傳怕收不到一點效果。」

沒有回應從口上流出，每個人的心上很清楚地記住了；大家沉默地走着，幾次走錯了路，因為炸平的街，實在使人難辨東西。

遠遠地他們就看見，在那個指定的十字路口中心，有一大羣人緊緊地圍住那個獻金台，鼓掌和歡呼的聲音時時雷一樣地響起來，無數的晃動着的腦袋，像照耀在陽光下的成

熟的果子一般，可愛地搖着，只看見有人從後面扁着腦袋鑽進去，不看見有人從裏面鑽出來，傳音喇叭粗聲粗氣地報告着，於是又一大陣爆炸般的掌聲。

炸不燬的是我們的民氣！

青芷在心中自己這樣想着，幾乎被感動得流下淚來，可是她努力地止住了，覺得流下淚來是一種恥辱。

他們從後面好容易擠進去，代替那些在上面的人，於是他們能夠正視那羣熱情的臉。無數的黑色的，充滿情感的眼睛灼然地朝上望着，像反映着陽光的微波的海面，閃動着，好像在說着：「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我的身邊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們的了，就是我的生命，當着民族需要它的時候，我也絲毫不吝惜啊！」

圍在這許多赤心的人羣中，在內心中自然地起了一點動搖，是我們來開導他們，還是我們需要他們的開導呢？

一個頭包着白紗布的人從人羣裏鼠一般地鑽進來了，血已經滲透他包着的布，變成

黑紫的顏色凝在那裏，他鑽到台前，把兩隻握了錢的手高高舉起來，一邊嘴裏嚷着：

「日本仔沒炸死我，我先把我的錢獻給國家，我還就要把我的生命獻給我的國家。」

那奇特的嘶啞的低音，正好打在每個人的心底，接過來他的錢，那是一些法幣，毫券，港紙，銅仙；數目并不大，看情形是他所有的財產。

「我一個仙也不要，一個仙也不要。」

他還堅決地申明着，等到知道自己的手已經空了的時候，又迅速地溜鑽出去了。

一個白白的背影，在堆滿碎磚爛瓦的路上漸漸消逝了。台上的台下的都給這情況鎮住了，用大喇叭宣傳筒的忘記報告，台下的人也忘記了鼓掌和喝采，只是吃力地把頸子扭回去，望着那個搖擺的，漸行漸遠的人影。

這時候，大家像想起了些什麼的，大聲地叫起來，那隆大的聲音，使那個用木條和草蓆捲起來的獻金台，都顯得有點搖擺，正像飄在咆哮的海的中間的一隻小船。

那個影子已經不知道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切緊張而快樂的工作，興奮而危險的日子，都到了一個盡頭，一面由於住處已經炸平，一面由於形勢漸緊，所以她們不得不走了。

房子炸平是在一個大清早，二十七架轟炸機把這個城又猛烈地炸了一番。他們眼看着幾顆炸彈把那個教會的尖頂建築炸倒了，他們就逃出房去，在那從前停放死屍的地方躺下去。可是平地像砌得緊緊的一張鼓皮，炸彈像猛擊下來的鼓槌，他們就像一粒粒的芝麻，身子好像要跳起來，那一顆心更是上下不定，沒有哭叫，沒有呼號，誰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逃出這次災難，只閉了眼睛，思想空洞了，不知在等候些什麼。偶而兩個人的眼睛遇到了，露着懷然的，莫可奈何的微笑又各自把眼光閃開了。

不知道是誰忽然驚覺地叫起來：

「喂，我們的房子中彈了。」

所有躺着的人把身子側過去望着，果然看到那一排房屋已經起了火，舒卷着的烟火

，向天空伸着它又黑又紅的貪婪的舌頭。

「哎喲，哎喲，我的東西！」

「叫什麼，飛機還在頭上，有什麼大了不得了的事？你不想在教會裏有多少逃難的人死了？只記得自己……」

靜聞和青芷却沒有想到個人的衣物，可是她們也沒有想到教會裏那許多人。她們覺得有一點昏沉，忘記了腦子原來是用它思索的。她們的額上滲着冷汗，下巴扯得很痛，頭邊的兩根筋一直朝下拉着。

記起了教會，她們的心感到疼痛，因為一直許多人當它是樂園，而今這地上的樂園，連同多少可憐人的生命，在敵人的炸彈下毀滅了。

「那不是死亡，那是新生……」

靜聞忘記在哪裏看見這兩句話，心中反復地想着，……

路躺在那裏，無盡地伸展着，像僵死的長蛇，裸露着它那醜惡的肚皮。由於夏日的狂雨和不斷的載重車輛的馳行，有的地方積着一二寸深的塵土，有的地方露出來修路時軌在地面裏的小石塊，有的地方更陷下去，像一個小陷阱的，每次車子走過去，便瘋狂似地吼一聲，一跳就跳過去了。路傍種下去的兩排樹，缺少水的灌溉，乾禿禿的，蒙了一層灰塵，綠色的葉子，變成灰黃的顏色。

他們那一羣人，由於當局好意的招待，裝在一輛沒有蓬子的卡車裏。連同他們殘餘的行李一齊都上了車，他們沒有座位，只得把簡單的行李放在身下坐在那兒。不會走過。也沒有一點經驗，大家都是很興奮地跨上車。

對於這個城，住了這麼一大節時日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出留戀來。更是靜聞和青芷，她們的眼裏幾乎包滿了淚水，和這個城告別，雖然她們的心中時常記着不該這樣軟弱，他們默默地望着這個城，更在離別之前，在這個城裏繞行一周，那些荒涼瓦礫場引起他們豐富的回憶，他們想到那些勇敢的，不自私的居民幾乎沒有人不在心裏喊着：

「那是不可能的，敵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夠佔據這個城的，如果他們要是來了，那他們就是自己爬進坟墓！」

漸漸地一切都小了，一切都模糊了，於是他們一齊站起來，像舉行一個告別式似的，扯開喉嚨，而對着那個城，合唱一支歌。那聲音是激昂悲壯的，不知道是因為車行的顛簸還是由於別樣的情感，他們的聲音發着一點抖。

車輪捲起的灰土，像烟霧似地滾滾地從車後翻向前來，靜聞先忍不住了，打了一個噴嚏，接着別人也乾咳起來。不知誰叫了一聲：

「好了，我們不要再唱，這太不衛生。」

每個人一面掏出手絹掩着鼻子和嘴，一面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可是他們坐不住，可是手絹也掩不住口鼻，灰土還是不斷地從後面滾上來，費了許多力氣，才把一句話傳給車夫，請他慢點開，可是那個車夫大聲叫：

「我們是在趕路呵，開慢車怎麼成？」

車夫說這句話的時候連頭也沒有轉，可是每個人都聽到他的聲音。

「這個人說話這麼沒有禮貌。」靜聞低低地說。

「他自然明白，對付坐貨車的傢伙們，用不着禮貌的。」

「禮貌是禮貌，事實是事實，這樣走法，我的肚腸兩天就要斷的。」靜聞氣憤地，傷感地這樣說着。

可是不到兩天，他們已經到了S省境，指路牌上這樣寫明，坐在車上的人，很敏銳地就感覺到了，靜聞就高興地拍着手：

「你看這路多麼平，多麼寬，好像上海的馬路一樣。」

「上海有什麼好值得留戀的地方，」

不知道是哪一個這樣糾正她。

「我並沒有說上海好，不過稱讚S省的公路修得好，要我們少受點罪就好了。難說要走那麼難過的路麼？」

「路不見得一直是平坦的，我們要設法克服——」

「好，你去克服吧。走了兩天我也沒有看見你克服了多少，——」

「不過我不嚷叫，也不抱怨——」

正在這時候，另外一個人插進來說：

「這有什麼好吵的，你們看這裏的風景真好。」

被這句話引動，大家又都站起來，向前望，一切景物迅速地從眼前逃向後面去了；向後望，才看到那碧翠的筆直地立在那裏的副峯，頂上幾株蒼虬的老松，間或也有一匹發亮的白絹般的瀑布垂下來，因為是迅急地流着，看起來彷彿是不會動一樣。靜聞高興得拍着手和青芷說：

「青芷，我告訴你，這景緻我像是在那裏看到過似的。」

「我知道，你在中國的古畫裏看過，可是那邊，你是一生也沒有見過的。」

青芷說着，把手指向左後方，靜聞順着她的手看過去，看到許多根小小的三角形紅

旗，插在像一條土龍似的路基上，同時有千百個戴着大斗笠，裸露着銅色背脊的人，正在不停息地勞碌着，那條路基，和她們奔馳着的這條公路，并不保持着相等的距離，有時候好像要遇上了。那時候她們更能清晰地看到，他們怎樣搬運掘挖泥土和石子，永遠是匆忙地在工作着：任大顆的汗珠一直滴落到地土上。知道他們的汽車過來了稍微用手遮掩一下臉和眼睛，不久就從手指縫間露出一張微笑的臉。

「我永遠以爲抗戰以來最對得起國家的是兵士和這些勞苦大眾。」

「那麼我們怎麼算？難道說我們對不起國家麼？」

「不是那麼說，我們自然比那些發國難財和出國難名的好得多，可是比起這些人來，我們又算不得什麼了！」

「你的話我以爲有點過分——」

「那倒不一定，譬如說現在××的情形不大好了，我們能先行退出，那些兵士呢，要與城共存亡：說到許多工人呢，他們直接地在生產建設方面努力，爲的使國家的力量

更充足一點，可是我們呢，只知道應用，譬如說現在我們就是利用別人用血汗造好的公路，來運我們這一羣沒有什麼大用的人。」

「你這樣看低自己麼？」

「這并不是看低自己，我們對自己的估價也只能如此而已，像我們當然比那些關小姐交際花好得多，可是你能比那些和男人們并肩站起的第一線的防衛國土麼？你也能比和男人一樣工作的勞動婦女麼？」

本來她還沒有注意，被青芷提醒了，才看到夾在那許多男工之間倒有許多是女工，她們穿着一件粗布衫，一樣地和男人做同樣的工作。

她沒有話好說，只眯着眼睛盯視着那些不息地工作着的女人們。

從一個省境跨入另一個省境，立刻路面又是破爛不平起來了。更多的汽車來往走着，石塊堆在路傍，腳着旱烟管的工人坐在上面，木然地望着往來的車輛，他們的身上只

穿了破爛布條縫綴起的衣服，有不同的顏色，他們每個人有一張枯瘠黃瘦的臉。

車是一面跳一面前進着，每個人又都沉默了，鼓着眼睛，忍着漲紅的臉，只有當汽車在宿站或是飲食站停下來，大家才稍稍恢復一點原有的活潑，就有人說了：

「這真是一個窮省分呵！」

「我也注意了，你們看，穿的衣衫也是打補丁的。」

「爲什麼會這樣窮呢？」

「你知道麼！」

正想再說幾句，車夫已經催着上車。說是一定要在日落之前趕到××。

車繼續它那不良的行駛，一面不愉快地響着，一面向前跑，時時伸出頭去望着路邊的里程碑，並不是殷切地想到達那個可做××的城市，實在每個人都熱望着能再停下來，有一夜好睡眠，使頗得變了位置的內臟能恢復它正常的方位。

「翻過那座小山，我們就到××了。」

司機不知道爲什麼也快活地叫出了一句，一時人都爲他這句話興奮起來了，聽着撥動「助力」後的濁音，滿心的希望在開着花，鼓着殘餘的一點精力，來做最後的抵禦。

汽車順利地向上爬行，不知怎麼一來，嘎地一聲停住了。司機努力地搬動機柄，車起始像牛一樣地吼叫着，可是仍然沒有移動一步。於是那個司機垂頭喪氣地提着修理工具打開車門走下來，在汽車的周遭檢視着，當他鑽進車身的下面，他就沒有鑽出來。

坐在車上的人懷着焦灼不安的心在等待着，他們也沒有人能知道汽車出了什麼障礙，一個人大聲叫：

「喂，是不是汽車拋錨了。」

「不是拋錨我爲什麼停下來？」

那個鑽在車底的司機也不情願似地說。

「要多少時候可以修好？什麼時候好到××？」

「我怎麼知道，修好自然就到得快。」

聽着這些不快意的回答，人們也都懷着氣憤。只得呆呆地坐在那裏，翻着眼睛望頂在頭上的天。天已經不是湛藍的了，一抹兩抹紅雲像被大風吹過似的掃了過去，黃昏把灰黯的顏色普遍地灑下來，有人站起來，望着山下，才看到夜的黑影已經墜下去了。

「這可怎麼辦，我們就等在這裏？」

「我們不能死等着，我們看，如果不能幫他的忙，我們該走！」

「是的，我也贊成走，路原是要走的，停留在這裏總不是一回事。」

「我們走不動怎麼辦？」

「那就蹲在車裏，遲早它還要把你送到的。」

幾個人高興地從車裏跳下來，帶了電筒，和司機說過一聲，就朝着大路向前走去。還是上坡路，每步邁上去都要多用一些力，他們一面歌唱着面朝前走。天黑下來，最前的和最後的人就亮了電筒，照清脚下的路，任汗水流下來，他們手牽手向着山頂行走。

「我們只要到了山頂就好了。」

「也許到不了，汽車已經修理好，能追上我們。」

山路是寂靜的，沒有行人，沒有車，不知名的蟲鳴着，嘶嘶叫着的也許是蛇吧，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確定。黑夜更可怕地包住了山峯和峽谷，每個人都小心地邁着脚步，生怕這一步踏了空，會跌入深不見底的壑谷裏，腿腳又漸漸沉重起來，心裏在想着不如把兩隻腿抬到肩上去吧。

終於，他們爬到了山頂，倚着狹窄的公路邊的峭壁，遠望黑夜中那一團溫煦的紅光，就像遠行人望到家鄉那樣欣喜。

看那照上天宇的燈光，路途即使遙遠，也是可以計算的了。

「讓我們再走，沒有好多遠就到頭了，路當然是走的……」

一個人這樣說，別人也都高興地附和着；可是一聽到一面吼着一面爬了上來的汽車，大家就站到道旁，強烈的燈光使他們的眼睛張不開，當車停下來，大家爭先地跨上

去。

最後的，最艱險的一節大山路，在第二天開行後的一小時，就把它的雄姿毫無遮蓋地顯露出來了。綿互不斷的山，躺在面前，因為沒有樹林，正像一個兇暴的裸露的漢子躺在那裏，只是胸間生着短亂的汗毛，再沒有平地，好像這條路將要引人走到天上去似的。

當着汽車才喘着氣向上爬的時候，司機就急急地吸了兩口啣在嘴裏的紙烟，把剩下的烟蒂丟到窗外，向上拉了拉手套，挺起身子來。

汽車就像一隻笨重的甲蟲似的，起始遲緩地向上爬行。它永遠不會停止過粗暴的喘息，像一隻頸子上殺了一刀的牛似的，好容易爬上一個山頭，又有第二個山頭等在那裏。

懸陡的山坡，裸露着石塊的筋絡，毫無情感地峭立着，有時候，汽車的努力成爲枉

然的了，它自然地滑了下來。司機的人用盡平生的力量闡住，而坐在後面的人忍不住高聲喊叫起來，——再有一尺就是打了木樁的邊沿，再望下去，山下還躺着一輛生着鏽的汽車的殘殼。

爲着要越過一座更高峭的山峯，汽車在走着一條小螺螄灣路，總在轉，轉上去又轉下來，使每個人的頭感到一點暈洞洞。

汽車用極低的速度行走，那不甘馴服的凸出的山石，使一條路只保有一半的用度，向下伸的樹枝又像一隻粗壯的手臂擋住了去路，汽車只得像一個學步的孩子一樣，謹慎遲緩地移動着。

突然，車停下來了，司機打開車門跳下來，大家都很驚訝，不知道出了些什麼事：問着司機他才說要稍稍休息一下，活動身體，否則會因爲過度疲勞出事的。

聽到了這樣的話，他們也都跳下來，汽車恰巧停在一節比較平坦的路上，眼前還有一座更高的繞着雲霧的山迎着去路。

「這裏的風景真好」，靜聞高興地說，她一面採着路邊的小野花，一面指着深澗的水流，「你看，這水的顏色多麼好看。」

還沒有等到青芷回答，叭叭兩聲槍，衆山之中起了極大極長的回音，司機趕緊跳上車，急速地催着他們：

「快上來，要出事情，趕快！」

他們也立刻慌張地跳上來，汽車立刻又開行了。

每個人都懷了一顆不安的心，不知道要有什麼事情發生，跑了一程之後，也沒有什麼事，大家才把心放下去。

這時汽車已經鑽進一個山坳裏，路邊有幾間草舍，有的破敝了沒有居民，有的還有一個老婦人，身傍繞着兩個孩子，坐在門首不知在做些什麼。那個司機就說：

「再也沒有好遠了，我們就爬到頂上，下去就方便得多，晚上可以宿××明天一清早，再趕半天路，我們就要到××。」

走到山的最高處，有一座頗大的堡壘，許多兵守在那裏。

在這裏看見來路和去路，是兩條無盡的曲折的帶子。浮游的雲霧時時把這長條掩住了，可是從雲霧的那一端，又向遠處伸展出去。

隨同這汽車在這裏休息的，是一羣背兜裏放着些大石塊的人，他們把一個木架支在負物的下面，立在那裏抽着旱烟，就算是休息着了。

「真奇怪」，靜閒先說了，「他們爲什麼背這許多大石塊到山上來？」

「真是，我也覺得怪」。

「小姐們，那不是石頭，都是鹽。誰有那麼呆氣呵，背着石塊翻一座這麼大的山

？」

「鹽是這樣的！」

「因爲是井鹽，這裏離開海有千萬里的路程！」

「再遠的路也算不得什麼，總能走得到的。」

靜聞忍不住別人的冷嘲熱諷，便氣沖沖地說。可是不等她的氣憤再高漲些，汽車又「面響着」面趕路了。

由於過陡的山坡，就是下山路也不得暢快地衝下去，「助力」不是幫助汽車向上爬，是用它來阻止汽車的溜下，惡劣的滑油氣，仍然要使人嘔出來的樣子。有的時候，望着一個下坡灣，好像那車不可能順利地走下去似的，任眼睛的觀察，覺得一定汽車會翻一個身。可是當着汽車謹慎地轉過那個灣的時節，又覺得路原來也是極平坦的。

在第八天的早晨這一節長路將走到一個盡頭。這是她們已經踏上又一個省界的土地。微雨飄着，晨間樹林野草的香氣在空中瀰漫着，鳥在飛噪着，幾天來的疲頓好像都不知道飛到那裏去了，沒有一個人再那麼老老實實地坐在自己的行篋上面，一齊站起來，伸長了頸子朝前望，據說十點鐘就要到××了。

路是起伏着的，平坦的，汽車自如地愉快地向前行進。這是一個富庶的省分，一眼

便可以看出來。田野生滿了穀物，就是田邊也生了豆子。樹林是鬱茂的，細細的雨點中，使人直追起了可愛的江南的田園……

終於他們到達了一條翻滾着的江邊。這條江，一直穿過全中國的心臟，她們是從那一端，走到上游來了。江已經被敵人污穢了，她們却穿行了大半的祖國的可愛的土地，如今到它的根源。向前望，對岸雲霧中一座偉大的山城，它不是平坦的，它是向天拔起，一直插進了雲端。它雄壯地矗立着，任着兩條江洶湧的水流沖激着，它還是不可撼地立在那裏，像一個巨人般地，肩負着新的巨大的責任。

可是在兩個女孩子的心中却滋生了新的，巨大的希望。

晚 宴

那簡直像夢一般地，她又從遙遠的地方飛回來了。她小孩子似地撲向母親的懷裏，就把她那沾滿了塵砂的短髮的頭，埋在母親的胸前。她們許久都沒有說話，站在一傍的人也爲這景况打動了，沒有人移動一步，也沒有人發出一聲。只有那做母親的啜泣的微聲，應和着人們心的跳動，輕輕地震盪着那幾乎也靜止了的大氣。恰巧落在她頭上的眼淚，由於頭髮太乾燥，一顆，一顆地都滾落下去了，她趕緊爲她抹拭，當她用手伸到她的衣領裏想抹乾一滴眼淚的時候，沒有想到手指上却沾了黑芝麻大小的一個東西。正自不知道是什麼，又好好擦了擦自己的眼睛，纔着了魔似地大聲叫着：

「呵呀，哪裏來的蟲子呵！」

這一聲，驚了站在一傍的人；可是埋着頭的她，並沒有動一下。母親便又惋惜地

說：

「可憐的瑞瑞，原來她睡着了。」

母親於是輕輕地吩咐張嫂李媽還有那個笨秋蘭，有的去預備洗澡水，有的去捧衣服，有的去吩咐廚房做些點心，有的去拿化裝用具。她自己一面默默地流着淚，一面捉蟲子，有時還偷偷地在她那發黑的頸子上吻了一下。

梳洗完了之後，太陽已經偏西了，她穿着顯得短的旗袍又走向母親，有一點抱怨似地說：

「媽，你看這麼麼短，我還是穿我那套軍服吧！」

「嘻，還提你的衣服呢，我早已告訴他們拿到外邊燒了——！」

「爲什麼？」

「都是蟲子呵，那怎麼還能穿？我已經告訴他們把裁縫找來，連夜給你縫新的，明天就有了。這一件，也難怪，本來是四年前的——！」

這一說，又引動了她們的情感，她就又傍着母親的身邊坐到地氈上，把頭偎依在母親的膝上。

「這幾年我不在家，我還當大轟炸的時候把房子炸壞了。」

「沒有，沒有，——可是那一年防空洞邊上擦了一個下去，聽說把人都震昏了——」

「那時候媽媽呢？」

「我不在裏邊，我早到南山去了——你還不知道吧，就是你走的那一年，你爸爸心裏難過得很，朋友們爲他解悶，陪他打馬將，一場牌就贏來一座房子，你爸爸還起了一個好名子，叫做『雲雀山莊』。」

「這幾年爸爸可更有錢了，——」

「真是，想不到，那一年我們逃難過香港，不是還向人補借的路費麼——」

「媽，我還喜歡那樣的日子。」

「你真怪，那可有什麼好？」

「我記得爸爸那時候還有說有笑的，方纔我在飛機場看到他，他只和我板着臉，好像把笑忘記了。」

「噓，孩子，你可不知道，你爸爸現在有多麼大的身份！他怎麼能隨便和你笑？他還是一個官呢？可是他一接到你的電報，歡喜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請早就派人去請一些客人，今天晚上算是給你接風。」

「媽，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慣和那些人來往，我情願一個人……」

她說着，急遽地搖着頭，臉紅漲着，短髮像旋風吹動的茅草。

「傻孩子，你急什麼！」母親輕輕拍着她的後背，「沒有一個你不認識的。他們都想你，想看看你，難得你回來了。」

正在這時候，秋蘭氣咻咻地跑進來報告着二小姐和二姑少爺來了。

她趕緊站起來，掠掠頭髮，依在母親的身邊，一齊走向外面。她來便問：

「二姊到底和那個署長結婚了吧？」

「可不是，也不知道他們誰的命不濟，結了婚就丟了差事，一直到這一陣，——說話的時候可小心點，他有點不對。」

她們沒有走到外邊，他們已經走進來了。她的二姊走在前邊，一看到她，就像一陣大風似地刮到她的面前了。也不顧手裏的錢袋，把她攔腰抱住，用那怪香怪氣的嘴在她的臉上親着。要躲都來不及，她只得緊閉眼睛，等到對方的熱情消褪了，她纔微微張開眼，充塞她面前的，就是那張又大又白，像浸了水的饅頭似的一張臉，那兩片又厚又肥的血紅的嘴唇打着抖地說：

「唉，好妹妹，你可想死姊姊了！想不到你長得這麼大！唉，唉，……」

她正要和她也說一句，忽然她的手一鬆，把她還向後推了一把，就像演員似地說：

「來，讓姊姊好好看看你！」

這一下，她反倒把離別四年的二姊姊看清楚了她，她不只是臉胖了，全身都澎漲了。

她的衣服穿得那麼瘦，恰巧像扎了繩子的香腸。她的手指甲也是那麼紅，像染了豬血，只是她的頸子顯得比從前短了些。她偏還要穿那麼一雙高跟鞋，她那肥大的身軀就不斷地擺動。

「我的好妹妹真好，真好看，我可早算定你該回來了。我早就和媽媽說過，那時候你纔走，『到嫁人的時候自會回來的！』現在，我的話不錯吧，你果然回來了！」

說過後，她得意地格格笑着，突然中止了她的笑，指着站在她身邊，頸子上騎了一個小孩的人向她說：

「你認識吧？那一年我們還在一起喫過茶的，是不是？」

「我認識，您是于署長。」

「什麼署長，老早完蛋了！你看，我的上邊可有一個小署長，他十五歲一定做署長，像小孔一樣！」

「那是你們的孩子吧？」

「是呵，我們就是這一個，他爸爸天天把他看做寶貝了！」

他仔細看看那一上一下，一大一小兩個人，纔看到他們的眉尖，眼梢，嘴角，都是相同地垂下來。還都有一個朝天的鼻子。說是一個是一個的放大或是縮小都是十分恰當的。

「快點，寶寶，快喊孃孃！」

那個做母親的一半吩咐一半教唆地說。

「良良，良良！」

「這麼大了，還咬不清字，真羞死人！」

那個母親纔一羞，那個孩子哇地一聲就哭出來，那眼梢，眉尖，嘴角都彎下去，淚水撲簌簌地淌着。這時候不提防被騎着的人大叫了一聲，急急地端下來，已經尿成溼淋淋的一片。他立刻脫下外衣，背心，正要脫襯衫的時候，母親就說：

「我們還是到裏邊坐吧。」

他們走進去，二小姐立刻就吩咐他到洗臉間好好洗一下。

「我的溼衣服呢？」

「放在這裏好了，我要秋蘭給你熨好送去。」

等到他一離開屋子，她就開始她的抱怨：

「媽，我可真受不了，他簡直愈來愈不像話，今天出來的時候，他又和我吵了一架，把傢俱又都砸亂了。」

「你們總是這樣，好好歹歹的，沒有一個完！」

「這回可不同，我一定得和他離婚。」

「那還不是你自己的事，當年你結婚的時候也沒有聽我一句話，我不是早就和你說過學毒氣化學的人心一定狠毒，可是那陣子你把我的話當耳傍風——」

「媽，您也不給我作主，那我怎麼辦？」她說着，眼淚汪汪地，可是她忽然又轉過話頭：「要說他的學問，那可一點也不含糊，就是運氣有點不濟——」

「倒不是運氣，我看是脾氣。你爸爸不是給他找過三回事，他都沒有做成？」

「那不怪他，媽，您想要他那麼一個有學問的人去當總務主任，又是什麼禁烟委員，要不讓他去陪周老伯喝酒，做詩，打坐，您想，那他怎麼成？」

「那怕什麼，有錢就可以，挑肥揀瘦的，那有那麼合適的事？」

「從前我不是和爸爸說，要爸爸出資給他開一個化學工業廠，爸爸也不答應！」

「不要說你爸爸，我也不答應，一天到晚研究毒氣，有一天就把我們毒死了。」

「媽，那纔不會，他爲了我，也不會毒我們家裏人的。」

「那麼你還相信他和你有感情的。」

「可不是！」

「這樣還談離婚做什麼，回頭我和你爸爸說，再給他找一個合適的事，沒有錢用儘管來拿，要不是我的胆子太小怕他吓着我，我早就把你們接回來了。你們都來了，我也是一個熱鬧，免得只看你爸爸和小老婆纏。」

「媽，我還忘記問，姨太太還在呵？」

「你看見過的那一個早跑了，現在這個是前年弄來的，她不是睡覺就是上街，不等你爸爸回來是不出來不轉來的。這年頭，什麼都變了，連小老婆也沒有一個規矩。」

「怎麼，這大半天他還不出來，別又有什麼事了吧？」

「沒有，沒有，」他一面應着一面走進來，「我不過聽你們談得熱鬧，不忍打攪。」她們都爲他突然的出現吓了一跳，可是他倒像什麼事也沒有似地搖擺着走過來。這時候，她又看出來他的眉頭還總是皺着，眼睛，鼻子和嘴湊在一起，時時像上了別人的當。她看到他背上的金鍊垂下來，就好心好意地說：

「姊夫，你的表怕要掉出來。」

他低頭看着，笑了笑，向外一扯，原來不是表，是一把金鑰匙。

「唉，當年這還是大學裏的一個榮譽獎呢，功課好，那有什麼用？還比不上大烏龜的兒子小烏龜呢？」

「今天晚飯不得早，我們先去用點點心吧。」
母親爲了打斷他那發不完的牢騷就這樣說，讓着他們大家都到小飯廳裏去。

喫了一點紅棗百合，使她驀然地想來幾年來常喫的小米紅棗粥，她就一個人偷偷地溜了出來，站在天井裏。那隻大狼狗，仍然像熟識似地跳到她的身邊來，一下子便撲到她的身上。看門的老李，趕着跑過來替她叫住。

「四小姐，您好呵！」

「老李，你倒還硬朗。」

「托您的福，沒災沒病的，總算過得去。您這幾年都在哪兒？」

「就在家那一邊，這麼些年，你不想家麼？」

「還怕不想家，我的四小姐？到了我這把子年紀，更要想家了，俗語說得好：葉落歸根，您看我還不知哪一天——」

老李沒有說下去，只用手掌揉着他那紅眼睛。

「快了，快了，咱們都要回去了！——怎麼，老爺又買丫頭了？」

她指着一個從後院走到前邊來的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說，老李笑了笑，等她走過去他纔說：

「小姐，您看錯了，那是周大老爺的。」

「就是長大鬍子的周廳長麼？」

「是他，可是人家早已昇了，比廳長大得多，我倒說不上來。那是他的『人』。」

「什麼『人』？」

「新名詞，叫什麼『偽組織』。」

「那爲什麼在我們這裏呵？他的太太又不在这儿，——」

「您還不知道麼，他的大小姐當家，比什麼都兇。他不敢帶回去，在我們這裏住了兩年了。周大老爺天天晚上來，風雨無阻，半夜纔回去，真虧他老人家有這麼大的精

神。」

「這個人怕可以做他的孫女了。」

「誰不說呢？現在不迷信，不信因果報應，放心胡來，這幾年連我也看夠了。要說這些年老爺倒是官運高照，招財進寶，可就是來往的人愈來愈不像樣，怨不在這裏，就說我都看不過去，什麼東西都有，公館裏每天都要開兩桌閒飯。周大老爺自不必說，從早就是自己人，可是也不該把一個小老婆放在別人家裏養阿，這可算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倒情願打完了仗，還是回去過那簡單日子，我真是一個老廢敗。——」

正說到這裏，忽然聽見兩聲汽車喇叭，兩扇大門迅速地敞開了，一輛綠色的汽車溜進來。

「您看，老爺回來了，那個抱着狗的，就是新姨太太。」

她聽到之後，一轉身，又跑到房裏去。她纔走到甬道那裏，正遇着向外走出來的母親，一把就抱住她。

「我的心肝，你跑到哪裏去了？我真是疼不夠你，這幾年，這幾年你想媽媽怎麼受過來的，方纔你到哪裏去了？」

「我跟老李說話。」她笑着回答。

「唉，你還是老脾氣，和下人有什麼可說的，走，到媽媽房裏去，好好陪陪我，」

「姊姊他們呢？」

「不管他們，就這一陣就煩死人了，我總想他們是故意到我們這裏吵嘴的，好讓我們聽，煩我們！瑞瑞，將來你可要聽媽媽的話，別的我也不爭，只要你把那個人領來給我看看，幫你做個主。」

「媽媽，我不想結婚。」

「我不干涉你，隨你的便，如今做父母的都是可憐人。你看——」

他們纔走到小客廳，正看到于明泰像馬似地在地上爬，背上坐了他們的孩子，二小

姐一面扶着一方不斷地唱着歌。聽見有人來了，他停了停，抬起頭望一下，接着又爬了起來，忽然他又向她們說：

「你們懂得麼？一個大生理學家說過，人如果保持爬行，平均可以活到二百歲。」

「那我還是願意站着活幾十歲好了，」她微笑着說。

「老實講我也不願意多活，」他驀地站起來，忘記背上的孩子，幸虧他的太太抱住，沒有翻下去，「這日子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好人活該倒霉，那些混帳王八蛋纔得勢，我于明泰，不偷不搶，就活該做牛馬在地上爬，……」

二小姐扯着他，母親也拉着她，三步併兩步地跑到樓上去。可是纔到樓上，就看見連盤子帶人從一扇門裏扔出來，那盤子打得粉碎，那門砰的一聲又關起，那個人漲着一張大紅臉，向另外一邊走去了。她疑惑地問着：

「那不是爸爸麼？」

「不是他還是誰！我們不管，走走走，到我們自己房裏去安靜一下，我是慣了的，

怕你受不了，我聽說你有心臟病——」

「可不是，我就是要回來好好醫治一下——」

「那麼過兩天我們還是上山吧，這裏沒有病的人都會吓出病來。這簡直算不得人家，這是馬戲班，什麼都有，胆子大看起來倒有點意思，你住幾天就都知道。」

「媽，我真想不到三年裏我們的家變得這麼熱鬧了。」

「熱鬧還在後頭呢，我們等着瞧吧，孩子！我們先好好歇歇去。」

她原來是要好好休息一下纔回來的，這些年的東奔西跑，把她那本來就不好的身體弄得更壞了。人們都勸她回來一下，她就無可無不可地聽從了。可是當她隨着母親睡在那張又柔軟又寬大的席夢思上，她的身子彷彿在雲裏那樣沒着落的樣子，再加上那床鴨絨被，好像罩上一片火，燒得她難耐。這幾年連夢裏也沒有這些東西，怪不得她感到那麼慄生了。她簡直睡不着，可是她不敢動，生怕驚醒了一傍閉目養神的母親。窗外

不時地響着汽車的喇叭，狗也在叫着，雜沓的人聲也有一點聽得見了。夕陽在窗上留着最後的紅煦煦的柔光了，它好像有所倦戀地盤桓些時，便沉了下去。一切都是平和。忽然一隻手輕輕地拍着她，還有那溫和的語音低低地響着：

「瑞瑞，醒醒吧，時候不早了，該起來洗洗臉了。」

她就帶笑回答：

「媽，我根本沒有睡着。」

「瞎，傻孩子，那你爲什麼不說一聲呢？我就是躺着養神，還生怕驚了你，要知道這樣我還不如說些話呢！好吧，我們起來吧！」

母親說着開了電燈，就連這也使她一時睜不開眼睛。自從離開家那一天，就不會看見過電燈的。這幾年使她忘記了許多，也認識了許多，她彷彿在夢的邊緣上游行着。她下了床，呆呆地望着打扮着的母親，還是母親提醒了她：

「你站在那裏做什麼呀？」

她猛然地一驚，不知如何是好地回答着：

「我不知道做什麼好呵。」

「快些洗洗臉，梳梳頭，換一件衣服。」

「好，好……」

她一面應着一面就忙着去了。

客廳裏明着更輝煌的燈光，當她和母親走進去的時候，頓時覺得眼睛一花，幢幢的黑影子都伸長了，向她聚攏來。等她定了定神，大睜開眼睛，纔看到那原來是客人朝她走過來，都擺着一副似笑似關切的臉。她正自感到惶惑的時節，突然父親的聲音響着：

「都認識吧，瑞玉？沒有外人，全是至好，都是見過的，周清老你記得吧？快喊一聲周伯伯，——」

父親像導演似的爲她指示着，她先看到那一大把花白鬍子，再向上看，纔望到那顆

東瓜樣子的腦袋。臉的中央是一個又肥又大的肉鼻子，紅油油的鼻尖好像要滴落下來似的，額下遠遠的是一雙又細又長的眼睛，他的嘴却望不清楚，只像掩在叢林中的一口大井，從那裏面却吐出含混不清的語音。

「真好，真好，這麼大了哇，你不記得我了麼，嘻嘻，小時候你不是總歡喜我抱的麼？大了呵，再抱是抱不得了！」

他好像一面說着，一面在淌口水，他的身軀搖擺着，還沒有等到她叫，父親就又告訴她：

「那是周伯母——」

她又看到那個可憐的女孩子，深深地埋着頭，畏縮地依着那個可以叫祖父人的身邊。瑞玉叫不出口，爽性把周伯伯也忘記叫了。這時候父親又爲她介紹其他的客人：

「王先生你總記得吧？」

「記得，記得，您還教過我經濟學呢？現在您還教書麼？」

「不，不，教書是誤人誤己的事，我現在主編正義雜誌，我是一心一意維護正義的。」

「王先生可了不得呵，現在是在野黨的領袖，將來說不定可以領導我們全國的民衆。」

王力行一面聽着一面咧着他的嘴角，那副金絲眼鏡不斷地從光滑的鼻樑上溜下來。他不得不時時用手指接着。他換了左手，纔空出那隻右手來，伸過去，好像表示他的毅力似地，緊緊地握着她的手。她幾乎要叫出來，只是爲了禮貌纔忍住，用力地把手抽出來。

「那是錢叔叔，你該認識吧？」父親指着那個一直斜垂着頭的一個四十左右的人說。他的全身都好像在酒裏浸透，軟洋洋地，像是如果不是爲了體面的關係，他就要扒到地上了。她向他點了點頭，他朝她拱拱手。

再看過去是于明泰和二姊，在父親的身後一直有一個吃吃笑的人，等到父親閃過

去，纔看到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濃裝豔抹的女人。父親好像有一點窘似地低低地說：

「這是新姨——這是瑞玉。」

「我們是一家人，還有什麼可介紹的？」那個女人尖聲尖氣地說。她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骨碌碌地轉動，當她說話的時候，眉毛不停地挑着，嘴角和眼睛也隨着移動，甚至那無甚可動的鼻子，彷彿也在動着了。

「大家坐下談吧，大家坐下談吧，……」

父親這樣說，他自己却站在房子的中間。他不過是五十左右，可是鬢髮已經灰白了。因為最近又做了××局長，他不得不把他那佻儻的軀體勉強地套進一身中山裝，左胸間還掛着一號的徽章。往常他回到家中，首先就要換上便服，這晚上怕是因為忙，沒有來得及，所以不但他自己難過，使看到的人也覺得不舒服。

人們纔坐下去，僕人又引進來一男一女。那男的有四十歲上下，有一張白淨的臉，青青的下頰，還有油光光的頭髮，那女的至多有三十歲，像一隻小鳥似地一跳一跳地走

進來。

父親趕上去和他們握手，來客是那麼有禮地和衆人相見。到了她的面前，父親說：

「這是郭先生，——那是王太太，——小女瑞玉，那一年在香港見過的。」

「不錯，我還記得，我們一齊在淺水灣玩過，那時候你還沒有這麼高。」

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裏，使她喫驚的是那個女人不是郭太太而是王太太，這個關係恰巧和她的想像不對。此外她也在搜索她的記憶，她記得有這麼一個人，可是她也記得在她離家的前一年，他早跑到上海去了。

「——他怎麼還能回來呢？他附過逆的！」她明明白白地記得。

那位王太太只把頭微微揚了揚，就做爲和她打招呼，於是又昂首闊步地，像一隻喫飽了的公鷄，牽着那個郭先生的手臂走開了。

「這是什麼人？」

她低低地問着正來到她身邊的二姊。

「我也不大熟，好像現在是××院簡任參事，還是什麼國民代表。」

「我怎麼會記得他下過水呢？」

「有這麼一回事，」二姊恍然大悟似的，「怪不得有幾年沒有看見，他去過的，前兩個月纔回來，那個王太太好像也是這次纔同他來。」

「那麼王先生呢？」

「誰知道他們是怎麼回事，一直也沒有看到那個王先生，她總是和郭先生在一起，好像還住在一個地方。我記得，郭先生就因為帶回兩個漢奸，纔從草頭昇到竹頭。」

看到她那茫然的样子，她就解釋着：

「噲，就是從薦任昇到簡任——」

「哦，原來是這樣！」

噲噲噲，壁鐘敲了七下，客人們的私語停了一下，好像等待什麼新的事件。乘着最後的一響的餘音還在空中裊裊漾着，主人就大聲說：

「請諸位入座吧。」

大家臉上露了一個滿意的笑容，有的人嘴裏咕嚕着只有他自己纔聽得出的話語，就一個接着一個的向飯廳去。周清翁是毫不猶豫地走在前面，他身傍那個十六七歲的僞組織却畏縮地躲在一傍，深深地埋着頭，像在尋找可以鑽得下去的地縫。那位王太太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腳就走，郭禮明爲了表示他的禮貌，趕緊跟上去，沒有忘記把手插在她的手臂裏。錢子周因爲是老朋友，早就站在主人的身傍；王力行就一面搖着頭一面走進去。父親和錢子周走進去之後，另外的人纔隨着進去。到了餐桌讓一番，大家纔坐下去。

錢子周向四面望了望，就和主人說：

「陳總理今天沒有約呵？」

「約了，約了，怕有別的事不能來。我們先喫一杯吧。」

「是要喫一杯，」周清翁站起來，大聲嚷，「四小姐今天得以回來，簡直是一樁了不得的喜事，大家理應先乾一杯！」

「一定得乾，這是我們婦女的光榮！」

王太太起來，舉着她那又白又瘦的手臂，郭禮明偷偷地拉着她的衣襟，低低地說：

「親愛的，你喝不得呵！」

「你管不着我！我偏喝！」

王太太把手一揚，好像下了極大的決心。郭禮明不提防，倒把一杯酒倒翻了。主人

趕緊給他倒上，隨着說：

「大家請坐吧，都是她的長輩，不必站起來，我們先喫一杯。」

大家都喝了，瑞玉也喝了，之後，她恭敬地站起來說：

「謝謝諸位，等到我身體好些的時候，我還要回去的。」

「什麼？」

周清翁的眼都瞪圓了，在他的鬍子中間，看到那張驚得閉不攏的嘴。每個人都用奇

怪的，嚴厲的眼光望着她，她就又從容地補了一句：

「我是說，那時候勝利等到了，我們都要回家去。」

周清翁這纔捋着鬍子大聲笑起來，高興地又舉起杯，說：

「我們爲勝利喝一杯。」

主人好心地說：

「等喫了菜再喝吧，免得容易醉。」

「不，不，——」周清翁表示非常堅決，像叫口號似地嚷着：「我們就喫這杯空心勝利酒。」

大家不得不站起來陪一杯。纔坐下去，僕人就捧來一個和桌面大小的圓盤，滿裝冒着熱氣的菜，放在桌上，盤邊就靠近每個人的嘴。這使大家沈默了，因爲那是無所不有的萬象菜。海裏的，山上的；纔採來的，存了一二年的，隨你的選擇，隨你的發掘，能使每個人都滿意。再沒有語言了，只有咀嚼的聲音，不知誰，一邊喫，一邊在嘆息。錢子周却坐在那裏不動，于明泰好奇地問他：

「錢經理，您怎麼不動？」

「我，我持齋。」

錢子周勉強地抬起他那歪着的頭，回答他。

「您持什麼齋？我倒看不出。」

「我從小不動葷。」

「大概是佛爺轉世吧？」

錢子周笑了笑了，不承認也不否認。

「我看大概是吸血夜又一轉，否則不會那麼忍心放高利貸。」

錢子周有點受不住，臉一沉，正要說點什麼；忽然聽見有人吱吱地叫起來，他們

同時望過去，那原來是王力行。主人早已關切地問詢着：

「王先生，您是怎麼回事？」

「我有點牙痛，——」

「好，我有加當，要他們快點去拿來。」

「不必，不必，我是喫了一塊江瑤柱，塞到蛀牙孔裏，只要用點開水嗽出來就行了。」

「那更方便，——去，快給王先生拿一杯開水來。」

僕人趕緊二脚併兩步地爲他捧來一杯水，他接過去，呷了一大口，鼓動兩個腮幫和舌頭攪着，然後又仰起頭來，像噴泉似地冒着氣泡，發着清脆的音響。一桌人的眼睛都被他吸引了，看着他又挺直頭頸，兩眼一閉，下巴前一伸，把一口水咽下去了，每個人都好像咽下去點什麼髒東西。

「怎麼？」

「好了，好了……」

「怎麼您把口水給咽下去了？」

「這是我的習慣，」王力行很自然地說，「在這困苦的時代，許多人都沒有飯喫，

所以不忍心糟塌糧食。」

「這話也對，」于明泰立刻接下去，「反正是自己的嗽口水，又不是刷馬桶水！」
王力行覺得受了侮辱，跟着說：

「于先生，您怎麼這樣說話？」

「我沒有說什麼，我完全是站在贊助的一面，沒有一點反對的意思。」

「我以爲您這個比方太不倫不類，要我心裏難受。」

「可是先生，您忘記了，方纔您那麼一咽，別人的心裏夠有多麼難受！您的原意是要節省那齒牙間的一點糧食，可是差一點把我們裝在胃裏的都翻出來。我們一點也沒有敢抱怨您呢。」

「那是我的自由，——」

「自然我懂得，您的自由論我早已拜讀過了，假使你從地上檢一塊——」

「請不要說了，請不要說了——」王太太美麗地縐着眉毛，用力地搖着頭；「您兩

位直忘記這是什麼地方了，大家都在喫飯的時候，您們這是提出些什麼問題呵？」

「很對不起您，我知道您到過外國，時常招待外賓，處處講禮貌，當年我也到外國去過一次，那時候我相信您還沒有這位小周太太那麼大。」

「什麼，你怎麼能，你怎麼能——」

王太太瞪起眼睛來大聲叫；可是他沒有叫下去，只有那個可憐的女孩子，張惶地不知向哪裏躲好。每個人都預感到事有點不大對，互相望着，恰巧，正在這時候，僕人引進一位客人來，尖尖的頭上頂着一個小尖帽，一副墨晶眼鏡遮住小半個臉，藍袍青馬褂，雪白的臉襯着兩撇黑鬍子。瑞玉低低地問着：

「這怕是一個漢奸吧？」

「不，不，——」二姊肯定地搖着頭，「我見過他，他是從前北京政府時代的國務總理，現在是××委員，還是一個大詞人。你看他的派頭有多麼神氣！」

她望到父親下席迎接他的時候，他已經小我般地趕過來，又拱手，又把手，爲了禮

貌的緣故，還沒有忘記把眼鏡取下來。然後他朝所有的人好像看到，又好像不曾看到的拱拱手，繞了半個圈子。

「我真抱歉，諸位，來遲了一步，要諸位久候了！」他說着又是一個半拱，「這也怪不得我，我是從××巷一步步走來的。」

他的聲音那麼清脆，又是道地的京腔，好像春天裏枝頭上鳴囀的好鳥。

「錦翁，錦翁——」周主任委員趕緊站起來拱着手，「久違，久違，最近有什麼大作？」

「清老，您倒先來了，抱歉之至，抱歉之至。這些天心緒不佳，隱居鬧市，意味索然，沒有寫什麼，只是和了清老上次見贈的兩首詩，已經寄上了，怕您還沒有收到吧？請坐下談吧，請坐下談吧。」

主人招呼，僕人早已安好座位；可是來客纔要坐下去，于明泰突然又站起來說：

「慢着，這個數目不對！」

大家都怔住了，不知他說些什麼，二姊扯着他的衣襟，和他低低說：

「好好喫飯吧，講什麼數目。坐下。坐下。」

可是他倔強地推開她的手，仍自不管不顧地說下去：

「當初耶穌被猶太賣了，和門徒們喫最後的晚餐就這個數目：十三個。這是一個不吉祥的數字，我們應該避諱。」

說過後，他仔細地瞪着眼睛望每個人的臉，好像搜尋似地轉過去，之後很失望似地搖了搖頭。他的妻子先忍不住了，叫出來。

「你這是怎麼回事呵？」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是看我們十三個人中間誰是耶穌，」他頓了頓，又接着說：「可惜得很，一個也不是。」

那個王太太故意諷刺似地說：

「于先生，也許你是，可惜你看不見自己。」

「不，不，我也不是。」于明泰嚴肅地說：「你知道，我是學毒氣化學的，行路先不對。我並不會造福人類，雖然我還沒有爲害人類，而且我也不願意背起苦痛的十字架，戴上刺人的荆冠。我還要活，我正在努力製造一種毒氣，要毒死全城的老鼠，對於人沒有一點傷害，那時候我纔算造福了人類，也許就配當耶穌了。可是現在我還不配！」

「那麼該怎麼辦呢？」

「要有一個人退席。」

「那麼我退吧，好在我也不能喫。」

這是錢子周說，可于明泰又說了一句：

「要那個像出賣耶穌的猶大退席。」

「那我倒不情願退席了，我又不是猶大。」

于明泰側過頭去望了他好久，纔說：

「你也有猶大性，你什麼東西都賣，從豬賣到良心。你用錢來贖錢，而錢的本身對

於人類沒有一點益處，只有害處。——」

錢子周不服地站起來，歪着頭想向他爭辯，可是他順手輕輕一按，又把他按下去了。

「怎麼，怎麼，你罵我，還不許我說話？」

「明泰，明泰，你不要這樣子，你怕是喝多了，下去休息休息吧。」

主人焦急地說着。

「我不醉，我句句都說的真話，本來要我退席倒無所謂，可是我一點都不是猶大，我不能走，我們要猶大離開！」

「難道，難道，你以為我賣過人麼？」

「你沒有賣過一個人，可是你使多數人遭殃，你們囤積米糧布疋，使多少人沒有飯喫，沒有衣服穿，你不使一家哭，你使萬家哭，難道你還不配算一個猶大麼？」

「那，那，我們是調節有無，搶運物資。而且那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銀行的

事。」

錢子周氣得臉發白，聲音打着抖。

「銀行是誰的？」

「是股東的。」

「你不是大股東？」

錢子周答不出來，只是點着頭。

「好了，表面上你是總經理，你負責銀行的業務；內裏說起來你又是大股東，可謂表裏一致，沒有絲毫推脫的餘地。可是你不要着忙，你還算不得最重要的。」

于明泰喘了一口氣，用手掌抹一下嘴邊的唾沫星子，又像獵狗似地張望着。

「明泰，明泰，你坐下吧」他的妻子哀求般地向他說，「你少說吧，我走開就是。」他一把拉住她，急着說：

「你憑什麼走，你又不是猶大，除了這幾年好抱怨我之外，你沒有想賣我呵，你沒

有想跟別人跑呀！你走不得。」

說過後，他一揚額，又把一杯酒灌了下去。他打了一個呃，把酒氣全噴出來。那個王太太趕緊把小手絹朝鼻尖上一捂，好像聞到什麼惡氣似的。

「其實，你也有點像猶大——」他把臉朝着王力行，「不要看你那份學者的樣子，我懂得你，我早就懂得你，那些年你要求好人政府我就懂得你的用意，你是說如果政府有了你，那就算得好人政府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不懂麼？哈哈，我給你打一個比方吧，你好像一條狗，你在汪汪地叫，要是丟給你一塊肉骨頭，你就不張口了，是不是？」

「宗老，宗老，您看，您看……」

王力行好像哀求似地望着主人，主人不得不站起來說：

「胡泰，你也太不像話了！」

「他不是狗，我收回我的話，好不好——」他冷冷笑了兩聲，「他是狼，他是狗的祖先——狼！」

王力行實在忍不住了，他的情緒一鬆，跟着又緊起來，一時忘記了學者該有的風度，吡着牙伸着頸子向他吼！

「你憑什麼罵人：你，你，……」

「諸位請看，他像不像想要吞掉我的狼？」于明泰從容不迫地說，「我並不是說空話，他是有血腥氣的——」

「你說，你說，我什麼地方有血腥氣？」

「你不記得麼？那一年你在××號召青年，組織抗敵學校，既無目的，又無組織，不過想把你自已造成一個抗敵名人，沒有想到敵人突然打過來了，你就什麼都不管，自己先跑了，可憐那許多青年，一半死在敵人手裏，還有些死在自己人手裏，你不只殺死一個人，殺死許多有爲的青年。」

「那，那你不能這麼說，敵人壓過來，我有什麼辦法，我這不是九死一生，受了極大的損失？」

「你說說看，你受了什麼損失？」

「我的鬍子就是那次剃掉的，我是化裝女人纔逃出來。」

「哈哈，你損失的不過是鬍子，別人却是生命。生命是去而不返的，鬍子你還可以蓄起來的，只要你以為有那必要。其實鬍子有什麼用？算不得招牌，也吓不住人，就像周清翁——」

主人忍不住了，執心他的話又說到別處去，便用嚴厲的口吻制止他。

「明泰，不要說了，太不像話！」

「周清翁是好人，說不出什麼壞話來。德高望重，仙風道骨，真是了不起的人！」
每個人聽到這裏都放下心，舒適地喘一口大氣，繼續聽他下去：

「——當代的大詞人，保存國粹，提倡國術，篤信佛教，有一副菩薩心腸。既不貪

污，又不鑽營，主張無爲而治，與世無爭。太平盛世，這自然是老百姓的好模範：」他故意頓了頓，偷覷着那個被說的人一面搖幌着頭一面不斷地咋舌頭。「可是現在不同呵，又是負了很大的責任的××會的主任委員，是要做事的，要做許多事的。如果不想做，早就該讓開，讓別人來做。既不走，又不做，像一具活屍首，那又算怎麼一回事？簡直對不起我們這些老百姓，如果大官都像這樣子，那我們有的只是一個無爲政府了。說起他的無爲又是無不爲，請看他身邊的那一個可憐的人吧！」

「你不能瞎說，我是爲了慈善的緣故——」

「就是因爲那樣，你的罪過纔更大！你把一個無家可歸的小女孩，原來可以算你的孫女的，却做了你的小星，你的良心放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強迫她，我也沒有欺騙她——」

「是呀，我知道，難道你還以爲把她帶到天堂裏來，你實在是把她送進人間地獄。」

那個可憐的人，把眼睛無望地看着他，像是哀求他不要再說下去。

「你，你簡直胡說，不滿現狀，反革命！」

「清老，怎麼您動氣了麼？連您涵養這麼深的人也動氣了？——」

「怎麼您還敢當面指摘我。」

被說的人簡直一點也忍不住了，不斷地用手拉着自己的鬍子。

「我不是指摘您，您還能動氣，這正是好現象，既然能動情感，就該多做點事了，我就請您睜開眼睛看看外邊有多少受苦的人民嚟！」

「明泰，明泰，你這是爲的什麼呵？」

「一直沒有說過話的母親也忍不住開口了。」

「您不知道，我這是爲我那纔從遠處回來的好妹妹致歡迎詞，她離開這幾年了，我要她認識一下我們這裏的大人物。——你不必在你那裏眼鏡裏偷偷看我，你不認識我麼？我可認識你。辛亥革命沒有弄掉你。北伐也沒有伐掉你，你這一次本想就是當一個

漢奸算了，不知道你怎麼又混到這邊來。」

「對不起，于先生，我和怨素昧平生，今天首次謀面，您憑什麼對我加以人身攻擊？您得記得我還是一個律師，我可以告你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您也用不着吓我。您不記得麼？我還是做學生的時候，我曾經到府上拜訪——」

「怎麼，您到舍下去過？」

好像這話打動他一點感情，他也頗有興趣地問着：

「是，我去過，去的人就是多了一點，您那聽差不放我們進去，還把門關起來，當時我們動了一點小氣，就撞到門裏去。等我們趕到怨內院，沒有見到怨，有人說您是從後牆翻出去的，後來我們纔知道您是從狗洞鑽出去的。」

「你，你原來就是那羣暴徒之一，你們把我的財產加以損壞，我到法院告了你們，你們沒有一個人到案。」

「我們既不是個人的名利，又不做別人的爪牙，我們去打你，是代表全中國的人民打你的，可惜我們的力量不夠，打來打去，天下總有你的份！」

「慫好像有點不服氣似的。」

「哼，我不服氣什麼？如果你要是耶穌，我也許不服氣，羨慕你；你不過是個猶大，我不服氣你做什麼！」

「于先生，我看你說夠了吧？」

那位王太太皺着她的眉頭說：

「沒有夠，沒有夠，你我還沒有說到呢？如果那時耶穌收女門徒的話，你一定就是那個女猶大！」

「你以為我會出賣耶穌麼？」

她好像被激怒了，蛇，猛然間伸長頸子，昂着頭，噙噙地朝他叫着。

「你還賣不成耶穌，至多你不過出賣你自己親愛的丈夫。」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這是什麼意思？……」

她一點也不氣餒，彷彿于明泰的話一點根據也沒有。

「王太太，我要是你的話，我一定不會紅臉的，你忘記你的丈夫，正在和敵人拚命呢，你可什麼都不顧——」

「那你管不着我——」她截斷了他話頭說：「我自有我的自由。我要遊戲人間，逢場做戲，你管得着我麼？」她尖聲叫着，每一個字都把下巴伸向他，好像怕他聽不清楚似的，還把那美麗的小手在桌上使力地拍着，似乎在打板眼。「再說，你們男人家可以東一個西一個，難道我們不能找一個麼？」

「不錯——」周清翁忽然得意地搖着頭，「這就叫做面首。」

主人也不耐煩了，拍着桌子叫聽差，問他爲什麼不上菜？

「老爺，您不知道，拉空襲了，把火蓋住，要解除纔可以再炒菜。」

「我的天，又是警報麼？」

母親的臉立刻變了色。

「不怕，衆位，敵人的飛機不會來的，就是有緊急的時候，我們再躲進去也不怕。」

主人站起來安安客人的心，可是看樣子，倒沒有人注意。郭禮明站起來，不知道朝哪一個說他要有兩句話說的。

「你大可不必說了——」于明泰一句話就給他關了門。「你是以出賣起家的。」

「我們家裏從來沒有做過生意。」郭禮明爲自己辯解着。

「你出賣了你的好朋友纔做一個小官的，後來你又把自己賣給偽方，做了兩年偽官，你忽然又回來了，你還昇了官，不知以後又要賣什麼了！」

「你不能亂說，不錯，我到那邊去了兩年，你得知道我是有使命的——」

「是呵，你當漢奸也奉了使命，你落水出水，彷彿比我們這些人還乾淨，這簡直是些什麼世道喲！我于明泰，不偷人，不搶人，不爲非做歹，真是立得住，坐得穩的一個

好朋友；可是我倒了天下的大霉！外人看起來，我娶了好太太，老丈人有財有勢，誰想得到我于明泰照樣窮得光赤赤的，我還硬得打腫了臉充胖子，出入這些富貴之門，有一天我若是得了勢呵，——」忽然；緊急警報像狼嚎似地叫起來，大家就紛紛站起來。僕人趕緊向防空洞搬茶几藤椅，客人們爭着向外跑。王太太跑在最前面，到了洞口，又大聲地叫着：

「不要忘記帶一副撲克牌，省得坐在洞裏悶死人。」

母親簡直是走不動了，兩個女兒攙扶着，一直到了裏邊，她纔像得救似地向着瑞

玉：

「你們那裏有警報麼？」

她笑着點點頭。

「也有日本飛機投炸彈？」

她又點點頭。

「有好防空洞麼？」

她先搖搖頭，然後說：

「我們就是疏散到郊外，找一個墳頭躲躲也就算了。」

「那可真吓死人，我要是早知道這樣，還不惦記死你。」

「我不怕，我們都不怕。」

防空洞裏的電燈熄了，那邊在打着撲克的人大聲叫點蠟燭。

飛機的聲音，已經噹噹地在頭上響着了。

于明泰的心裏想：

「這簡直是劫數，裏邊還是十三個！」

忽然他意識到手裏還托着一個小的，他纔放下心獨自微笑着。

朝會

儘管外面的世界不停地突變，家裏的日子却像一潭鵝毛可以沉底的死水。從遠處回來的瑞玉，好像不知不覺地也沉下去了。

父親是一心一意地要她先棄絕不適當的思想，說是那不只是爲她個人。也爲了他們全家，另外還把他自己最相信的醫生秦若青介紹給她，要他時常來，爲的可以治好她那複雜的病症。母親只關心她的喫和睡，她情願着她睡了就喫，喫了又睡地過日子。二姊努力地爲她設計衣服，當她到大商店去，選購那從加爾各答，從美國偷運過來的奢侈品，而且還把她時常來往的，高貴的，獨身的朋友介紹給她，特別還注意他們的前途和財產，她好像無可無不可地一體接受了，微笑着，聽從別人的話，自己很少說出她的意見來。

只有在世面上鬧的父親看出點什麼來，有一天竟忍不住拍着桌子大叫：

「瑞玉，你到底安着什麼心，弄得我前門後門都是些鬼頭鬼腦的人，我要你今天明白答復我……」

她還是那麼柔和地帶着笑容站在那裏，聞聲而來的母親，早就像護鶻的母鷄，一把將她抱住，也大聲的說

「孩子天天在家裏，惹了什麼事，值得你大吵大鬧的，你還是有功夫滾到那臭姨子的房裏去好了。」

可是她也並不像孩子似地乘勢就撲到母親的懷裏，哭訴積在心中的委屈，她不過是順從地陪着母親走出去，對於父親的兇暴一點意見也沒有。只有那個纔從北方陷區逃出不到半年的表妹邵瑩澈，不平似地咕嚕着：

「瑞姊，你怎麼能這樣，這不是你，至少不是我們知道的你。」

她只有十九歲，最近分發到××大學裏，每個星期六都要回到她家的。

瑞玉還只是笑了笑，不承認也不反駁；可是這好像更惹怒她，不依不饒地說：

「怪不得你要回來了，你簡直是一個大家的小姐，我不同意你！」

那整澈的小圓臉氣得紅紅的，不停地搖着頭使她的短髮都揚起來，甚至於她的眼睛裏都包着兩眶清淚了！

「好妹妹，你不要說得這麼肯定好不好？」

她溫柔地說着，用右手攏着她的身子；但是她像不情願似地掙脫了，她的眼睛下面分明掛着兩顆淚珠。

「我本來還想到那邊去找你的呢，因為路上不便，我就想先到這邊來，再去找你，誰知道你在這兒，幸而我沒有去，否則我還要撲一個大空！那纔冤死我呢！」

她說着說着便哇地一聲哭出來了，這倒使她很自然地投到她的懷裏，瑞玉緊緊用兩手抱着她那因抽噎而打抖的身子，可是忽然她止住哭，睜大了眼睛從頭至脚地盯着她說：

「你看你，頭髮也燙成獅子狗似地，又是三花粉，又是紅脣膏，全身裹着我說不出名子的亮軟緞，手上還有那麼大的一個鑽石戒指！怪不得他們男人看不起我們，我也看不起！呸，呸，呸！」

她像十分壓惡地吐着口水，可是瑞玉仍然一點也不氣急，還是好心地和她說：

「好妹妹，你不要這麼氣，我要你看……」

正說到這裏的時候，一個男用人推開門進來說：

「玉小姐，黃參事來看您。」

「請他到大客廳坐吧。」

「什麼黃參事？」

「就是黃貴容，上星期你見過的。你同我一齊出去好不好？」

「我！」邵瑩澈上下打量一番，嘴一撇，「我纔不和這些卑污的小官僚來往！」

瑞玉獨自到鏡前掠了掠頭髮，吩咐過她在房裏等，就窈窕地走出去。

「變了，連走路的樣子都變了！」

她不服氣地說，一頭就埋在床上睡起來，還沒有睡着，瑞玉又走回來。

「整澈，起來，他們說你在這裏，一定要和你見面，他請我們去看電影。」

「我不去，我憑什麼要陪他看電影？」

「不是陪他，是你陪我。」

「那我去——」

她一骨碌從床上翻起來，就穿着那滿身縐紋的藍布大褂和她走出去。

走進大客廳，就看到那個簡任三級參事黃貴容，他從前雖然看見過他，可是一點也記不清，這一次她纔仔細地看到她那麼一個年青的高身材，圓臉，高鼻梁，深眼睛，笑起來就有兩個酒渦，頭上覆着像微風下的海浪般的頭髮。她的心裏暗暗地想着：

「這個人怎麼有些面熟呢？彷彿很久以前在那裏見過。」

她那麼努力地深思着，一直到瑞玉拉着她的手臂向外面走，她纔恍然大悟似地想了

起來：

「不錯，他像Clark Gable——」

於是她更多看了一眼他那瀟灑的，從容不迫的態度。和那像經過好導演的演員的作風，使她更深深地確定了他像Clark Gable。

走到門外，黃參事的汽車等在那裏，她隨着瑞玉走上去，坐在她的身邊，可是她推她一下，她就坐過去，他就坐在她們的中間，到了電影院也有定好座位等着他，他們又是照樣地坐了下來。

邵瑩澈坐在那裏覺得非常不自然，她不知道該靠近他或是離開他，可是坐在中間的他却非常有禮貌地忽左忽右地轉着頭，用鑽到人心裏的低音說着話。

看過電影他又把她們送回去，就在大門那裏和她們有禮貌地道別了，邵瑩澈默默地和瑞玉走着，忽然瑞玉叫着：

「黃先生，黃先生……」

那個纔要跨上汽車的黃貴容趕緊恭順地應着趕過來，瑞玉就從手袋裏取出一個粉色的信封，遞給他，和他說：

「對不起，請你順便帶到××路二十八號，很抱歉，我早已封了口——」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立刻就送到。」

他接過去，又道了一番別，她們纔走到院子裏。

「他倒很肯幫人忙的。」

邵瑩澈打破了沉默這樣說。

「可不是，他最好幫我們女人的忙，這是外國的禮節。」

「肯幫助別人總是好的，是不是？」

走到房裏的時候，邵瑩澈還是這樣偏着頭問，瑞玉沒有回答她，只點了點頭，跑着把衣服換下來，突然門被推開了，二姊就像一陣大風似地吹到她們的面前。她一手抓住她們的一隻腿子，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可等死我了，你們纔出門，我就來了，我也是邀你們去看電影去解悶，沒有想到黃貴容這小子比我趕先了一步，我還怕你們在外邊喫晚飯呢！」

「我知道二姊要來，趕着回來的。」

「哼，今天我本沒有打算來，我原打算明天上午來佈置茶會的，喫了午飯，我和子明泰嘔了一場氣，我就跑來，把孩子給他丟在家裏，讓他『消遣』一天。」

「二姊，這不是你『消遣』一天？」

邵榮澈不明白地問着。

「嘻，我是故意用這兩個字，就是說要孩子們也磨他一天試試看，他要是連這點也辦不到，那真是連我們女人也比不上了。」

「二姊，那你太不公道。」

「怎麼不公道，男人玩弄我們，我們折磨他們，再公道也沒有的了，」她喘出半口氣來，接着又說：「黃貴容這小子倒好，常來看你，我那裏連面都不照了，當年他還不

時狗頭屁股地跑來跑去，這些男人們都沒有良心！到明天我給他點顏色看。」

「何必呢，二姊，他人還不錯——」

「人？人可沒有什麼，錢倒不錯。他們家是有名的黃百萬，從前的百萬——現在的萬萬都抵不上！」

「錢算什麼，人纔要緊。」

邵瑩澈不服地說。

「那你全是一派理想，等到你結婚之後，你就知道人重要錢重要了。」

「我根本沒有考慮到結婚的問題，我只談論這件事。」

「那是空談，一點不沾實際！」

二姊好像勝利似地把手一揮，只有瑞玉完全置身這場辯論之外，早就乘二姊說得起興的時候溜到沙發裏坐下，帶着微笑似聽似不聽地望着她們兩個。

「二姊，你的話我死也不贊同。」

「你還小着呢，你還不能懂這麼多，充其量你的意見不過是理論，我的是實踐——生活的實踐，這是個新名詞，是不是？不過你要是打算和黃貴容好，那我倒是十二分贊成——」

邵瑩激忍不住胸中的忿怒，紅着臉，什麼都不管地打斷她的話：

「你怎麼能和我說這些話，我還小，對於這種事毫無興趣；再說我們國家民族是到了怎麼一種地步，誰能有那些心肝談這些事！」

二姊不便再說下去了，瑞玉抬起頭來望她一眼，會心地笑了笑，恰巧這時候女僕請她們去喫晚飯，她們的爭論就此停止了。

喫飯的人沒有幾個，在她們之外還有母親，再有唯一的一位常住的客人就是周清翁的十六歲的僞組織，父親好像是開什麼會還沒有回來。坐下去喫飯的人們比站在那裏的，走來走去端菜的僕人們還少，顯得那間輝煌寬大的飯廳更廓寥了。她們纔端起飯碗來，突然就像有什麼笨重的東西滾進來，大家一驚，定眼一看，原來是于明泰和他們睡

着的孩子，他大聲叫着：

「你倒好，安安逸逸地喫起飯來了，把孩子丟給我，吵得我一時也不得安靜！」

二姊很鎮靜，一點也不動聲色，把眼睛從飯碗上翻起來，冷冷地說：

「我的家，當然我能安逸地喫一口飯，比不得在你那裏喫一口閑飯——」

「坐下吧，坐下吧，明泰，一塊喫晚飯——」

母親就怕他們又要有什麼事，趕緊勸撫着，可是這句話，好像他一點也沒有聽見，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他的妻子，用力壓下心中的憤怒，一個字一個字放低了聲音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不要問我，我不知道！」

她把頭一搖，急急地說，又把嘴接着飯碗，一連送了三口飯，可是她沒有嚼，只是鼓大嘴巴那裏，大家都預感着要有什麼事了，果然于明泰一步搶到她面前，把孩子向她懷裏一丟，轉身就要跑；可是男僕人攔住他，被丟在母親懷裏的孩子，早就驚醒了，哇

地一聲開始他的大哭，飯碗早就溜到地上，清脆地響着，二姊先撲地一口就把噲在嘴裏的飯吐出來，纖尖着聲音，像要衝破屋頂般地叫：

「你怎麼着，你想打我呀，虧得你這個受過教育的人！你有什麼資格打人；你這個窮鬼，你這個沒有用處的人，你又沒有事做，當然在家看孩子……」

尖叫和哭聲混合着，大家都騷動了，站起來，都想盡一點力來解決這個僵持的場面。瑞玉實在忍耐不住了，慢慢地溜出去，她想到院子裏呼吸兩口新鮮的空氣。

天已經黑下來了，庭院中的樹枝遮着天空，從間隙的地方露出來那閃爍不定的星星。她張開兩臂，用力向後張，又像要擁抱什麼似地合攏來，忽然有一個熟習的男音喚着她：

「瑞玉，瑞玉，……」

她沒有敢貿然地答應，只是放下手臂，轉着頭，仔細地搜尋着。

「是我，大復——」

那個聲音又在響，這她纔聽出是從客廳窗口發出來，她抬起頭，纔看到開了燈的客廳的窗口，正有一個人伏在那裏，她一面應着，一面趕緊跑上去，就在客廳的門口他們遇到了，他們熱烈地抓着手。

「你，你怎麼來的？」

「我說是來訪問你爸爸，我知道他是還在開專賣會議，沒有回來，我是來看你的。我看到你的窗子，知道你在家。」

「這裏不方便，我們還是到院子裏去散散步吧，」瑞玉和他說，先關了客廳的燈，他們又一齊走到外邊，「——方纔我還托人給你送一封信，你收到了吧？」

「沒有，我沒有回去，有什麼事？」

「就是問你一聲，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走？」

「巧得很，我來也正是爲告訴你這件事，你底傷口到底怎麼樣了？」

「傷口還沒有全好，可是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我住在這裏也不是事，那些人只差

闖到我的家裏來了，再說我的家我也受不了，從前只有一點使我記掛的就是家，現在連這點也沒有了，我的心倒暢快得很！」

「如果天氣沒有大變化，三五天之內我們就可以走得成。」

「那真好，那真好……」她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可是什麼時候你可以給我一個確實的答復？」

「一兩天就可以。」

「明天下午我們還有一個茶會，如果你能來告訴我有多麼好。」

「也許我能來。」

「可是你要穿得好點，——」

「可以，可以，我有一身好服裝，專爲大場面用的，可是我不會跳怎麼辦？」

「你就坐在那裏好了，沒有人一定要拖着你跳，還有一個也想走可以麼？」

「是誰？」

「我的表妹，她沒有說，可是我知道她是一個好孩子。」

「等我去問一下再說。」

忽然聽到門外兩聲汽車喇叭，她就說：

「你還是到客廳裏去吧，我父親回來了。」

可是這輛汽車並沒有開到裏邊來，門打開之後，只看見一個人影走進來，走在前邊的老李，他看見她，和她說：

「五小姐，梁大夫來了。」

趕着那個滿身香氣的醫生就來到她的面前，很有禮貌的問着：

「五小姐，您好麼？」

「梁大夫，我很好，睡眠好，飲食也好，精神也好……」

瑞玉趕着一口氣把這些話都說完了，可是梁若青有韻致地搖着頭，溫柔地說：

「這一次我不是來治病的，我是來做一次社交訪問。您的健康情形，上午給你打針

鮑沈小姐已經報告我了。」

「那您就請到客廳裏坐吧。」

瑞玉陪着醫生走到小客廳裏纔坐下，一個女僕就慌慌張張趕進來：

「五小姐，不好了，二小姐和二姑少爺吵架，背過氣去了。」

「正好，不要緊，梁大夫在這裏——」

「我，我不是來看病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帶來，怎麼能看呢？」

「你放心，沒有什麼大病，不過要她行急救，您費神去看看吧，我陪您上去。」

梁若青很不情願地轉過身去，他的嘴裏不斷地咕嚕着：

「人家又不是出診，活該……」

在走上樓的時候她就和他說：

「明天下午的茶會，請你早點來啊。」

「那一定，那一定……」

這纔引起他的興致來，把脚步加快，跨到上面，一開打開門的房子，黑壓壓地擠滿了人，他老遠地就嚷：

「走開，走開，這麼多的人怎麼成，空氣都停止流動了！」
裏面也有人叫着，把那些圍着的丫頭女僕都攆出來了。

二小姐躺在床上，像一個被推倒的雪菩薩，又白又胖，床頭跪着那個子明泰，把頭伏在她的臉上，他們的孩子不停地哭着。

「要安靜，要安靜——」

母親趕緊就吩咐一個女僕把孩子抱出去，聽着那哭聲由大而小，這房裏纔真的安靜下去了。梁若青抓着她的手，試她的脈搏，察看她的關節，然後站直了身子，縐着眉搖頭。

「梁大夫，怎麼回事？」

那個吓呆了的丈夫惶恐地問着。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忘記帶聽診器，我要聽聽她的心臟。」

他好像費了一番思索似地說：

「好吧，你們解開她的衣服。」

子明泰伸出手又縮回去，還是母親替她解開，梁若青就側着頭，把耳朵附上去，好像偷聽別人私語那樣地諦聽着，不斷地移來移去，正移到她的心那裏，忽然聽到一聲長長的嘆息，好像從另外一個世界發出來的。

「好了，好了，沒有關係了。」

梁大夫也喘了一口氣說，用手巾拭着臉上的汗，看到立刻擁抱上去的子明泰。他又說着：

「還是要她靜靜的休息一下吧，我要走了，派一個人到我那裏取點藥來。」

「您不再坐一會兒麼？」

母親好心好意地說。

「不，不，我要走了，我坐不下去。」

梁若青就像逃掉般地朝着門外走去，他的衣服已經不那麼齊整，他的頭髮散亂着，正像一隻打敗了的公鷄。

這一些煩瑣的事件，使瑞玉也覺得無趣，她也不願意在一傍間長噓短，她認為這是大小的腐敗的現象，一切都在努力地馳向末路。她獨自悄悄地踱到露台上，這裏，樹木不再遮住天了，她看見無盡的黑夜，覆蓋在頭頂上，羣星照燦着，遠遠有時時倏亮的電閃。

「難道是要下雨麼？」

她自己輕輕地說。

「不，不，——」一個人的回應吓她一跳。

「誰？誰在這裏？」

「是我，五姊，我也來了。」

「怎麼，你說話的聲音都變了？」

「沒有，我沒有！」

邵瑩澈就好像被人發見了什麼祕密似地驚惶着，她溫順地陪着瑞玉的身邊站着。

「姊姊，明天下午是要開茶會麼？」

「是呵，我對於這些倒沒有什麼興趣，還不是二姊的事。」

「有什麼人，」

「大聽說多得很，有許多我都不認識——」

「那麼，那麼，那位黃先生來不來？」

「總來的吧，——」

「可是二姊病了怎麼辦？」

「她的病只給二姊夫一個人看的，對別人不發生什麼關係。」

「我真不懂——」

「有些事我也不懂的，再說我們也不必懂。」

「就是不懂，有些事也使人心裏很難過的。」

「不要說難過的事吧，我們還是看星星吧。你看星星有多麼美！」

她們仰頭觀望星星，却聽見低沉，悲愴的女歌聲。那歌並不是爲別人聽的，是像唱給自己；可是自然地從空中蕩過來，貼在人們的心上。

「這是誰在唱呀？」

「就是周老伯那個可憐的小女人！」

「那個偽組織？」

「不要這麼說，她是一個可憐的孩子，這一個多月，周老伯也不來了，要不是我說，爸爸也不打算收留她了。」

「她爲什麼唱呢？難道因爲周老伯的負情麼？」

「唉，每個人自有他的傷心事，既跳不出那個樊籠，只好在那籠子裏悲歌，像鳥一

樣。」

「像鳥一樣，就該飛啊，爲什麼貪着那個金絲籠呢？那還不是自己情願，怪不得男人批評我們常走最容易的路！」

「好妹妹，慢一點下結論好不好，你對於一件事，必須先觀察到核心，然後再下斷語——」

「她不肯走路啊，路明明繪在那裏！」

「你爲什麼不指引她啊？」

「我指引她，誰來指引我呢！」

瑞玉要說她可以指引她的，可是她又不知道她所需要指引的是哪一面？她知道她有好心地，路向也正確，她也不是不想把她引到一條路上去的；可是從今天她突然覺察到她的性還不定，她還需要時日和事實的磨煉。

這時那歌聲兀自振蕩着，那中間好像并不是個人的情感，是多少無依的少女的情

感，她們被一張大黑手扼住了，埋在陰暗的角落，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低低地唱出來她們的哀怨。她們不再說什麼，只是靜心諦聽着。

「你不覺得離過麼？」

瑞玉輕輕地向她說：她點點頭，瑞玉又說：

「只是難過沒有用處的，我們一定要爲她做點什麼事，你不知道，我和她談過，她真是一個好心的天真的孩子，我也很愛她，所以我打算爲她做點什麼事。」

「你不是幫過她的忙麼？要不是你她連住處都沒有了。」

「那是小事，我還要做得多些。」

正在說話的時節，老李上來找她，說是有人看她。

「什麼人啊，這陣子還來看人，怕都有十點鐘了！」

「就是那位會演戲的秦先生，本來我還不當是有客人來，就聽見我們的狗叫得兇，我走出來，就看見牠朝門外撲，門外原來也有一條狗叫。我拿了一根棒子，想打開那條

狗，沒有想到打開門，原來是秦先生站在那裏，什麼都沒有。我們的狗也不叫了，還搖頭擺尾地歡迎他呢！」

「那麼我們下去吧。」

「五姊，我不去——。」

「怎麼，你不是說過他很有趣——」

「不，我已經不覺得他有趣了，他太歡喜鬧，沒有一點意義。」

「還是陪我去吧，你一個人在這裏也沒有事，我一個人和他見面也沒有話說。」

「那麼你要依我一件，不能談過二十分鐘。」

「好，好，到時候你提醒我好了。」

她們走到樓下，就看到甬道那裏一個人正昂首闊步地走來走去，瑞玉禁不住說：

「你這是做什麼啊？」

那個被叫住的人，看到她們，向着她們深深一躬，然後好像用演戲的調子說：

「我是扮演拿破崙。」

「算了吧，我看你那樣子不過是小丑希特勒。」

「什麼都好，反正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戲劇和人生是打成一片的。」

「今天你有什麼事？」

「我去排戲呀！走這兒過，進來看看您。」

「快到半夜了還要排戲！」

「那是我們天才導演家兼劇作家的作風。他在半夜以前沒有靈感，無論導演和寫作都是如此：可是他的靈感來時就一瀉而下，這個劇本他寫了七夜，預備再導演七夜，一定成爲本年霧季最偉大的演出。」

「我還不知道劇本叫什麼名字？」

「『英雄與美人』噱頭多得很，一定能賣錢，他要我們和他通力合作，戲上過以後，他要和我們狂歡三天！」

「有什麼好歡喜的，這麼苦痛的年代！」

邵瑩澈聽不下去了，氣憤地說出這麼一句來。

「你別急，讓我給您解釋：我們這還不是苦中做樂，眼淚裏的微笑！」

「裏邊坐一下吧，站着談也不是事。」

「我不能多談，十二點鐘以前一定得趕到。」他看了看手表，「現在不過是十點三十分。」

他們走到客廳裏，在那明亮的燈光下，她們纔看清他那溜光的飛機頭，臉白得像擦了粉，穿了一件黑襯衫，結了一條白領帶，外邊是一件花外衣，他走起路來的時候，不是像在舞台上，就是像在舞場上，他纔坐定，就自己點起一支烟抽着，把燃過的火柴朝椅後一丟。

「小秦，我看你每天總是那麼高興。」

「我有什麼可高興的。」秦松樵回答着，仰首一噓，把煙吹向空中，「我的苦痛只

有我自己知道，昨天我還吐了血，吐了半痰盂——」

「那你爲什麼不到醫院去？」

「噓，有什麼可去的，我想起高爾基從前也吐過血的，我的吐血，就算不得什麼了。」

「那你應該少抽點烟，好好保養。」

瑞玉關心的說。

「我要用煙來刺激我的靈感，我也在寫劇本，我真是用鮮血來寫作的，我的日子有限了，我一定得趕快做，不然的話，就怕來不及了。」

「你也用不到想得那麼嚴重。」

「那有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到世上來不過幾十年，我只希望不做一個拙笨的演員，再走進後台去。」

「你只在台上做戲沒有意義的，你應該跳到人羣裏去，和人民打成一片。」

「現在的觀衆多半都在水準以下，你要我怎麼和他們打成一片？我也不是沒有理想的，可是實際的經驗把我的理想早已打得無影無蹤了，我只把人生看成夢幻——」

「這是你的錯誤——」邵瑩澈忍了這半天纔張開口，「人生怎麼能是夢幻呢？你這完全染了濃厚的十八世紀的浪漫主義思想，現存的也好，理想中的也好；完全要從實際出發。」

「你說錯了，邵小姐——」秦松樵先把他那拿着烟的手在空中劃了一下，接着就一點也沒有忌憚地大聲笑起來。這笑聲有一點使邵瑩澈惱怒，因為她簡直摸不着他是爲什麼笑，她的嘴巴自然的鼓起，一賭氣站起身來。

「您別氣，我是說您把我還看重了，我們完全是模仿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其實再說得近點，這就是我們劇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喫得起苦，享得起樂，今朝有酒大家醉——」

「算了，算了，我不同意你們，你們的生活太不夠嚴肅。」

「到不是那樣，我認爲他們把人生看成戲劇，把戲劇看成人生，這樣一混，人生和戲劇兩面都沒有弄好！」

「我們實在也沒有法子弄好，現在是人生處理不好，戲劇也處理不好，都是亂糟糟的一團，連我們自己也看不過去。不要提這些事吧，我到你們這裏來原打算暫時什麼都忘掉，不想那些事，瑞玉，你參加一次演出好不好？」

「我不演戲了。」

他一面說一面搖着頭。

「我記得我們還合演過戲的，那時你做一個小妹妹，我做傻哥哥——」

「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只表演人生不再演劇了。」

「你是否認戲劇的價值麼？」

他突然站起來，像挑戰似的朝她邁了半步。

「不，我知道我不是一個好演員，我只得好好的生活。」

「唉，生活夠多麼平凡啊！」

「戲劇還不是從平凡的生活裡產生出來的？一切都離不開人生。」

邵瑩澈搶先駁他，可是他並不注意她的話，這很使她生氣，她就轉向瑞玉說：

「五姊，我們該上去了，時候不早了。」

「小姐，何必生氣呢，讓我給你翻個筋斗看。」

他果真把身子向前一屈，頭朝下，滾了一個圈，他還沒有來得及站起來，客廳門口又站定了一個人，那是一個有瘦長身材，四十歲左右長了一臉鬍子，可是刮得發青的一個男子，他緊繃着眉頭，站在那裏，看那個在地上滾的人站起來，窘迫地不知逃向哪裏纔好。瑞玉看見來客，趕緊站起來，恭敬地問着：

「陳先生，您纔進城？」

「我是下午搭車，想不到路上拋錨，這個時候纔到。」

陳傲霜說起話來每個字是又慢又清楚，就好像他還站在講台上似的，這正好給秦

樵一點餘裕，趕緊逃了出去。

「這是什麼人？」陳傲霜把下頰朝着纔走出去的人一動，嚴峻地問。

「從前在××劇團的同志，現在是一個演員。」

「我早就看出來了，生活隨隨便便，一點也不懂得藝術的莊嚴性，我最看不起他們！」

他哼了一聲，隨着就用手絹捂着鼻子用力地噴一下，邵瑩澈正好偷偷地問着：

「這是誰啊？」

「我在大學讀書的文學教授陳傲霜，他也是我父親的朋友。」

「噢，就是那個堅持藝術至上論的陳教授，我聽說過——」

瑞玉趕緊扯了她的衣襟一下，要她把聲音放低，然後就為她介紹着：

「陳先生，這是我的表妹邵瑩澈，在××大學讀書——」

「好，好你們坐，坐，」

陳傲霜好像並沒有留心她的話，儘顧自己先放下手裏的大皮包，找一個座位坐下去，然後又像命令似地也要她們坐，等到他坐定一抬頭，纔意識到邵瑩澈的存在。

「噢噢，什麼大學？」

「××大學——」還是瑞玉爲她回答。

「讀什麼系？」

「會計系。」

「會計系？」

他好像被什麼螫了一下突然跳起來，瞪着眼睛望她，他又像不信似的追問了一句：

「就是那記錄買賣行爲的會計？」

邵瑩澈自己點着頭。

「我不知着那種學問對於人類有什麼好處？既無關人類的物質生活，又不能使人類的精神美好，天天只是和十個數目字打轉轉，那有什麼意義！」說過這句之後，好像不

層再多說似的，就又另外問着：「你的父親在家麼？」

「還沒有回來，我想你也累了，我告訴他們給您預備房間，您早一點休息吧。」
瑞玉說過之後，也就拉着邵瑩澈的手走出來了。

「我真有點喫不住了，今天這一天，什麼都趕上了。」
走上樓的時候，瑞玉和瑩澈說。

「不知怎麼樣，我看到這位陳先生就有點怕，說不出個道理來。」

「從前我也是如此，就是因爲他那道貌岸然的樣子，近來——」瑞玉說着，笑了笑，「近來不是這樣子了。」

「我一點也不喜歡他，還是那個黃貴容好些。」

她們已經走到房間裏坐下來，邵瑩澈這樣深思地說。

「怎麼，你喜歡黃貴容麼？」

「不，不，」邵瑩澈的臉緋紅，用力地搖着頭回答，「我是說他還有趣。」

「小心他，他不是個好東西！」

「五姊，我從來沒有聽到你罵人的。」

「我只對你這樣說，因為我實在還喜歡你，時間不早了，我們睡吧，明天還有好多事。」

她們說着自己，等到睡到床上，關了燈，又聽起那悲愴的歌聲在空中蕩漾着。

「她還在唱。」

「是啊，只要有生命就有歌唱。」

第二天清早瑞玉醒來的時候邵瑩澈還睡得很香甜，她輕輕移開了搭在她身上的一隻手，就悄悄地下了床。清朝的空氣流盪着，她披上一件浴衣，打開門，就走向陽台，她站在那裏，迎着初起的太陽，腳跟提起來，深深地吸着氣，陽台的兩傍，正是樹梢，小鳥細碎地叫着，在小枝間穿來穿去，她伸出手去，想要小鳥們也把他當成樹似的，棲落

在她的身上，可是它們反倒被驚得四散了。

「五妹，你不了解她們的。」

背後忽然有了人聲，她也喫驚地轉過身去，看到那原來是于明泰坐在角落裏的籐椅上。

「唉，可吓死我了，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一夜就坐在這裏，既然人們都不喜歡我，我還是和大自然多親近一下吧！」

「二姊夫，你不要這麼說——」

「你要我怎麼說呢？你的姊姊只要我做官發財，就是變成烏龜王八蛋她也甘心，我還有什麼辦法呢？如果我要是不負責的人，一走了事，那時候叫天也沒有人答應——。」

「那麼你要走到哪兒去？」

「好男兒，四海爲家，我什麼地方不可以去？我只是要像人似地活着，不受這許多

閑氣。你想不到你的姊姊天天和我說些什麼——」

「二姊夫，不要氣吧，她也是一番好心。」

「還算好心呢！她罵我，我倒沒有什麼，最使我傷心的是她和我的孩子說：『記住，你的爸爸沒有出息，是一個窮光蛋，他不配做爸爸的』，她不但讓我現在做不成人，連下一代也做不成了！我怎麼忍受得了，我于明泰也是父母驕養的，憑什麼要受這種非人待遇？」

瑞玉也無話可說，可是她又不能不解釋一番，於是她就由衷地說着：

「也許她是好心思，只是她不會說話——」

「還不會說話呢！」于明泰猛然站起來了，走到她的身前，使她喫了一驚，他繼續說下去：「我告訴你，有時候她的一句話，把我的天地都變了色。什麼過去，現在，未來；我什麼都沒有了，只是一片灰色，要你活也活不成，死也死不了。那時候我纔真是走頭無路，恨不得有一個螞蟻洞我也鑽進去，我簡直不想做人了！」

「那總是一時的事，過去也就完了。」

「沒有個完，一波纔平一波又起，從來我沒有過好日子，沒有聽過一句溫存的話，我是多麼不幸啊！」

「現社會的家庭生活就是如此吧？」

「不然，只有令姊這樣，我相信，你就不會和她相同的。」

「我是不和她相同，可是不只這一點，什麼都不同，我想您早看到了。」

她故意稍稍把語氣加重，使于明泰纔放出來的心，又迅速收攏去。

「是，是，我知道，我早就知道。」

「瑞玉，瑞玉，你也起來了。」

從下面忽然傳來呼喚的聲音，她探着身望下去，原來是陳傲霜。

「陳先生也早起來了，我是纔起來。」

「到下邊來談談吧。」

「好，好，等我換了衣服。」

瑞玉乘着這個機會又跑進去了，她先把還睡在那裏的邵瑩澈搖醒，告訴她過些時就到下邊客廳裏去，自己就梳頭洗臉換了衣服，她走下去的時候，陳傲霜正在樓梯那裏等着她。

「你比從前更好了！」

她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只是嚥嚥地應着，他接着又說：

「你的精神，你的體魄，都是完美的本體，我每次看到你，都彷彿看到那澎湃的青春的力量，你不知道我是多麼高興！」

他說着，伸出他那抖索的手來，可是還沒有碰到她，又警惕地抽回去。

「陳先生，我們還是到客廳裏坐吧。」

「不，這麼好的早晨，我們爲什麼還關在那陰暗的客廳裏，我們應該投身到美麗的大自然的懷抱裏。」

「好，那麼我們到外邊去也好。」

當他們又走出去的時候，他又開始了他的談話：

「有人說我有古典的外形——」

「不錯，不錯，——」

「而有浪漫的心情。」

她沉默着，不再說什麼。

「其實我是以我畢生的精力，想來掘發人所不見的美。也許我見不到，我知道一定還有人繼續努力。生命是有限的，藝術是永遠的，美是永恆的。美是隨宇宙而成，美是隨宇宙而滅，只在人類的不斷的發現。你看過我最近出版的美論麼？在那裏面我說得很透澈。」

「對於美，我實在在還不大懂。」

「美就是美，就如同藝術就是藝術一樣，也就像我就是我似的。」

他雖然用了例子來解說，可是她還覺得很迷惑。他又說：

「其實我並不是我，我倒像那個不幸的詩人拜命。」

「拜命只活到三十多歲吧？」

「那這一點我當然和他不同，我是說——」

「他是死在希臘的軍中。」

那，那我不必雷同。我們的聖人說得好：「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我怎麼能死在戰爭裏？我生來不是爲戰爭的，我只在美的面前低頭，我只是奉侍藝術的女神的。」

「陳先生，你講的太深奧了，我還是有點不大明白。」

「這有什麼，這是我的理論的最初步的基礎，這是根，我還有無數美麗的花朵。」

這時候正巧邵瑩澈跑出來，她沒頭沒腦地加了一句：

「陳先生，你也愛花麼？」

「是的，我愛花，我愛那不凋謝的花，永生的花——」

「那只有人造的假花了。」

「本來最高的藝術也是重模仿的，如果有那才能，模仿得好，我又憑什麼不喜歡人力和自然合作的精品呢？一切藝術本來是爲少數人的，多數人都懂得，就失去藝術性了。」

「那麼藝術的產生原來爲什麼呢？」

「藝術不爲什麼？」陳傲霜對於他這個說不明白的學生有一點氣了，所以他用了較重的語氣說着，「藝術除開她的本身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就是這一點——！」

「走吧，走吧，我們去做頭髮。」

還沒有等陳傲霜的話說完，二姊就從房裏衝出來，拉着她就走，要她連一句話也來不及說，呆站在那裏的邵瑩澈也趕着說：

「我也去，我也去。」

瑞玉覺得怪難爲情，走了幾步，她纔轉過身叫着：

「陳先生，對不住，我們出去一下，請你加入我們下午三點鐘的茶會。」
她還沒有聽見他的回答，她們已經走出門外了，二姊像有一點抱怨似地說：

「跟這種窮酸有什麼可譚的！」

「他的書還讀得不少——」

「書讀得多有什麼用，又不能當飯喫，我一看見他那二十年前的瘦腿褲，我就忍不住笑了。」

瑞玉雖然和他的意見完全不同，可是還欽佩他那忍苦，做學問的精神，她知道和二姊談這些沒有意思，就換了一個話題：

「二姊，你倒完全恢復了。」

「我，我那是半真半假，吓他一下子，他就得老實些了！」

「他也不見得會怎麼兇吧？」

「兇是不兇，可是話多，一點也不實際，聽得煩人得很，這種男人最沒有用。沒有

地位，沒有錢，就算不得一個男人，本身讓人瞧不起還不算，連累妻兒老小都使人看不起，豈澈，你來做什麼？」

「我也想弄弄頭髮。」

「你又沒有燙過，有什麼可弄的。」

「我不可以燙麼？」

「不，不成，」她搖着頭，「你的頭髮太短，又說，你不是罵過燙頭髮的都是獅子狗麼？」

「根據二姊的話，獅子狗比人還高尙些，」

「現在真是人不如狗的年代——」瑞玉難得發牢騷的，忍不住說出了這一句，便又閉住嘴。

他們回去的時候，正看到于明泰在指揮用人收拾大客廳，看到瑞玉，他就告訴她：

「方纔有一個人來找過你，我告訴你不在家，他說過一下再來。」

「噢——」瑞玉應着，想起倉卒間沒有到樓上去關起窗子，「他姓什麼？」

「他沒有告訴我，只說一下還會來的。聽說老爺今天也參加我們的茶會。」

「怎麼，爸爸還會跳舞？」

二姊聽見這個消息簡單要跳起來，因為她記得父親一直反對跳舞，這點自由還是從盟軍到來，由她爭出來的。于明泰冷冷地說：

「這有什麼稀奇，你爸爸不過是假聖人，偽君子——」

「你怎麼能罵他老人家？」

「我也沒有罵他，我知道當年他在上海，在舞廳裏辦公，現在滿口入義道德的！」

「明泰，你不該這麼說，你要尊敬他。」

「爲什麼，就是因爲他老麼！那麼應該見石下拜，因爲石頭最老。」

「不，他對你好。」

「那麼說他是我的恩人，吓，吓，吓！」

瑞玉聽到這情形又不大好，趕緊說：

「那位陳教授走了吧？」

「沒有走，他在小客廳裏養神呢，他說他也要參加茶會的。」

「那是我請他的，我們還是快些上去吧，免得又碰見人。」

他們走到樓梯轉角的地方，正看到父親走下來，手臂間還側吊着那個姨太太。

「啊，你們都做完了，我這纔去，要不是星期天，總還是叫到家裏方便些。」
她們沒有理她，儘管自己走上樓去。

李大復是午飯前趕來的，他見到瑞玉就說：

「方纔我來過一次，你不在，」

「那是我的疏忽，怎麼樣，什麼時候可以走？」

「星期三清早六時，有飛機去，你可以去。」

「有那麼快，我真想不到！可以兩個人去麼？」

「女的就可以。」

「是女的，是女的，我還要接一個頭麼？」

「不必，有什麼變化我來通知你，不過你的窗子要留意，免得你不在家，我又闖進來。」

「好，好，我知道。下午你還來麼？」

「我不想來了，我立刻還要過河去。」

纔喫了午飯，忽然僕人告訴她梁大夫來了。她在走下樓的時候心裏想着：

「今天是星期，他照例不出診的；要做茶會的客人，實在又有點太早……」

她還沒有走下去，那個來客已經在樓梯口那裏等着她，她就抱歉地說：

「昨天麻煩梁大夫，」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是把我忙忘了點事，我一夜也沒有睡好，心裏非常之不安，本來想茶會時和你說，我實在忍耐不住，就早點過來了——」

梁大夫急迫地說着，他失掉做醫生的那份從容，臉紅漲着，不時用手絹擦着汗。

「你是什麼事啊？」

「我問你看過一本書沒有？」

「什麼書呢？」

「就是那個屠什麼夫做的『獵人日記』。」

「屠介涅夫的獵人日記，我很早看過的。」

「那就好，那就好，」他就很安心似的說着，因為氣促，所以他把戴黑領結的硬領

扯開，「請你原諒我，緊了一點，我是說那裏邊有一篇叫做『鄉醫』的。」

「是有那麼一篇，梁大夫。」

她知道他要有什麼話說的，她就故意等在那裏，把眼睛望着他，這使他更不好意思了，倒把頭低下去。囁嚅地說着：

「那裏邊說到一個少女，還有一個醫生。——當然，你比那個少女還要好許多，我也不像那個醫生那樣愚蠢，——他們中間有一段很美麗的故事，我永遠記得，我永遠記得……」

「那樣的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可是現在是二十世紀了！」

「噢，二十世紀！」

這幾個字把他震住了，他呆呆地坐在那裏，不說也不笑，連汗也不流了，心中深深感覺到一番徒然的努力的悲哀，爲打開這個僵局，還是瑞玉和他說：

「我的先生陳傲霜也住在這裏，我請他來和你談談吧。」

她果真把陳傲霜找了來，替他們介紹之後，她纔乘機偷偷到樓上去睡午覺。

真像一場惡夢似地把那個茶會開過了，本來到六點鐘就該結束，可是他們誤會這一天是她的生日，秦松樵帶來的一批男女演員，就無論如何也不肯走，尤其是那幾個演劇隊的女演員搽着紅指甲，燙着頭髮，塗着濃厚的胭脂，却穿着軍服，更放肆地吵鬧，一定要主人招待晚飯，還沒有得着明白的回答，他們就聚起來用嘴放警報。後來還是臨時備了兩桌飯招待他們，到了後來，她真有點支持不下去了，她覺得無味極了，到她把所有的客人都送走，回到自己的房裏，簡直就躺下去了。可是別人都覺得很有趣，每個人都滿足地回去了，現在客廳裏還在開着那個家庭舞會。

她懵懂躺了一陣，張開眼，面前是黑夜，她的心很平靜，雖然那許多事都那麼突然，可是一點也不驚惶，她從容地回答他們，她的話不是相同的，可是大意總是：

「這是一個大問題，要我好想兩天，星期三上午九點鐘我準備一個朝會，我一定回答你。」

每個人都帶着希望的笑容回家了，那中間有個黃貴容，秦松樵，還有那個陳傲霜，

梁若青本來覺得不必再提什麼了，他又鼓着勇氣和她說，她也給了他同樣的答復，使他很高興。最奇怪的還是于明泰，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也向她吐露出他的心事。她一點也不責備他，照樣和他說。不過她只說出一個人不該把幸福建築在別人的不幸上的，就是她能對他好，也該想到她那個姊姊。可是想不到聽見這些，他就哭喪着臉說：

「你不替我想麼？你不可憐我麼？我沒有一點幸福，如果你再不給我一點，我從此就不能再活下去了！」

於是她也就像撫慰小孩似地把他的情感平下去了。他又說，他并不要把自己的家庭破壞，不過希望她加入到他們中間來，像「自己人」一樣，陳傲霜所要求的就不同了，他說了許多哲學上的話，最後提起了柏拉圖似的戀愛，等她問起來的時候，他就大大的解說一番，而且他也希望有那樣戀愛的對象，他說到做愛人，做女兒，做最使他愉快的人，那時他說過了，兩朵難得浮上來的紅暈，在他的頰上顯現了。過後他低低地又說，像但丁和琶亞持麗采，他雖然寫不出神曲，他願意寫出人間曲來。

「那麼陳先生，我們從此就該不見面了？」

「不，不，我們要見面的，不過我們用最好的時候見面，保持住永遠的微笑。你看過摩娜里莎那幅畫麼？就是像那樣的笑！」

「讓我試試看，我能不能笑得那麼好，星期三的上午九點鐘，到我這裏來，讓我笑給你看好不好？」

「好，好，我一定來，我一定來！」

那個秦松樵就完全不同了，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天才，是一個詩人，他要在他短促的生涯中綻開，那鮮紅的生命的花朵。

「我要用我的血寫出我獻給你的情詩！」

她聽到的時候，打了一個冷戰，他覺到了，問着她：

「你冷麼？」

「不，我不冷，……」

她就望着他那襯在蒼白的臉上顯得更大更黑的眼睛，他的臉上好像除開那一隻眼睛再也沒有什麼了。

「我也願意做那個把名字寫在水上的人，我願意用最後的一滴血嘔出我的夜鶯歌。
……」

她一聽到血這個字，又打了一個冷戰，不得不逃避般的離開他，最後向他說：

「星期三上午九點鐘，請你把你的辭篇帶來吧，讓我一個人靜靜地聽你的辭句！」
黃貴容又不同了，他好像生來是爲女人的，他那麼體貼，那麼有禮貌，不多說也不少說，有時候在她的耳根低低叫一聲 *Darling*，等到看他的時候，他又是那麼微笑地退回去了。整晚上只看見他一個人在那裏旋轉，他那美麗的小鬚子尖都沾着汗珠，可是瑞玉特別厭惡他，自從最近知道他曾經落過水，當過兩年漢奸；而且他結過了婚，他把一個好人家的女兒纏住了，到後來要離開他不得不送他一筆大款子，把他送到外國去，給他加上一個法學博士的頭銜。就是現在他經常也有五六個情婦，那中間有少女也有別人

的太太，可是他還像無恥的公雞一樣，搖來搖去地亂追。

突然電燈一亮，她的眼一花，定神望過去，原來是邵瑩澈。她是那麼高興，一刻都關不住那時時要顯露出來的笑容。

「我記得你本來不會跳舞的——」

「是呀，都是那位黃先生——」

她說到黃先生這三個字，臉就緋紅，頭低了下去。

「你是說那個黃貴容麼？」

瑞玉霍地坐起來，很驚訝的直望着她：可是她仍然很鎮靜地回答着：

「不錯，就是他，他真好——」

「好！好在什麼地方？」

瑞玉忍不住跳下床，簡單站在她的對面問。

「他有耐性，他一點也不急，一步一步地教我，他像一個好嚮導，把我引到一個奇

「妙的世界裏。」

「什麼世界？」

「我說不出——」邵瑩澈半醉般地說着，側身倒在床上。瑞玉回來之後，一直是沉着的，可是對於她那麼一個天真的孩子，她不忍不說話，她走到她的近前，半俯着身軀，兩手抓着她的肩頭，急促地說：

「我要你說，我要你說！」

「那也許就是愛的世界吧？」

「他不是一個好東西，——」

「不要這樣說，五姊，他能對於我這樣一個醜小鴨好，那你就不能說他壞。」

「他不會同你好的——。」

「這一點，我想我該比你我知道，我從來沒有經驗過，可是我從深心裏接受了他的愛

情。」

「你要聽我的話——」

「是的，我聽你，我的心却不聽你，它連我自己也不聽，那你要我怎麼辦呢？我已經不能做我自己的主宰，那可怎麼辦呢？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活的一天！」

「瑩澈，你是一個孩子，你是一個好孩子，你不能這樣。」

瑤玉溫和的摸着她的頭，想用話來說服她。

「我不是一個孩子了，我長大了，我開始邁到世界裏來。」

「世界並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一點，你要看出去，本來你是望着遠方的，爲什麼又把頭低下去了呢？」

「我不管，我偏不管，我要世界像我的樣，等我生活過了，再讓我去死！」

「好妹妹，你忘記他是一個卑污的小官僚了麼？」

「我記得，可是對於我他至少是一個體貼的好朋友，不是有一天你和我說，他一定要見我，可知他的真心了。」

「不是你自己說過你還小，而且這個時候也沒有心肝談這些事？」

「我，我……」

她說不下去了，只是抓住瑞玉的手，緊緊地貼在自己的臉頰上。

到了星期三的早晨，邵瑩澈醒來發現枕邊有一封信，她的心一跳，拆開來讀着，纔知道是瑞玉寫的，那信是這樣開始的：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在這個城的上空，做過最後的盤旋，遠遠地飛去了，我從哪裏來，我又飛到哪裏去，我知道我自己，我只適合廣大的天地的。——」

「我原來是要把你帶到那個大天地中，可是你最近所找到的小天地把你拘住了，我不能說服你，我却說服了那個可憐的小女人，當着別人發現她捲逃私奔的時候，你不要慌，是我把她帶走。——」

「我留下你，爲的是我今天上午九點鐘還有一個朝會，有許多相熟的客人都要

來（黃貴容也在其中）他們都要從我這裏得到些什麼，我想還是你適當給他們一個解答。

「最後，我還要和你說：什麼人都好，只是那個黃貴容我死也不能同意？」

卅四年八月三日

生存

——獻給忘年的好友S

那個二十歲便在歐洲露了頭角，被目爲繪畫天才，後來又經過十多年的苦作，現在正是藝術學院教授的李元瑜，兩手提了兩只水桶，從河邊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走回來了。那正是冬天，可是汗氣模糊了他的眼鏡玻璃，他不得不時時停下來用手指拭抹，乘勢也歇一歇。他那十幾歲便因爲肺病而傾斜了的腰，提着水和空手都一樣地向左傾着，正像畢薩的斜塔，使人看到就那麼不舒服；對他自己，使他的呼吸更不自然。

他不能停得太久，寒風使他那流汗的背脊像放了一塊冰，他只得再吃力地提起水桶走着。這是他懷着欣喜找到的一條小路，免得被學生們看到，一直從家裏的後門就下到

河邊去。三歇五歇之後，那個從前是他的學生現在是他的妻子的良枝從後門看到他，三步併兩步地一面奔着，一面叫：

「我正要去看你，去了這麼大半天，來，我提這一節。」

他望望她，搖搖頭，只讓她提一只，自己仍提了一只默默地走在後面。

「怪不得慢了，好重呵，你還提了兩只。」

走在前面的良枝，邁着不穩的脚步，嘴裏還咕嚕着，去了一半的重量，他可以抬起頭來，那僵僵着，像一株長得不好的樹幹的妻的背影正填滿他的眼睛。只有他知道她從前是一個多麼聰明，活潑，美麗的女孩子，也只有他知道她雖然是四個孩子的母親，還不過三十五歲；可是連他自己和她面對着的時候都難得在她那早衰的，劃滿了縐紋的臉和那時時流着淚的眼睛看出她有過美好的青春。她那一雙手，被人看到再也想不到能描畫人間美好的事物的，只覺得是適宜劈柴，燒火，煮飯，洗衣，種田，……

到了家，他放下水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她錯會了意，便體貼地說：

「李先生，你累了吧？」

她一直稱呼他李先生，她說是因為習慣，可是心裏總還以為有說不出的親切，因為她原來是他得意的學生。

「我不，我看到——」

他還沒有說完，她就出去了，一下就捧來一杯熱茶，放在他的面前。看到這個相依為命的可憐的女人，對他仍是這樣好，他的兩眼都是熱淚。他斷斷續續地說：

「我——我還以為他們認得我——我是教授，讓我一個先呢——想不到，那些挑水的人都欺負我——把我放在最後邊。」

「那，那你為什麼不和他們爭呢？」

「唉，良枝，到了這個地步，我對誰都不爭，我和他們還爭什麼呀！——他簡直管不住自己了，把臉埋在手裏，嗚嗚地哭着。」

「不，李先生，不要難受，小屏好容易纔睡着，她凍得只是哭。」

他猛然抬起頭來，驚叫着：

「唉呀，壞了！——」

「怎麼的？」

「合作社的平價布又過了登記期。」

「不能去商量一下？」

「沒有商量，他們說過期就算放棄權利，我們放棄，他們可以不放棄，本來我以為那筆生產補助費可以到的，想拿這筆錢，把布買來給你縫一件棉袍——」

「我不要，我不要，」

她好像謙遜似地說。

「這也不是客氣的事啊，大冬天，還穿夾袍子，靠酒來支持體溫，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是開玩笑，孩子都四五個月了，補助費還沒有下來，真要是等這筆錢，還怕不連

性命都送進去了？我只希望睡一大覺，把這個苦痛的年代過去了，我們得好好地過兩年。」

「你在做夢，照這樣下去，我們不能有好日子。國家不拿我們當人，校長也不拿我們當人，儘管嘴裏滿口尊師重道，不說了，不說了……」

他掏出來在他嘴裏啣了二十年，刻着無數細小牙印的烟斗，裝起一斗土烟，點起來抽着。不抽烟，淡得沒有一點味，抽一口，滿嘴辛辣，好像放了一只無煙炮在口腔裏，他不得不急急地吸着，吐着。

「我還忘記告訴你，昨天晚上三畦菜都被偷光了——」

「算了，反正是那些撤下來的兵工廠工人，誰都管不了。」

正說着的時節，一個孩子的哭聲由遠而近地來了，良枝趕緊奔出去，立刻就抱回來一個五六歲的哭着的孩子。

「告訴媽媽，阿舉，哭什麼？」

那個身體瘦小，顯得腦袋特別大的孩子，滿眼掛着淚珠，還不肯放開手裏的爛菜葉，邊哭邊說着：

「他們要打我，說我偷他們的菜，」

「你是去偷麼？」

他忽然嚴厲地問。

「沒有，媽媽要我到園子裏拾他們不要的菜葉，我沒有偷他們的。」

「他們打了你嗎？」

「沒有打着，我跑了，他們追，把我吓哭了，他們還說，下回再去，就要敲斷我的腿——」

「他們不敢，」媽媽撫慰着說，在他的前額上親了一下。

他好像勝利似地把菜捧給她，忘記哭了，大聲地叫着：

「媽媽，給你，你看我拾的好不好？」

「好，好，你跟爸爸坐着，媽媽給你煮飯去。」

阿畢站下來，偎到他的身傍，孩子抬起眼來看着他：

「爸爸，抽烟有什麼好處？又辣，又把鬍子都弄黃了。阿畢可不要抽烟。」

他沒有說什麼，只是凝視着孩子的缺乏營養的黃皮膚，還有那一對顯得過份大的眼睛。忽然一個鄉下人把頭探進來張望着，看到他就說：

「先生，有米賣麼？」

「有，有，你要多少？」

「五斤。」

「五斤不賣，麻煩得很，買個二三十斤纔可以。」

「先生，不是不肯買，沒有錢買呵，我們苦得很，擔了一擔菜，賣下來的錢不過買得到五斤米，比不起你們當先生的。」

「好吧，好吧，賣給你吧。」

「先生，好多錢一斤？」

「八塊。」

「好米不過八塊，你們的爛平價米也要八塊。」

「那麼你不要吧。」

「要是要的，便宜點，算七塊半錢，我這裏有三十七塊，少你五角錢，稱五斤。」

「隨便你吧，隨便你吧——」

他很不好意思地把錢接過來，好像很不注意地放在桌上，就把那鄉下人領到門後的米缸那里。用一個布袋盛了一半，然後用自己帶來的秤稱着。

「還缺一點，」

看着那個平秤，那個鄉下人不依不饒地爭，他有點忍耐不住了，自己抓了兩把給他。

「去吧，去吧，」

那個鄉下人纔藏着快要露出來的笑容走了，這時把米放在鍋裏的良枝走出來，看到他就問：

「是買米的吧。」

「是呵。」

「你多少錢賣的？」

「七塊半。」

「上當了，別人賣八塊半，」

「不提了，不提了，誰要靠三斤五斤賣米過日子，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

「唉，這個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難過了。」

她用下襟擦着流淚的眼睛，忽然嬰兒的哭聲嘹亮地響着，她趕緊跑到睡房去，好像把奶頭塞到孩子的嘴裏纔停止了哭聲。

校役送來了兩封信，一封是校長室通知下午四時半開臨時校務談話會，另外一封是

那個在××專科學校十六歲的大兒子阿炳的來信。他還沒有看，就像報喜信似地向在睡房裏的良枝叫着：

「阿炳有信來了哩，他的擺子一定早好了，果然是的，你看，……」

他匆忙地拆開信，已經看到第一句報告擺子不打了的消息，於是他又看下去：

「——昨天校長在紀念週上報告，說教育部督學就要來校，限同學在本星期內一定要把制服穿齊，否則就勒令退學，要償還入學以來的膳費雜費和圖書實驗費。兒不知如何辦法，學校有人代做，工料共五百元，記得入學時校方所發制服費為八十元，當時買了四十粒奎寧，已經吃完，不知大人是否可將此款匯下，不然，兒只得回家，行李還得留此學校做抵押……」

等到她把孩子又放在床上走出來，看到他已經沒有喜意，把信丟在一旁，愁眉苦臉地坐着了。

「有什麼事麼？」

「你自己看吧，我不知道怎麼辦了。」

她讀着，讀完了倒很平靜地說：

「昨天你上課去，阿琳也有信來，我還忘記和你說，她說學校要她繳鋼琴費，沒有
的話下月就不許練習了。」

「學音樂的不彈鋼琴那又算什麼！」

「是呀，我就趕緊托人帶給她了。」

「你哪里來的錢？」

「就是給小屏訂牛奶的，我先挪用一下，」

「孩子的牛奶呢？」

「我想生產補助費下來就什麼都好辦了。」

「唉，我們總是，錢還沒有到，用處早派定了，東拉西扯，將來不知道怎麼辦！」

「昨天不是那個秦先生來過麼？」

她不知道怎麼忽然想到昨天來的不速之客。

「是呵，你還記得他？」

「我記得我們結婚的時候他時常來的，那時候他不像這樣子。」

「是呵，就是抗戰纔有錢的，最近做了參政員了，就要到重慶去開會。」

「他來說些什麼？」

好像在暗中射下來的一道光，她忽然很感興趣地問着。

「還不是那些不關痛癢的話，我也就是那麼敷衍他兩句，人有了錢，都變了，我們也犯不着討他的便宜。」

「他真的什麼那沒有說麼？他不是還把你那幅『母親的肖像』看了一回麼？」

「不錯，我倒忘記了，他還記得那張在法國沙龍入選的畫，他特意要我拿給他看。」

說到這幅畫，在他們的心上立刻引起不同的反應，他想起了對於母親的回憶，和作畫時對於母愛的信念，與其說是一幅好的肖像，不如說是畫幅全充滿了母愛的光輝，使

人一看看到就不得不投身到畫家的崇高的意境裏。她就是被這幅畫打動得最深的人，於是就把自己的幸福和生命，完全呈獻給心中敬佩的偉大的畫家，而開始他們共同的生活。這些年，他們的生活雖然很苦的可是他一想到雪萊的那句、「如果生命是艱難的，共同受苦也是快樂的，」就增長了她的勇氣。

他們用溫柔的眼睛互望着，頓時感到年青了，握着手，兩個人的手都輕微地抖着。

「我拿給他看，想不到他說那幅畫一定可以賣大價錢，他勸我交給他，帶到重慶去，他可以先付我一筆款——」他頓了頓，然後又接着說：「如果我不看在老朋友的面，我一定要把他罵出去了，我李元瑜，把生命獻給藝術的，怎麼肯出賣我的藝術，又怎麼肯出賣我的親愛的母親？我恨不得打他一個耳光！」

「李先生，你不要真生氣，沒有人了解你，沒有人和你共甘苦，有我。」

「我知道，良枝，我沒有打他，也沒有罵他，我就一句話也不說，默默地把畫收起來，一直等他告辭，我還是一聲也不響。我想他能懂，他也不是一個傻瓜。——阿炳的

制服費還是給他寄去吧。」

「我們哪里有錢呢？」

「不是有筆錢留給我換一付眼鏡麼？留了半年多，總是夠買半付的，一輩子趕不上，還不如給了阿炳，我的眼鏡等將來有錢再說。」

「你不是說眼鏡度數淺了，時常頭痛——」

「現在還管得着頭痛不頭痛，回頭有進城的學生帶去匯出，加上賣米的錢，大約差不了許多。」

「呵呀，阿畢又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好像鄉下人買米的時候他就溜出去了。」

「你歇歇吧，我去找他，快要吃飯了，好在我們還有吃不盡的米。」

閃着莫可奈何的苦笑之後，牠就走出去了，他獨自又裝了一袋烟思索着，他想起狄更斯一本小說裏的話，「我們雖然很窮，可是我們很快樂。」他自己笑了，笑着那個天

眞的作家沒有經過窮苦，纔說了錯話。他正在窮苦中打滾，他們只有悲慘，沒有一點快樂。

阿畢被母親送回來了，舉着兩隻因爲玩水而凍得通紅的小手，說是她要去燒菜，讓爸爸好好給他一頓責罰。他雖然點着頭，却把孩子緊緊抱在懷中，孩子也把小臉偎着他，一直到母親把飯端出來的時節纔掙脫了他的手，首先爬到椅上跪着，貪婪地看着母親捧出來的菜。

飯端來了，就是菜，一大盤，一個色調，孩子迅速地溜下來，撅着小嘴又撲到爸爸的懷裏，帶着哭音說：

「爸爸，我不要，我不要，」

「你要什麼，阿畢？」

孩子只是搖幌着他的大腦袋，什麼也不說，還是母親洗了手走出來，故意裝做驚喜的樣子，和他說：

「阿畢檢來的菜真好吃，媽媽在房裏嚐了一塊，再好沒有了！」

孩子纔露着詫異和疑懼的眼光，遲緩地又走近了飯桌。

打開飯鍋，是一股沖鼻子的霉臭的熱氣，勉強地又爬到桌上的阿畢，把飯吞了一口，夾了一筷子又厚又無味的菜葉，就噙在嘴裏，不再咀嚼，一對對的大眼淚從鼓着的腮幫迅速地流下來。他吃了一口，搖搖頭，母親還要說：

「阿畢真能幹，這菜多麼好吃！」

「不，不，給阿畢拿點醬油來吃一點吧，下午爸爸給買麵包吃。」

阿畢這纔睜大閃着淚光的眼睛，筆直地盯着他的臉，看他一邊打着逆呃一邊把飯吞了下去。

他不止是吞嚥着飯，他的心裏在想，他沒有路可走了，只好把藝術拉到地上來，他可以賣畫，爲了生活。他凝視着阿畢，凝視着那個瘦得沒有一點血色的妻，他的手還是不斷機械地把飯送到嘴裏。他一點味道也覺不出來，他只知道爲了讓生命賡續下去，必

須把這些東西送到肚子裏去。

吃過飯，使體內生出些稀有的溫氣，他喝了一杯熱茶，抽兩袋烟，他把阿畢攏在懷裏，低低地和他說：

「爸爸給你畫一張好不好？」

「好，好……」

「要坐兩三個鐘頭不許動——」

孩子遲疑了一下，在小小的心裏思索了一番，就說：

「媽媽要我和她到後山去檢樹枝，——」

「今天你不去，要媽媽自己去，坐好了有一個麵包吃。」

「那好，我要坐，我要坐。」

孩子高興得跳起來了，他還興高采烈地說：

「是不是這陣就要坐？」

「不，爸爸先領你去買麵包。」

他說過，拿起桌上賣米的錢，牽着孩子的手走了出去。上午還有太陽的，這陣彷彿就被風吹跑了，天上只是灰濛濛的一片。

走到門前的食店，拿了兩個麵包，把錢放在那裏。首先那店夥就是冷淡地注視着，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後來看到是現錢交易，就趕忙不放過機會地說：

「李先生，手裏要是方便，前欠也還清了吧。」

「過過再說，有錢不會忘了你。」

他說着，連頭也不敢回，可是他覺得出自己是滿臉發熱。阿畢不管這許多，只是熱心地反復地問：

「爸爸，什麼時候喫呵？」

「到家裏再說。」

「怎麼是兩個呢？爸爸有一個麼？」

「爸爸不吃，你有一個，那一個爸爸要用。」

孩子從來沒有聽說麵包還可以用的，等到跨進家門，他先把半個給他喫，他不再問了，三口兩口咬完，就又熱心地望着桌上的一個半麵包。

他推開窗，把椅子放好，再安妥畫架，畫板，把阿畢抱到椅上，吩咐他：

「就這樣坐好，不要亂動，爸爸用那半個，還有一個也是你的，畫完了纔喫。」

他取了半個麵包走向畫架，凝神地望着，孩子并不看他，只是像眼睛裏要冒出火似地瞪着桌上那個麵包。他心裏想：「好，就是這樣，饑餓，饑餓的光，饑餓的火……」

「阿畢，就是這樣看定那個麵包好——，讓爸爸好好畫——」

他拿起木炭棒，迅速地在紙上落着，可是他的手發抖，綫條并不能全如他的意描出，他不得不時時用麵包擦改。他知道他的手抖，因為營養不足和過分勞動，想不到因為貧窮却影響了——一直以爲超越別人而不會受一切損傷的技巧。當他休息的時候，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阿畢看見他放下木炭坐在椅子上，儘管兩眼不動，嘴却說了：

「爸爸，是不是畫完了？我可以喫麵包了吧？」

「沒有完，還要畫，你下去歇歇吧。」

「我，我不要歇，」

他生怕失去他的希望似地，仍然坐在那裏，看着那個麵包，有時，他的喉部微微動了一下，把一口口水咽了下去。

他抽着煙，查看自己的作品。他看到同樣兩隻飢餓的眼睛，在他的畫紙上瞪着，望着人間，望着人間的糧食。還有那粗粗勾出來的寬闊的有一點突出的大額頭，該是豐滿却凹陷下去的雙頰，因之顯得有一點尖的下巴。

「我要給他生命，要他在全人類的面前控訴，孩子們不該受到這種虐待！」

他自語着，猛然間，丟下了他的煙斗，又起始他的工作。他那不好的眼鏡，使他時時要眯着眼睛纔看得清。他甚至於看到那在血管裏流淌着的缺乏營養的血液。他畫出他

的嘴來，那是時時都在微微翕動，想喫一點什麼的飢餓的嘴。他爽性把眼鏡取下來了，他來回地走着，看着畫着，他忘記了自己的疲困和自己的苦病，他用盡殘餘的生命的力量描畫孩子的飢餓，他想到下一代的幸福，下一代的快樂。他幾乎想大聲叫出來使孩子們飢餓是人類的罪惡！

忽然幾下敲門的聲音，扣碎了他的想像，一面應着，一面像戰敗了的兵士似地放下炭棒，用手帕拭着頭上的汗珠。門推開了，進來的原來是中畫教授王大癡。他冒口就說：

「原來李公在作畫，還有此雅興，打攪，打攪！」

他趕緊陪着笑臉留下他，告訴阿畢到後面去玩。

孩子很快地跳下來，拿了麵包，就跑到後邊去了，王大癡在畫架前端相了一下，不斷地讚賞着：

「傑作，傑作，令郎真是眉清目秀，一派福相，將來老兄不必愁，一定享福！」

他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他苦笑着，說不出話來，默默地先把畫架收拾起來。然後

讓茶讓煙。

「我正需要一杯茶，剛剛下課，講了兩點鐘的中國繪畫史。」

王大癡接過茶杯，一仰頸，就灌了下去，接着吐了一口氣，啞啞嘴，把一口痰吐在地上。

「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我們的待遇又要增加了，重慶的朋友有信來，行政院就要公佈——」

「那麼從公佈那天起，轉來轉去，錢到手總要兩個月之後，沒有什麼好處。」

「總比不加的強吧，」王大癡好像有點不服氣地說。「還有一件事，還有一件事，——」王大癡說了一點，又靦靦地低下頭去，又自語般地說：「反正我不告訴你，你等一下也會知道的。」

他并不關心，可是王大癡終於還是說下去。「你不記得我那幅『關聖抗敵圖』嗎？」

最近部裏有公事來，說是已經獲得美術首獎，有三千元獎金。」

「這倒真是好消息，你的那幅『關聖抗敵圖』想像力真高，青龍刀一揮，日本人的腦袋都掉下來，不但該給你獎金，將來勝利後一定給你一等勝利獎章。」

「那倒說不一定，不過有十六字評語倒很恰當：『鼓勵抗戰，震奮人心，國家之榮，民族之光』，總算他們還能了解我們藝術家的深意。」

「難得，難得，你的家鄉有信來麼？」

這一句話，不知怎麼的，把王大癡的高興都澆熄了，頓時笑容從他的眼角飛逝，嘴角和眼角都垂下來。

「說不得，也想不得。這一向都沒有信來，看報上的消息，日本人從我們那裏已經三進三出，真是想不得！我的父親害風濕病，我的女人生產纔滿月，我有三個孩子，大的不過十二歲。真是想不得！」

「那你爲什麼去年回家不把他們接出來呢？」

「接出來錢不夠用，那邊物價便宜，又有幾十擔穀子。都說日本人來了也不要緊，誰想到這一下，真是劫數，劫數！那些小伙子也該死，游擊來，游擊去，還不都是老百姓遭殃！唉，我不能想，我想不得，我們談別的吧，談這些事我受不了！」

「這種日子過得本來誰都受不了的。」

沉默些時，王大癡突然又像記起些什麼的朝他問：

「你的教授資格審查下來沒有？」

「我根本就沒有送。」

「有研究費呢！」

「那幾百塊錢的研究費，我要問問他們，誰配審查？當教授又不是做官，用不着銓敘這一套，如果看我不能教，爽性不聘好了！」

「老兄，中國的事就是如此，何必這麼大的火氣？」

「我還有火氣，」他的聲音只是提高了一下就又低下去，心中感到悲哀，「回國以

來這許多年，什麼氣都磨平了！」

說了之後，他的心裏真是有些後悔，他不是不知道王大癡和他的見解絕對不同，而且他一點也不能了解他；他實在無處發洩胸中的鬱悶，就這樣說出來了。

王大癡喝了一口茶，又吐了一口口水，纔像記起點什麼地說：

「我原來還邀你去開校務會議的，談談閒話倒忘記了。」

「時間到了去？」

王大癡伸出手腕來，看看表，說，

「已經過了一刻鐘。」

「那我們就去吧。」

「你的衣服太少了，加點吧？」

他笑了笑，回答着：「不少，不少，」可是他的心裏知道，他再沒有什麼衣服可加

上。

他們趕到會議室，原來還沒有開會，到的人也不多，連召集開會的校長也沒有來。檢了一張可以眺望窗外的椅子，李元瑜坐下去，看着灰黯的天空飛着倉皇的歸鴉，他的心中無端地充滿了淒迷之感，他正在出神的時候，王大癡拉拉他的衣襟，回過頭來，纔知道是那個長着一口大鬍子的校長來了，大家都站起來迎接他。

「對不起，對不起，方纔我在陪省府祕書，所以來遲了一步，現在我們開會吧。」照例是都站起來，咕嚕一陣，靜默一秒鐘然後就坐下來。那個校長又照例地搓了好半天的手，不斷地吸着氣，過後纔一板一眼地開始他的話。他坐在那裏，兀自望着窗外的暮景，只是斷斷續續地聽到好像捂着鼻子說話的悶音，一直到天全黑了，校役把洋燈送進來，他纔轉過臉來，望着那盞燈。

「我們必須要打起精神來，爲了我們能改國立的前途，劉督學是部長最信任的人，這次來表面說是視察東南高等教育，其實就是來看我們學校的。」

「李先生，李先生，方纔大家推你負責學校環境，從明天就要開始。」

「什麼環境，我還不知道。」

「哈哈，藝術家還有不會改善環境的，李先生太客氣了，哈哈！」

這一笑，把他笑得更糊塗了，他真不知道要他做些什麼事，他以為要他來改善全校師生的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他想連他自己的都一點辦法沒有，怎麼還能管到別人的？校長聽了他的說明，又大大地哈哈了一陣，隨後悶着鼻子說

「不是那些，李先生，你錯會意了。我的意思是把學校弄得美術化一點，花草庭園，都要收拾一下，改一番新氣象，學生方面已經在做歡迎的標語，明天我就把新制服發給他們，當天他們要到三公里外郊迎。如果教授願意參加，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沒有一聲回音，好像說在空谷裏，校長似乎感覺到一點沒趣，接着說：

「這不是兄弟個人的事，這是學校的事，諸位同仁全體的事，改了國立，待遇自然可以改善，經費也充足，——說起來資格也好些，我在重慶的時候，部長再三吩咐我要我好自爲之，可見他很看重了我們的學校，那一次他還特別提到李先生——」

李元瑜正爲方纔分配給他的工作感到氣悶，忽然，話頭又朝他來了，他不知道又有什麼事，只得把臉微微揚起望着。

「部長非常欽佩李先生的藝術造詣，說過以後部裏還要多多倚重，這當然是李先生的光榮，也是我們全學校的光榮——」

全場的人都用羨慕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惶惑。這種不痛不癢的稱贊使他還感到一點侮辱，可是話又說下去了：

「——這一次乘着陳督學來的好機會，我們請李先生爲部長畫一張像，托陳督學帶去，這件事於私於公都大有益處的。」

「我，我，……」

由於侮辱和憤怒的混合的情感，使他的聲音打着抖，身子也在打着抖，他只說出一個字，重複一個字，再也說不下去；可是校長却替他接下去：

「我知道，李先生不能憑空畫的，我這里有部長的一張相片，正可以做底樣，我早

準備好了的。」

說着，已經把一張八寸半身相片送過來了，他不得不伸手去接，可是他的手在發抖，幾乎把相片落到地上，校長好像很關心似地向他說：

「李先生是要打擺子吧？」

「是的，我是要發擺子。」

他趕緊接下去說。

「那麼，請李先生早休息吧，」他像好意似地說，把他送到門口時候，還不忘記低低地加了一句：「請務必在一星期以內畫好。」

他只是唔着，邁出了門，他就大步走向寒冷的夜中，他大大地吸了兩口氣，他反倒抖了，他厭惡地朝地上吐兩口口水，急急地走回家去。

他遠遠地看見從家屋的窗口透出來的黯淡的燈光，他忽然感覺到家是這樣可愛，雖然他們抱着貧窮過日子，——貧窮緊緊地抱住他們。他們相互了解，相互同情，誰也不

侮辱誰。可是走出來就不同了，他們簡直不知道他是怎樣抱着他的崇高的理想過着他的生活的。

他一步步走近自己的家，就更覺得欣快，到了推開屋門，把那相片朝亂書堆上一丟，他的滿臉都是笑容了。這是少有的，怪不得已經坐在飯桌旁的妻兒們，都露着愕然的樣子望着他，想不出有什麼高興的事。

他就坐下去喫飯，滿心都很快活似地，使她不得不問：

「李先生，有什麼好消息麼？」

他抬起眼來，想一想，用力地搖着頭，不說一句話。在那一剎那，他忽然想到狄更斯的那句話還是有道理的。微笑又偷偷地爬到他的臉上來了。

「爸爸又笑了，爸爸一定是喫了糖。」

喫完了的阿畢，高興地指點着。

「好，爸爸是笑了，明天給阿畢糖喫，現在再坐半點鐘，爸爸畫完你。」

說着，他們一齊站起來，幫着把食具收進去，他立刻支好畫架，把燈端過來，把孩子照方纔的樣子坐好，他就開始他的工作。

「不要動呵，動了明天就沒有糖喫！」

「爸爸，我要三塊。」

「五塊也有，只要你好好坐着。」

許久都不曾看見的笑容在他的臉上顯着，失去了許久的工作的熱情又恢復了，一直到坐着的孩子因為困倦，低垂着頭，幾乎從椅子上滾下來，他纔不得不放下手，把孩子抱到床上，把衣服脫下去，放到他們兩人合蓋的棉被裏。一直沒有張開眼睛的阿畢，好像抱着快樂的幻想睡着，嘴角那裏帶着微笑，有時嘴唇還輕輕地動着。

他把燈移動了一下，仍舊繼續他的工作。外邊起風了，從關不緊的窗子，從壁縫，從地板下，寒風鑽進來把燈火吹得搖搖不定。隔壁的妻的睡中的呻吟又哀淒地起來了，耐不住寒冷的小屏哭着。只有他一個人還沒有睡，用他對藝術的熱情撐住這寒冷而黯黑

的夜。他的手堅定了，一點也不抖，他的心裏全是火，從他的手指，他把生命灌注到孩子的肖像上，一直到他真是疲乏極了，他坐到椅子上，看着面前的作品。

迎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幅畫，是他的心愛的孩子，那裏面同樣地流着孩子的和他的血，那一雙閃着飢餓的火的眼睛，那一張要向人類控訴的微張着的小嘴，那個不該懂得憂愁而早已皺了起來的眉頭，那個原應該豐滿而顯得瘦削的下頰，那聽不見的而永遠迴蕩在空中的孩子的哀叫：

「我……餓……呵……」

聽到這聲音而兀然站着的是他的爸爸，是多多少少成年的人們。他們不會使孩子們享受一天快樂，却給他們苦痛，使他們哭泣，分擔人類的不幸，當着他無路可走的時候，他還要出賣這不幸，來維持他們的生存。他不再把藝術放到高不可及的地方，只是說這充滿了生命的，流着血液的，聽得見心跳的畫裏的孩子，緊緊地抱住他了。就是窮，他們也只願意緊抱着渡過這困苦的泥淖。誰也不能背棄誰，誰都不能丟開誰。若是

有命運的話，他們也只有一個命運。

因爲傷心，也因爲困乏，淚水從他的眼角流下來了。對着肖像的孩子，好像感到羞愧似地，他埋下頭去，用兩隻手掌蓋住臉，盡情地哭泣着。

夜，夜是更深了，風是更緊更冷了。

一九四六，五月八日夏塘

母女

荷英從春日的慵睡中醒來，兀自不勝倦困地懶在沙發裏，掠一掠使她前額發癢的短髮，打了半個呵欠，那半個留住了。關在身體裏像無數小蟲在血管裏爬，使她那一大張着的眼又半閉起來，眯縫着凝望從玻璃窗裏透進來依然惹人愛的陽光。窗外是一叢綠竹和幾株桃花，兩隻經冬的蒼蠅正自嗡嗡地飛，想飛到外邊去。不提防，被那無形的阻攔擋住了，幾次三番地撞着，跌下來，又飛，又撞，終於是不耐煩地鼓着翅膀在那光滑的玻璃上面爬，爬來爬去也爬不出去。

「傻瓜！」她低低地叫着，「看不見還有一層玻璃麼？」

她多情地喃喃着，過後又一個人多情地想：

——撞死纔冤枉呢！一冬凍不死，春天來了，忍不住，撞死了，那不是倒了天大的

嚇！

——如果我是它的話，那我纔不那麼傻呢？衝什麼，還不都是一樣，只要能活下去。我現在是隨遇而安，人活着不過是那麼回事！理想，希望，到頭來都是一場空！還不如先爲自己打算——

她正自想着的時候，忽然她的耳邊彷彿聽到又熟又遠的聲音喚着：

「荷英！荷英！」

她大張開眼，什麼都沒有看到，她記起來門在沙發背後，趕緊坐起身，從沙發背上望過去，望見一個模糊的身影，她正揉眼睛，想仔細望一下的時候，突然她就被來人抱住了，像雷似地響着的是：

「荷英，我的兒呀！」

「媽，媽，……」

她直覺地應着，她緊緊抱了來人，可是她還什麼都沒有看清。就是這樣過了些時，

到她們都感覺到沙發背在她們的中間多麼不方便，纔鬆了手，那個叫做媽的人，一轉身，和她坐在沙發上了。

「你大了，你大了，……」

媽媽不斷地說着，好像此外她什麼都說不出來。

「人家快三十，早就大了，媽媽總是拿我當小孩子！」

多少年荷英無處撒這樣的嬌，最容易抓到這個機會，再也不放過，一下又躺到媽媽的懷裏。於是又像自語似地說：

「我正在想您呢，勝利了好幾個月，該來了，您就來了。您再要是不來，我就要回家去看您。媽，小黑還活着麼？」

「小黑？——」

「您可不知道我多麼想它，我走的時候它不還一直把我送出胡同口？我還常夢見它。十年了，一條狗怕活不了十年，我的那兩株石榴樹呢？」

「柘榴樹？——」

「是的，您不記得那一年我趕隆福寺買來的，您說我買的不好，是插枝，我說好，到了秋天結的柘榴又大又甜，——不過只結一個。」

「噢，我記起來了，那兩株柘榴樹自從你走了之後，過一個冬就死了。怕是不小心凍死的。我當時還說呢，『小荷走了，樹也死了，怕不她在外邊有什麼不好？』後來，我知道，你倒挺好，日子過得不錯。」

「不錯，」荷英立刻把嘴嚙起來，「我還不是時常想家，想您？我還想那棵老棗樹。一到秋天吃棗的時候，我就更想家裏的棗，又甜，又脆；這裏的棗是什麼，木頭做的，放在嘴裏，一嘴的木屑子。媽，您怎麼不給我帶點乾棗來，讓我解解饑！」

「你當我從家裏來麼？」

她一翻身又坐起來。

「那麼您從哪兒來？」

「我是從山裏來的。」

媽媽一把又抓住她，仍然要她躺在她的膝上，輕輕地撫着她的頭髮。她又倔強地挺起來，充滿了驚奇地問：

「您什麼時候到山裏去的？」

「你們都走了的時候，我也走了。」

「您爲什麼要走呢？」

「我一無牽挂，難道你要我在敵人的手下討生活麼？難道我要你們牽挂我麼？」

「在那邊我怎麼沒有看見你呢？」

「我去了的時候，你纔走。」

「那您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

荷英自自然然地又把小嘴撇起來。

「我還告訴你什麼？你是能知道我來趕回來，還是要我趕你去呢？反正我想勝利之

後我們總見得着，何況那時你兄弟也在，還有許多好弟兄。」

「我的兄弟，我知道，媽——」

「先不說他吧，我們有的是時候談天呢，八年不見了，讓我好好看看你。」

「我真是老了。」

「你老了，我怎麼算？」

「媽，我當然不能在您面前說老，可是您看，我的眼角這裏不都是皺紋？」

「皺紋多了，新皺紋就把舊皺紋填滿，你看我，孩子，怎麼樣？」

「怪不得方纔我一眼不敢認您，您反倒年青了，胖了。」

「用不着爲自己的事犯愁，自然就胖了。你還是老樣子，天生來的，美也好，醜也好，全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是爲什麼把頭髮搞成這樣子？怪蹩扭的，好像心都打着圈。

我尤其不愛看紅指甲，一副醜相！媽媽在這幾點上還是一個老頑固！」

「我也不喜歡，不過沒有法子呵！人家都是這樣子，我怎麼好特別？真要是一點不

隨和，別人還可以說你有問題。」

「算了吧，那有這麼混蛋的人！這都是小節，我也不說了，你還是我親生的女兒，我自然愛你的。」

媽媽用手輕輕地撫着她的面頰，想低下頭去吻她的，只是把嘴貼一下她的臉又抬起來，忽然像記起什麼大事來問着她：

「你的『先生』呢？」

「他走了。」

「走到哪兒去？」

「他和我離了，把這個家給我，自己走開了。」

「那也好，那也好，現在你又體味到『自由』這兩個字的意義了，要不是他，我看你也不會回來的。」

「可不是，媽，您早看到了，是不是，您不知道這許多年來我——」

「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好孩子，抱怨是弱者。路都是自己走的，命運也是自己安排的，能改變，就又有了一番重新做人的機會，我還不知道呢，我早該來了，你總是我的孩子，我還得帶你走路。」

「走哪兒去？回家麼？」

「家，家在哪兒？想不到你比媽媽還戀家。」

「可不是，媽，這些年在外邊非都受夠了，得回家休息休息。您看我這幾年多麼瘦呵，都是營養不好，心境又不快活，我真厭了，對於現在的生活我真厭了，有時候我想大哭一場：我知道沒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我只想哭個痛快！」

「現在也不是哭泣的時候！」

「不哭怎麼辦呢？這些年的日子我一點也不快樂，可說，媽，您這是怎麼回事？」
荷英忽然望到她手腕上的疤痕，詫異地叫起來。

「這個麼？這是我的一對手鐲。用世界上所有的錢買不到的一對手鐲。——起來，

把房子收拾一下，你也得給我點什麼喫。」

「您還沒有喫東西？」

「我下了車就奔你這兒來了。」

「我的好媽媽！」

她們同時站起來，拉拉自己的衣服。媽媽穿的是灰軍服，女兒天藍色短袖的夾袍，滿身都是縲。

「還是這樣子，衣服總穿不舒展。」

媽媽替她拉了兩下，她突然抱住媽媽的頸子，幾年來她沒有這種感覺，突然間她的眼睛有點溼潤。

「你還是這樣孩子氣！」

媽媽一半愛憐一半故意地說，她卻乘機吻了一下母親的頸子。

「媽，我還忘記問您，您怎麼來的？」

「不是勝利了麼？沒有仗打了麼，大家不都可以回家來看看親的熱的麼？」

「您可不知道就因為我從那邊來，這些年有多少麻煩。」

「別人麻煩你也算瞎了眼！」

「哼，那可別說，他們一直認為我問題大得很！」

「我也認為你問題大得很！回頭再說吧，還是先解決我喫飯的大問題吧。」

「那，那我們得到外邊去。」

「家裏沒有喫的？」

「我們沒有開火，一向包在外邊——」

「我不願意出去，隨便你給我找點什麼。」

「那麼我托人給您喚一碗麵來吧。」

「那就成了，一碗麵，那真好極了！」

「唉，媽媽，您這幾年過的是什麼日子呵！」

爲了表示她的同情，她又美麗地皺起眉頭，好像憐恤一個小孩子似的。

「苦得很，也快樂得很。」

「媽，我現在不相信這句話了，要是苦，就快樂不成。」

「我想不到你——」

「我也想不到媽——」

「我這隻母雞還不是被你們那些雞雛教訓出來的，沒有想到有的死在我的前面，有的變成你這樣子。」她說着，微微傷感地搖搖頭，「我一定要改變你，我不相信——」

「媽，您別急，我先給您去喊麵。」

荷英好像故意要按住她的話頭，三步併兩步跑到外邊去，她就乘這機會看一眼這凌亂的房屋。沒有一件東西放在應該放的地方，忽然她又記起點什麼，等到她回來的時候就急急地問：

「不是你們有了一個小孩子？」

「死了，」她一點也不在意地說着，「要不我們還吵不到離婚呢！」

「你比我還捨得開。」

「有什麼法子，醫生下錯了藥，五片奎甯一喫，兩天就完了。」

荷英聳聳肩膀，好像說着別人的事一樣。

「你兄弟死的時候，我雖說看得開，也沒有像你這樣子，——尤其是這一陣，勝利了，人們都回家了，永兒卻永遠也不回來了。」

媽媽說着，鼻子一酸，趕緊用手絹蓋住臉，從沒有蓋住的地方，顯然地看到滄下來
的淚。

「媽，不要難過，還有我——」

「我是不難過，」媽媽突然放下絹，眼淚已經擦乾了，「我死了一個兒子，來了許多兒女。你不知道，他們都管我叫媽媽。」

「怪不得媽媽不想我了！」

「我想你有什麼用，你又不和我走一條路。你看你兄弟，到死的時候還給我好影響，他告訴我，『凡是參加戰鬥的都是父母的愛兒，他們也受傷了，躺在醫院裏，沒有父母來照顧。我還是幸福的，有媽媽守在一旁。我的傷又不重，過兩天自然會好的；萬一不好，那也算不得什麼，媽媽還有那麼多的兒女要照顧。』我聽了他的話，轉眼一看，那房裏果然輸了那麼多，每個人都有一副堅信的目光，每個人都用羨慕的樣子望着我們，我立刻站起來巡行一周，凡是能伸手的都摸摸我，不能的就用熱情的眼睛望着我，就是那呻吟着的，看到我也勉強在他們的嘴上掛着微笑。他們都是中國的好兒女，沒有辜負活到世上的使命，爲他人而忘了自己。那時我就立定主意不和他們分離，在這一面我有更大的用處。那次我滿意地離開病院，隔天再去的時候，你兄弟的牀位上就換了別人。我不用問，他們也不必告訴我，於是我噙着眼淚，踏上你弟弟指示給我的道路，我就走了這麼多年，我有無數的好兒女。」

「我也替媽媽高興。」

「路還不是人走的，怕什麼，我什麼都不怕，就說我這一對手鐲吧——」

「明明是傷疤，媽媽怎麼說是手鐲？」

荷英歪着頭，不服氣地問。

「我就管它叫手鐲，它是我一生的無價之寶，就是那一年河北大掃蕩，我恰巧在那邊——」

「您在那邊做什麼？」

他顯得十分詫異地皺着眉頭問。

「我就是做『媽媽』呀，我又不會打仗，又不會辦事，這些年我只做『媽媽』！」

「您倒沒有做我的媽媽！」

「我不是趕來了麼，我是成心來收回你這個女兒，不知道你——」她說着，咽住了話頭，又接上她的故事：「一個沒有來得及撤退，敵人蓋過來了——」

「是日本人？」

「傷心的是，中國人，可是和日本人走同樣的路。我們一共是二十五個，當時打死兩個，二十三個一連串地綁起來了。不是用繩子，是鉛絲，簡直陷在肉裏。」

「媽，您不怕麼？」

「說也怪，我倒一點也不怕，我猜得出準死無疑，想到我這一把子年紀，死也甘心；可是看到他們那二十二個年青人，我心裏難過得很。他們還故意笑着，好像看到我的眼圈紅了，給我勇氣。就是在我們那臨時病院前面，我們站在空場子上。我是倒數第二個，最後一個是女孩子。槍還在響，戰鬥並沒有停止，我猜想我們的命運立刻就宣判定了。果然唳唳一聲，那邊的頭一個，半個頭被砍下來了。我的眼一黑，趕緊又支住自己，生怕把別人給拉倒，可是我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只聽見唳唳唳的聲音在響——」

「我的媽——」

荷英膽小地抱住她的身子，還有一點抖索，媽媽笑着說：

「這算什麼，我自己親身經過都算不得什麼，如果他們的手法快，或是我們的人脚

步慢，世上早就沒有我這個老婆子了！癩呢？」

「我還忘記告訴您，館子封了灶，他們正挑開火給您做。」

「好，讓我說完也好。當時我也不知道誰把我扶起來，剪斷手上的鉛絲。我定了定神纔看到是我們自己人。我們只剩下三個，前面一個男的，後邊一個女的，還有我，我看到我的兩腕血水淋漓，勉強爬上馬背，回到安全地帶。後來那一雙男女成一對好夫妻，我就平白檢來一副好手鐲。」

「媽媽是不平凡的，媽媽的手鐲也是不平凡的！」

荷英熱情地吻着媽媽的手腕，眼裏含着兩泡淚水，然後像自語似地說：

「我們總算對得起這次抗戰，我的兄弟，我的媽媽，可惜我——」

「你有什麼可惜，」媽媽抽出荷英嘴唇下的雙手，「沒有什麼惋惜的，永遠總趕得上，你跟我走，對於人民，我們還有更大的使命。」

「可惜，可惜——」

荷英一直重複着這兩個字，好像有千言萬語都頂不出這個帽子似的。末了是一聲長長的歎息。

「年青人，有什麼可歎息的。大難過去了，小苦算什麼？你看我這麼大年紀還不停不歇地向前趕，只有在我的眼，看到苦人的日子翻個身，那我死了也是笑的。」

「媽，我也是這樣想，您不知道，我，我——等一下他會來的，您看到他您就明白了。」

荷英像費了很大力氣纔把這句話說出來似的，說過之後又靦靦地低下頭去。

「怎麼，又是一個？」

媽媽好像毫不在意地說着，她沒有再回答，只微微點點頭。忽然她像得救似地叫着跑過去。

「你來了這大半天，我，也沒有給您倒茶。」

「茶倒是小事，有碗開水就成。」

「巧得很，連開水也沒有！」

「好了，你不必麻煩吧，還讓我們談一下，反正等一下麵裏有湯。我問你，又是一個幹什麼？」

「一個詩人，也是一個演員，和我倒滿相投，他很熱情的，每天黃昏來看我。」

「詩，詩，熱情就是一切？詩是工作，熱情是飯？」

她想不到母親翻着眼睛一連串問了她這許多話，使他措手不及，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

「媽，也不是這麼說，他倒是一個蠻好的好人。」

「好人，好人有什麼用？能拯救別人的纔是好人，光是好人有什麼用！」

「媽，您不要埋怨我，我知道我又糊塗起來了。」

「正好我可以要你再糊塗下去，跟我走，帶着他也可以——」

「他去不成，他的肺有點不健康。」

「那你簡直是和死亡戀愛！」

媽媽有一點氣地向她說，不耐煩地站起來，拉拉自己的衣角。

「不是那麼說，媽，怎麼忍心丟下他，萬一他死了，」

「那麼你同他一道死！」

「不，我不過可以看着他死，讓他死得不寂寞。」

「我真不懂你，你不是我的孩子，這幾年不見，怎麼來了這許多莫明其妙的思想，

我真有點想不通！」

「媽媽也變了，媽媽從前是個好心腸的人，扶弱濟貧！」

「我是變了，我看重大多數的貧弱，管不着一個人的。我們的距離愈來愈大了。」

「不是這樣說，媽——」

「我不和你說了，」媽媽忿忿地說，「你要不跟我走，你就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認

你，我回到我的兒女那邊去！」

媽媽說了，拔步就走，她想拉住她，她一甩，鬆脫她的手。

「媽，您的麵還沒有喫，」

「我不喫了，」媽媽大聲說，生怕她聽不見，兩隻腳在樓梯上冬冬地踏着。「三天不喫飯我還趕了三百里路，這算什麼！」

荷英沒有再追出去，她只站在樓欄那裏望着奔了出去的母親的背影。媽媽頭也不回，大踏步走出門去。她彷彿大白天裏做了一個又甜又苦的夢，這個夢卻給她帶來了兩眼淚水。她用手掌揉去了淚，再看，已經失去那可愛的背影了。

她懶懶地又踱回房裏，看看壁鐘，早得很，還不到黃昏。

她又頹然地臥到那長沙發裏，彷彿她的耳邊又聽到又熟又遠的聲音，她抬頭一望，什麼都沒有，她無可奈何地又臥下去。空空地等待她一個人的黃昏。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一元

生 存
作 以 靳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 | | | | | |
|-------|--------|----------|-----|----|------|
| 編主金巴 | 刊叢學文 | 冊集十第共 | 山野 | 艾燕 | 切夢刀 |
| 遠近 | 馬和放馬的人 | 避近集 | 林蒲 | 中生 | 生之勝利 |
| 秋葉集 | 李白鳳 | 汪會祺 | 阿湛 | 短簡 | 碑下隨筆 |
| 金色的翅膀 | 靳以 |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 海岑 | 詩集 | 方敬 |
| 單復 | 散文 | 盈盈集 | 陳敬容 | 詩歌 | 李健吾 |
| | | | | | 方敬 |
| | | | | | 繆崇羣 |
| | | | | | 一文 |
| | | | | | 巴金 |
| | | | | | 書信 |
| | | | | | 戲劇 |
| | | | | | 鄭敏 |
| | | | | | 詩歌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8 E
42 (522.8
27

425228

(2)

